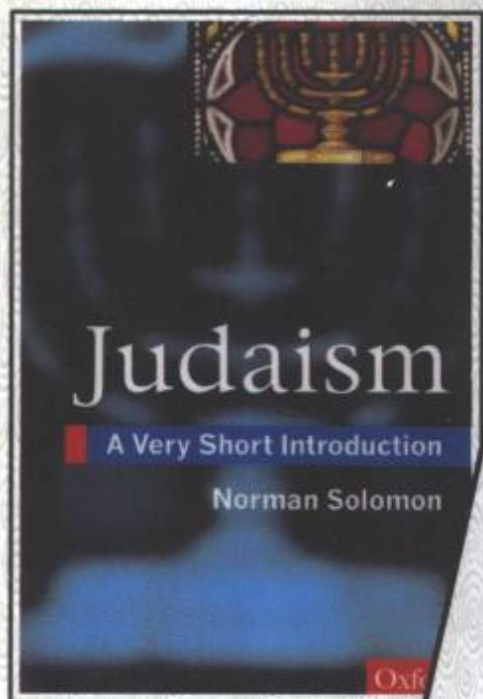


牛津  
Oxford  
精选



〔英〕诺曼·所罗门著  
赵晓燕译

#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英〕诺曼·所罗门著  
赵晓燕译

Juda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orman Solomon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术入门：犹太教 / [英] 诺曼·所罗门著；赵晓燕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

(牛津精选)

书名原文：Juda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7-5382-5314-9

I. 当… II. ①诺… ②赵… III. 犹太教 IV. B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6277 号

Juda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Norman Solomon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总策划、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刘国玉

美术编辑：宋丹心

装帧设计：郑在勇

技术编辑：袁启江

责任校对：马 慧

出 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印 刷：沈阳七二一二印刷厂

发 行：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 次：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22 千字 插 页：4

印 张：5.625

印 数：1—6 000 册

定 价：9.80 元



1. 从各个国家前往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从他们的不同外貌，可见他们源于多个种族。

# 目 录

插图目录	2
表格目录	3
前言	1
第一章 怎样界定犹太人	6
第二章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离	19
第三章 犹太教的发展	33
第四章 犹太历和犹太节日	59
第五章 精神生活——祈祷、沉思、托拉	74
第六章 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92
第七章 走出隔都，融入主流社会	107
第八章 20 世纪的犹太教	121
第九章 “永恒的律法”，变化的时代	140
附录 A 犹太教的十三条信仰条款	151
附录 B 改革派犹太教的《费城宣言》	152
本书作者推荐书目	154
译名对照	158

## 插图目录

1. 从各个国家前往以色列的犹太移民…………… 31  
由 Werner Braun, Jerusalem 提供
2. 基督教教堂和犹太会堂中具有对比意义的象征性人物雕塑…………… 30  
由 Liebfrauenkirche, Trier, Germany 提供
3. 格拉西阿·纳西的肖像…………… 50  
由 Musee de Cluny, Paris; photograph: 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Paris 提供
4. 犹太家庭在安息日共进晚餐…………… 60  
由 Werner Braun, Jerusalem 提供
5. 吹响羊角号…………… 67  
由 Werner Braun, Jerusalem 提供
6. 伦敦拜维斯·马克犹太会堂…………… 77  
由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Wardens of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Jews' Congregation, London 提供
7. 马赛克上刻画的演奏竖琴的大卫王…………… 87  
由 Circa Photo Library, Manchester 提供
8. 佩戴披肩和经匣的犹太人…………… 95
9. 一对也门犹太新婚夫妻…………… 102  
由 Werner Braun, Jerusalem 提供
10. 美国现代改革派犹太会堂——美国宾夕法尼亚埃利肯斯广场的比斯·莎鲁姆会堂…………… 115  
由 The Frank Lloyd Wright Foundaation 提供
11. 犹太人被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 130  
由 AKG, London 提供

## 表格目录

1.1	犹太人口在 10000 以上的国家	16
3.1	《密西拿》六卷简介	35
4.1	犹太历的月份	61
4.2	朝觐节和它们的寓意	63
4.3	2000 年的犹太历	70

# 前言

---

找到描述犹太教的准确词汇

现在，你在读一本原文用英文写的著作。显然，英语不是中立的，它是基督教文明发展的产物，是基督教文化的载体，包含了诸多基督教的概念和假定。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作为一个派别从犹太教（Judaism）中分离出来，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便把自身同犹太教对立起来。因此，用基督教的文化和语言很难像看待神道教（Shinto）和佛教（Buddhism）那样来简单地看待犹太教。只要我们看看犹太人（Jew）一词所包含的歧视意义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一点了。

如果你能提出像“犹太人相信基督的什么？”、“在犹太教里面，信仰（faiths）和善行（works）哪个更为重要？”等问题，说明你尽管还身背来自基督教的文化包袱，但已经摆脱了愚蠢的偏见，正逐步接近犹太教。在本书里面，你会发现许多关于犹太教的问题及答案，但它却不能帮助你完全摆脱文化上的差异，使你像“犹太教理解自身”那样来理解犹太教。犹太教不会简单地围绕基督教来界定自己，也不会把信仰和善行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

因此通过本书让我们摆脱文化上的偏见，对犹太人和犹太教有一个崭新的认识。下面的表是基督教神学院的学生总结出的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关键词汇，向那些希望成为基督徒的人解释基督教，这些词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上帝，圣父，圣子，圣灵 (God,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复活 (Resurrection)	信 (Faith)
拯救 (Salvation)	爱 (Love)
洗礼 (Baptism)	耶稣诞生 (Nativity)
宽恕 (Forgiveness)	与神的沟通 (Holy Communion)
耶稣殉难 (Crucifixion)	
更新 (conversion)	祈祷 (Prayer)
坚振 (Confirmation)	依靠 (trust)
升天 (Ascension)	团契 (fellowship)
称义 (justification)	基督的重生 (born again)
经 (Scriptures)	服从 (Obedience)
基督会 (discipleship)	永生 (eternal life)

第二表是犹太教拉比总结出的一些关于犹太教的关键词汇，可使基督徒对犹太教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理解。

上帝 (God, 个人的、历史的、变化的关系)  
托拉 (Torah, 方法、指示、教导, 不是法律)  
诫律 (mitzvah, “圣训” = 托拉的应用 = 善行)  
罪恶 (averah, 犯罪、罪)  
自由意志 (Free Will)  
忏悔 (teshuva, 忏悔、“回归”上帝)  
祈祷 (tefilla, 祈求、祈祷文)  
博爱 (tsedaka, 公正的、正确的 = 上帝之爱)  
爱 (hesed, 感情、善良)

善的冲动 (yetser tov, 心理上向善的)

恶的冲动 (yetser hara, 心理上向善的、个人待拯救的对上帝不忠诚的起因)

以色列 (Israel, 人民、土地、惯例)

对于那些讲英语的基督徒来说，第二表中的一些词 (God、Torah、Israel) 是相当熟悉的，但对于编汇此表的人来说却完全有理由对该表作详细的注释，因为尽管人们熟悉这些词，却容易对其意义产生误解。表中还有些词是希伯来语的日常用语，在希伯来语中是非常“容易”的单词，但用英语去界定它的意思却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第一表中除一些基督学 (Christological) 词汇，像“son”、“crucifixion”、“ascension”和“nativity”以外，其他词汇完全可以同犹太教徒展开直接对话。但在两种宗教体系中，这些词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所具有的份量也不同。像“covenant”、“salvation”和“scripture”这样一些精确的词汇，在两种信仰传统中被广泛应用，这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它们的用途重叠，但却不完全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缺少共同语言是两个宗派最终走向分裂而没有形成一体的主要原因。

不要担心希伯来语难记难懂，其实，只要你需要，在任何时候你都会得到说明和解释，但最好的方法还是通过文章、通过阅读这本书和其他著作或直接同犹太教徒进行交谈来掌握希伯来语词汇。这也是一种语言学习，一种最“自然”的犹太教语言。

宗教不是抽象的，它的追随者会声称“神倡建 (inspired) 了宗教，神向先知口授他的经文 (texts)，经文的正

确性是永恒的”。这些经文被人们解释并贯彻到社会生活中，最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千多年前犹太人实践上帝经文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有四个登场的角色：上帝、托拉、以色列人和当时以色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其中“关系”是故事中最重要，以色列人作为“特殊群体”（particular）从无间断地与“普遍群体”（universal，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周边文化）进行交流。在那里，挑战与回应、紧张与缓和、悲剧与喜剧交织在一起。

显然，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那么，何为犹太人呢？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将专门讲述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当今的犹太团体同以《塔木德》（Talmud，在第3章我们将提到塔木德）和拉比（Rabbis）为主要标志的犹太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界定除旧约（Old Testament）宗教外，仍然使犹太教代表着那些更为反动的神学派别。目前，世界各地的拉比仍以最具权威的希伯来经卷为依据，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经卷远远不是一些单纯的文学读本。

同样地，这种界定也不包括在公元1世纪繁荣一时的一些犹太教派，如艾赛尼派（Essens）、撒都该派（Saducees）、撒玛利亚派（Samaritans）和犹太基督教派（Jewish Christians）等。在本书的第二章还会再次提到上述几个犹太教派，同时，这一章还讲述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是如何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

我们将集中在宗教问题上，但宗教不能同社会、历史及宗教信徒的情感经历和认知割裂开。因此，这本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犹太社会和历史的材料。

面对诸多犹太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

选择。对于同一个犹太教故事，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流泪学派（Lachrymose School）认为犹太历史充满了泪水、苦难和折磨，并伴随着上帝对犹太人一个又一个的惩罚；这一学派起源于12世纪波恩的以法莲派（Ephraim of Bonn），当时正值第二次十字军东侵（Second Crusade），莱茵地区、英国、法国等地的犹太人被大批屠杀。还有一派叫“耶路撒冷学派”（Jerusalem school），这派认为全部犹太人的历史是同以色列的土地紧密相连的。与此相反，著名历史学家西蒙·丢布诺（Simon Dubnow）则强调“散居国外的犹太教徒”（Diaspora Judaism）所取得的成就。另外，还有几种传统观点认为，按照真正的圣经的风格，应该把历史描述为：人的罪恶和忏悔、上帝对人的惩罚和回报；或者说历史是一个前定的循环，最终将是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的到来。10世纪的巴比伦人沙瑞亚·高（Sherira Gaon）认为上帝为人类设置了一种模式历史将沿着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回归摩西；12世纪的弗朗兹·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则根本否认历史的重要性，他说：“看到上帝，是在历史的每一个道德行为中，而不是在整个事件的结束；如果历史是神圣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上帝？”

然而，对我们来说，则依然要强调犹太人创造性的历史。受难、惩罚和被迫迁移的历史不能否认，但值得庆幸的是，犹太精神经过几个世纪依然根深叶茂，从无间断，他的后继者中有诗人和圣徒，哲学家和圣经评注家，语法学家和塔木德学家，律师和讽刺作家，神职人员和经院哲学家以及许许多多具有恭顺信仰的不见经传的男女犹太人。

# 第一章 怎样界定犹太人

---

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对于植物学家来说，毫无疑问它是水果，但对于厨师来说它却是蔬菜。那么西红柿自认为是什​​么呢？当我们用这种认知方式来看待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时，也会出现同样的认同危机。人们机械地把犹太人看作一个种族、一个少数民族团体或一个宗教团体，这使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发生危机。因为不管认识西红柿还是犹太人，一旦脱离事物本身，事物便会变得复杂和模糊，但是他们也不适合细分，比如分成蔬菜、水果、民族和宗教，这只适用于在文件架上区别于其他食物和人。

当你突然在路上遇见一个犹太人时，你会怎样看待他（她）？犹太人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既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既有皈依者也有“土著者”（nations），既有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也有信仰不同宗教的。用什么方法来界定犹太群体呢？世界上有多少犹太人？他们生活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 中世纪基督徒眼中的犹太人

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问题，现代人会感到出奇的新鲜。但在中世纪，没有人会把这当作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谁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一群“特殊的人”，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正像《圣经》（Bible）所说，他们被上帝选中，来传播上帝对人的启示。但在基督徒看来，由于犹太人拒绝了基督，因而遭到上帝的谴责并作为惩罚，把他们打入社会的底层，直到他们最终认同基督。到中世纪末

期，基督教的这一预言完全成为现实。基督徒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把犹太人彻底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正像他们所预言地那样。犹太人被迫迁移到隔都 (ghettos)<sup>①</sup>，被迫穿上同非犹太人相区别的服装，并被迫排除在各种行会、职业和土地的拥有权之外；犹太人还被指责为杀害基督的凶手，并被指责在水井中投毒（在黑死病期间）；还被指责玷污了圣饼和在逾越节 (passover) 杀害基督徒儿童并用他们的血祭奠，即所谓的“血祭诽谤” (Blood Libel)。几乎所有的诽谤都加在了这个流浪的群体上。

从基督教艺术中，尤其是西方的，可以明显地、甚至令人吃惊地看出犹太人是如何被描绘的。在 12 世纪以前，人们所描述的欧洲犹太人同其他欧洲人在身体特征上几乎没什么区别。但 12 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突变，欧洲犹太人被描述为钩鼻、蹠脚，完全是一副丑恶的面孔。12 世纪，在欧洲的某些地区，民间甚至认为犹太人头上长角。当然，并不是 12 世纪犹太人神秘地改变了自己的长相，也不是到了现代他们又重新恢复了人的长相，而是在中世纪，基督徒有意把邪恶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

这种固执的偏见产生于中世纪的整个“基督教世界” (“Christiandom”) 并一直持续到启蒙运动代替中世纪的神权体系，甚至在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期间，还有人 对犹太人持有偏见。像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伏特瓦 (Voltaire) 就认为犹太人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下等种族。启蒙运动时期，“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 取代了基督教

---

① 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定居点。

本书中随文注释，除署名者外，皆为译者注。

会的反犹太教 (anti - Judaism)。反犹主义在纳粹决定对犹太人实行“最后解决” (Endlösung 或 Final Solution) 时达到顶峰，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项屈辱的工程，是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犹太种族的工程。

但是纳粹党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确认犹太人。到1933年，人们已经完全明白，犹太人既没有尾巴也没有犄角，或任何区别于其他德国人（或波兰人，或其他任何人）在外部特征。这样，纳粹党魁戈培尔 (Goebbels) 开始利用他所掌握的政治机器，在柏林重演中世纪的政治动画片，极力丑化犹太人。但疯狂的反犹主义者所描述的犹太人特征，同现实中正常犹太人的差别是极大的，因此纳粹开始制定法律来界定犹太人。纽伦堡法律 (Nuremberg Law) 规定：一个人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犹太人，即只要有12.5%的犹太血统，就应划为犹太人。纳粹犹太法的依据是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第四次拉特兰大会 (Lateran Council) 所制定的反犹太法。该法律包括对犹太人实行联合、分化及区别服装等，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立法来孤立犹太人，以使犹太人同其他人相区分，尽管两者在事实上并不容易相区别。

## 中世纪犹太人对自身的认同

周边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始终坚持把犹太人看作是“另外的人类”，并通过制定法律来彻底孤立犹太人。而犹太人只能根据《旧约》来内化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对自身作出界定。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一个失去国土的民族。同他们的压迫者一致的地方是犹太人承认他们之所以被迫流浪是因为他们的罪 (sin) 而受到上

帝的惩罚，但犹太人的最终结论所依据的不同于基督徒和穆斯林。基督徒和穆斯林认为上帝的惩罚是对犹太人的拒绝和放弃，而犹太人自己则认为这种惩罚是上帝对犹太人特殊“选民”地位的坚振（Confirmation），因为“上帝会惩罚他所爱的人”（《箴言》，3：12），那些被迫流浪的民族，就像古代处在蒙昧阶段的偶像崇拜者（idolaters），他们的赞美和他们为罪恶所付出的全部代价都将被拒绝，直到有一天上帝用他无限的仁慈来救赎和维护他的子民。

在整个中世纪，甚至更晚一些，无论在何地，人们依然固守中世纪的态度和社会结构，因此，犹太人不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却又身处异族的文化环境，两种文化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壁垒，它们被迫沿着两条平行的直线发展，这使犹太人无法同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融为一体。

当然，犹太人在身份认同上也存在一些较为模糊的界定，但这些模糊的界定没有大问题，通过传统的法则很容易给出判断。例如，父母为犹太人的儿童被敌人掠走并作为基督徒抚养，当他重新回到父母身边时，他的身份该如何界定？还有，如果犹太妇女被基督徒士兵或封建领主强奸（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但不会经常出现），该妇女所生孩子的身份该如何界定？要使这些问题明了，所依据的传统法则至少要追溯到罗马时代。罗马法规定：只要父母为犹太人，孩子一定是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而母亲是非犹太人，那么孩子不属于犹太人，除非或直到孩子皈依犹太教。今天，这些法则仍然适用于大多数犹太社团。但最近受男女性别平等思潮的影响，美国的犹太人改革大会（Reform Congregations）已决定，只要父母的任何一方属犹太人，那么孩子完全有权力



加入犹太社团，而不需要任何方式的改宗仪式。

## 现在犹太人对自身的认同

米切尔·梅亚（Michael Meyer）是辛辛那提希伯莱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犹太教研究所的犹太史学家。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犹太人身份认同的著作中，他吸收了社会学家伊瑞克·H·埃瑞肯森（Erik H. Erikson）的研究成果，阐述了自己对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一些观点。他认为：

个体所信仰的全部特征构成了犹太人的整体和自我。个体的认同基于他们未成年时所接受的认知价值，而这些认知是通过成年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而形成的。随着个体步入成年，这些认知价值不仅要相互融合而且还将与个体将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的社会标准和社会规范相融合。这个过程就是“认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

与“个体将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的社会标准和社会规范”相融合对生活在隔都中的犹太人来说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对犹太人来说，个体是犹太社会的一员，犹太社会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其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同个体从养育他的家庭中所获得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个体的价值认同与社会的价值认同之间几乎没有严重的冲突，家庭、社区以及家庭、社区以外的诸多因素形成了一个界定清晰的价值认同定义。然而，随着犹太人在欧洲和美国甚至整个世界获得公民权，自我封闭的社会开始逐渐被打破，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属于这些国家；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童年时代所接受的社会

规范和价值认同表现出强烈的叛逆，他们更喜欢接受新社会的价值观，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正变得模糊起来。

梅亚认为，有三大因素影响了当代犹太认同。这三大因素是：启蒙运动、反犹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出现。让我们看看这三大因素是如何影响当代犹太人的。

随着犹太人摆脱隔都生活的限制，启蒙运动进程在犹太社区大大向前推进，犹太群体自身同现代文明已变得更为协调，这就意味着：犹太人必须学会通过理性和宣讲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辩护，而不仅仅只通过向权力部门呼吁。这是启蒙运动给予犹太人的特殊启示，它也意味着公共法（Public Law）应该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这使犹太人获得新的公民权，但同时也否定了他们自认为“特殊选民”的身份。

在这一点上或许没有人比克莱蒙特（Clermont Tonnerre）伯爵更激进的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政府成立国民议会前夕，克莱蒙特伯爵极力为犹太人争取完全的公民权。他认为，“法国的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nation）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应被拒绝，但作为个体（individuls），犹太人有权成为法国公民；”但作为取得法国公民权的代价，犹太人必须被迫放弃他们的群体特征和民族自决权。个体的自主取代了传统犹太社区的权利，宗教变为纯粹个人的“私事”。尽管这种变化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欢迎，并迅速从西欧传播到中欧部分地区，但保守的犹太人却激烈地反对这一变化，他们认为这直接威胁到犹太社区的权利和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正像彼特·伯格（Peter Berger）所说，在现代社会，传统信仰的合理性架构一旦受到人们的置疑，宗教异端便会变得司空见惯，个体的选择取代了过去

犹太人对社区权威不容置疑的接受。

按梅亚的观点，反犹主义对犹太人认同意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外部世界的拒绝导致了犹太人坚定的自我认同意识；歧视和迫害常常伴随着宗教运动的复兴和发展，特别是当启蒙运动的观点和理想逐渐对民众失去吸引力以后。1840年发生大马士革事件（Damascus Affair），当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被控告“祭神杀牲”（ritual murder）<sup>①</sup>，当大批犹太人受到威胁并被判刑时，大马士革事件激起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抗议，在欧洲，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愤怒的犹太人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抗议。这次集会抗议的发起人是英国的摩西·蒙特费罗（Montefiore）和法国的克瑞米西（A. Cremieux）。大马士革事件使全世界犹太人重新联合起来并达成共识。1858年又发生蒙特勒事件（Mortara Affair），基督徒诱拐一名犹太儿童并对他秘密实施洗礼，最后把这名儿童送进修道院。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1859年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Board of Delegates of American Israelites）和1860年全体以色列人法国联盟（French 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的成立，而在1760年英国乔治三世（George III）时代，英国已经成立了不列颠犹太人代表大会（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严酷的现实使犹太人懂得了团结的重要，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反犹主义也导致一部分犹太人对自己的犹太社区和犹太身份感到厌恶，并试图同基督文化融为一体，以达到消除自己犹太身份的目的。当犹太人察觉到他们被非犹太人所贬低，在犹太人自己眼中，他们可能也感到一种自我

---

① 即血祭诽谤。

贬低，某种程度上，对犹太人的这种歧视在犹太人中得到内化并使他们完全陷入“自我贬低”（self-hatred）的感觉中。他们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姓名、外表甚至生活方式来最大限度地使自己同周边文化相融合，这样他们的犹太身份就不会立刻显现出来。按米切尔·梅亚的话，“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歧视使犹太人在非犹太人占主流的现状下产生了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一代，其结果是在这个以搜索为乐趣的毫无信任可言的外部世界，犹太人努力保持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犹太身份。”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早在1844年就曾写过一篇名为《关于犹太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的文章，这篇文章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犹太知识分子对其犹太身份的自我憎恨。他认为犹太教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某种身份资格，而是一种获取的愿望；对犹太人的这种定义完全忽略了中欧、西欧广大犹太无产者。他还认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衍生出来的，两者的对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资本对立。显然，他是在逃避自己的犹太身份（他在六岁时已经实施过洗礼，他的父母双方都出自拉比后裔），“认同”费尔巴哈的反犹文化背景。坚持他所采取的犹太主义理念，并在其社会主义宇宙神论<sup>①</sup>的犹太特殊性中寻求庇护。

马克思最密切的合作者之一是摩西·赫斯（Moses Hess）。赫斯年龄略长于马克思，凭他个人的资格他应是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在赫斯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其观点很接近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但后来他又承认了自己的犹太身份。1862年，赫斯

---

<sup>①</sup> universalism, 其主要观点是，相信人类终将得救。

在德国出版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著作《罗马和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在书中他重申，犹太的身份认同不是一个宗教范畴，而是一个种族的范畴；犹太民族要想获得独立和自主，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家园。他首先提出了“重返锡安”(Return to Zion)的概念，并掀起了当代历史上第三次犹太身份认同的高潮。

锡安主义(Zionism)的构想创始于1892年，它基于宗教和世俗两大孪生的根源。从宗教根源看，重返锡安是上帝对犹太人的先知亚伯拉罕(Abraham)居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许诺。在时间的长河里，通过犹太人的经文、祈祷以及犹太人对履行上帝戒律的强烈愿望，重返锡安的观念不断在人们的头脑中得到加强。早在1782年(立陶宛)维奥那城的以利亚(Elijah of Vilna)经历了一次“显圣”(vision)，上帝号召以色列人重返锡安并实践复兴以色列土地的计划。19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雅胡达(Yehuda Al Kalai)的塞尔维亚拉比，毫无疑问受巴尔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对重返锡安的古老梦想做了重新解释。他的解释已经非常接近当代政治意义上的锡安主义。

锡安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主要来自19世纪末期世俗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其主要代表是赫斯和被称为“当代锡安主义之父”的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他们不仅完全否认了传统的犹太信仰，而且认为启蒙思想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只能侵蚀并淡化犹太身份，却不能起到消除反犹太主义的作用。

19世纪的一些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普世主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犹太身份，但完全成为欧洲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

的。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困境”，他们创建了犹太民族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

亚瑟·金斯伯格（Asher Ginzburg）以他的希伯来化名阿哈德·哈一曼（Ahad Ha-Am，意思是“人民中的一员”）著称，他试图阐述一种世俗的犹太身份。他的“文化锡安主义”（Cultural Zionism）呼吁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并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一种崭新的犹太文化，这种文化必须要维护先知的道德规范，并在肉体和心智上保持法利赛人的平衡（Pharisaic Balance），只有这样才能在宗教教条和拉比仪式限制之间获得自由。

领导政治锡安主义的世俗主义者的态度遭到宗教领袖的强烈谴责。尽管弥赛亚降临之日人们将重返“圣地”的预言是宗教人士一直在孕育着的一个梦想，但宗教领袖们仍然反对这一政治运动。然而宗教锡安主义运动最终还是形成了，尤其是纳粹屠犹（Holocaust）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最终成为现实。大批的宗教界犹太教徒迁移到以色列，并给予以色列国家以最大的支持。然而宗教信徒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长期分歧并没有消除，在以色列国内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的政治纷争和社会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 世界犹太人的分布

1939年战争爆发前，在欧洲生活着大约一千万犹太人，在美国有五百万（主要集中在北部），在亚洲（包括巴勒斯坦）有八十三万，在非洲有六十万，在大洋洲有一小部分，全世界共有一千八百万。战争爆发以后，大约有六百万（准确数字有争议）犹太人在战争中被杀。中欧曾经是犹太移民文化的核心，但在战争中大部分犹太人被杀，活下来的人几

乎都迁徙到巴勒斯坦—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另外，近东和北非的大部分犹太人也纷纷迁移到以色列，使以色列地区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并成为犹太世界的中心。目前，北美和以色列是犹太人的主要集中地区，而法国已超过英国成为除俄罗斯以外欧洲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等穆斯林国家，过去一度繁荣的犹太社区现在几乎消失（参见表 1.1）。

表 1.1 犹太人口在 10000 以上的国家  
(单位：千人)

阿根廷	300	以色列	3755
澳大利亚	90	意大利	35
奥地利	10	墨西哥	35
比利时	30	摩洛哥	13
巴西	150	南非	120
加拿大	325	西班牙	12
智利	17	瑞典	16
捷克共和国	12	瑞士	19
丹麦	10	土耳其	23
法国	600	英国	300
德国	40	乌拉圭	35
荷兰	25	美国	5950
匈牙利	85	前苏联	1450
伊朗	25	委内瑞拉	20

## 当代犹太认同

1992 年在牛津召开了一次关于当代欧洲犹太认同的学术会议，会议的召集人是社会人类学家约拿单·韦伯

(Jonathan Webber) 博士。他强调指出，应该反对任何企图通过表面特征来弱化犹太认同的过分简单化的尝试，因为这将是对犹太认同的研究产生误导。例如，严格的正统派哈西德 (Orthodox Hasidic) 犹太人可能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着装，而这些服装看起来特别落后和过时；但是，哈西德派在最现代化的大都会，例如纽约，却一直能相当兴旺。原因之一是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下，找到了最佳方式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韦柏强调的这一切是对的，但实际情况比他所说的要更复杂。个体的身份认同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犹太人的身份构成因素也远远不止一个。今天欧洲犹太人认同特征的诸多方面是经过广泛的选择后形成的，认同形成的展开不仅是通过犹太根源的研究也通过同其他犹太人的广泛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犹太人最终所形成的特征主要受家庭、社区、个人经历及周围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一旦欧洲犹太人接受了基本的知识，那么在影响欧洲犹太认同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则是纳粹屠犹对犹太人的冲击和以色列国家建立的重要意义。

今天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世俗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宽松的社会环境为犹太认同的发展创造了无限的机遇，并使犹太个体能够抵制一些权威人士，包括一些犹太领袖，对犹太人所作的定义。

当然，必须要建立犹太社区，甚至更大的犹太组织，这些社区和组织要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起码要有一个最小限度的界定，在这个界定里，哪些东西在其内，哪些则在其外。犹太社区和组织之间应该在最大限度内寻求相互接纳和认同。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和担忧的是社会准则对犹太



人仍有一些偏见，然而这同窒息个人自由、压制犹太教发展相比是一种较轻的罪过。

当战火在欧洲熄灭，如果或当持久的和平降临以色列和中东时，没有人会知道犹太人的身份界定将采用何种方式，但毫无疑问，一种崭新的、与众不同的界定形式肯定会出现。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去预测犹太教的未来，而他们将是错误的，但这不会给犹太认同带来巨大伤害。只有那些追求权力的恶棍试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未来，他们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而他们所作的任何尝试都将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 第二章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离

---

### 故事的开始

犹太教始于何时？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吗？

如果相信专家关于人类进化方式的论述，你当然不会相信犹太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宗教。几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有了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他们居住在山洞里，那里有许多描述他们生活的壁画。通过这些壁画以及他们的墓葬，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宗教生活。古埃及的神庙和宗教已经非常古老，而那时，年轻的摩西（Moses）还在法老（pharaoh）的王宫里。

### 犹太纪年的计算方法

根据《圣经》，传统的犹太纪年方法，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时代。犹太纪年把创造亚当定在公元前 3760 年（作为犹太元年），这也是为什么“犹太纪年”仍用于宗教目的之原因，而且（犹太元年）在公元之前许多年。例如，1998 年是 AM 5758 年，而 2000 年是 AM 5760 年（犹太纪年用 AM 表示，即 anno mundi，它代表上帝创世的时间）。

但是，或许你愿意相信《圣经》里简单明了的经文，那么答案就取决于你对犹太教的理解。你认为犹太教始于公元前 18 世纪，当亚伯拉罕被上帝宣布为犹太人的祖先（恰巧

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时吗?

或者认为犹太教始于摩西在西奈山 (Mount Sinai) 接受十诫 (Ten Commandments) 之时, 这比亚伯拉罕时代大约晚了四五百年;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犹太教始于希伯来圣经完成之日, 这比摩西时代还要晚一些。

上述的看法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犹太教同圣经宗教 (biblical religion) 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 严格地说, 犹太教不相信“以眼还眼”; 犹太传统对“死后复生”有着强烈的愿望, 但希伯来圣经却没有这方面的描述。因此, 把今天我们所讲的犹太教等同于三四千年前的犹太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只能这样说, 《圣经》中最早、最古老的部分是今天犹太教的“根”。

在本书中, 当我们谈到“犹太教” (Judaism), 我们认为它的内容要远远多于犹太宗教的“根”所包含的内容。我们把犹太教称为“拉比犹太教” (rabbinic Judaism), 它是关于犹太人生活方式的一整套规定, 它植根于圣经并由拉比在公元 2 世纪完成。这里所说的“拉比犹太教”是现存犹太教所有形式的基础。严格说来, 改革派犹太人 (Reform Jews) 与正统派犹太人 (Orthodox Jews) 相比, 前者同“拉比犹太教”的联系要相对轻一些 (关于改革派和正统派的不同我们将在第七章专门讲述), 但对改革派和正统派犹太人来说, 拉比犹太教是他们各自信仰和实践的参照点。

许多人把拉比犹太教描述为“双重律法”的宗教, 因为拉比犹太教既有“口传律法” (即口传托拉, oral Torah) 也有“成文律法” (written Torah), 口传律法 (传统) 是对成文律法 (希伯来经卷) 的解释和补充。〔你也许会注意到“成文法” (written law) 和“口头法” (oral law) 这两个概

念，但把“Torah”翻译为“law”是不准确的，“Torah”更接近于“方式”（way）或“指导”（instruction）。

现在基督教也像犹太教那样把他们的精神祖先上溯到摩西、亚伯拉罕、亚当、夏娃，但他们之间有一个较小的差别，当主教厄瑟（Ussher）在计算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年代时，把时间定在公元前 4004 年；而犹太人把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间定在公元前 3760 年。他们都把托拉—希伯莱圣经奉为自己的经典。基督徒也像犹太人那样把希伯莱圣经作为他们的基本意识，但他们对希伯莱圣经的解释不是根据“口传托拉”而是根据《新约》（*New Testament*）。

但解释上的不同一开始并没有变得那样明显，直到保罗（Paul）写了那封信。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或许在公元 1 世纪中期，即耶稣诞生之初，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还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确实耶稣（Jesus）从没有认为自己是在传播一种犹太教以外的宗教：“不要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废除犹太教的律法和先知，我降临世界不是为了废止而是为了实现”（马太福音 5：17）。如果你曾问耶稣或其他人或耶稣的弟子他们拥有什么宗教，他们将会立即告诉你那是犹太教。

尽管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为什么最终还是分裂为两种不同的宗教呢？有一个传统的犹太教故事和一个传统的基督教故事，它们分别讲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分裂的原因。

传统的犹太教故事认为：犹太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由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训诫而创建。自此以后犹太人便一如既往地捍卫犹太教。在公元 1 世纪的某个时间，耶稣和他的使徒保罗（Paul）创建了一种新宗教，他们从犹太教中借用了一些重要的经文，废止了十诫，并融进一些奇怪和不正

确的观念，例如，他们把耶稣看作是弥赛亚（Messiah），甚至是上帝的化身（incarnation）。

传统的基督教故事告诉我们：犹太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由摩西在西奈圣山接受上帝的训诫而创建，犹太人自此便精心维护自己的宗教。在公元1世纪的某个时间，耶稣降临并致力于实现犹太教的“完善化”。不幸的是，犹太人不感激这一切，并固执地坚持那种已过时的宗教。

对同一个故事的二种描述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承认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两种显然不同的宗教，任何一方都是在“羽毛丰满”之际，在时代的某一点上从天空降临（或是被创造），犹太教是在摩西时代的某一天下降，而基督教是在耶稣时代的某一天下降。二者的差别在于他们对基督教的评价不同以及他们同犹太教的关系。但是两种宗教都一致认为犹太教是“母亲”宗教，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女儿”，尽管基督教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女儿（按犹太教的观点）。

据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报道，这两种描述具有广泛的影响。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犹太教还不能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融入社会生活；基督教在公元30年，甚至在更晚的保罗时代，也不能算是一种成熟的宗教，尽管保罗曾像成熟的教会那样，宣布基督教的信条（creed）和教义（catechism）。犹太教和基督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经文（texts）、宗教实践（practices）和宗教信仰（beliefs），并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形式。直到今天，两种宗教共同存在，并为响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而发展和感悟。的确，为了使各自的宗教永远保持活力和生机，甚至直到今天，犹太教和基督教从没有停止过根据现代知识、道德进化的态度和对世界问题的重新理解来重建自身的工作。

令人奇怪的是，《塔木德》(Talmud)及其他拉比犹太教经典里所能发现的经文，其成书时间要晚于基督教的基本经典《福音书》(Gospels)。最近，教皇曾把犹太人比作基督教的“老大哥”。严格说来，教皇的这个比喻是错误的。其实，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是希伯来圣经(Hebrew Scriptures)的“子孙”。但如果根据《新约》和《塔木德》的成书时间，那么基督教则是犹太教的“老大哥”。

###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

今天，去以色列参观，你在那儿可以看到犹太会堂(Synagogues)和教堂，也可以看到伊斯兰教、朱斯教(Druze)、巴哈依教(Bahai)和其他宗教的圣地；并且可以在这个国度内，体验不同宗教的崇拜仪式。如果你特别渴望了解宗教、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么你还可以在任何一所或多所神学院学习一段时间，神学院可以是不同宗教的，也可以是不同派别的，或者你坐在一些伟大学者的脚下接受他们对你的鼓励。

你或许已经作了许多与在耶稣时代相似的事情。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约瑟夫(Joseph)是马塔蒂亚(Mattathias)之子，他是兵家出身，历史学家，名弗拉维·约瑟福斯(Flavius Josephus)并以此名著称。在公元1世纪中期，当他十几岁时，便开始游历，作为他个人精神探索的一部分。他的后半生定居在罗马并受到罗马皇帝的恩宠，在他的自传和他伟大的著作《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记录了他的经历。

根据约瑟福斯的记载，公元1世纪，犹太教分为四大教派(sect)或哲学派别(Philosophies)。第一个教派是法利赛

派 (pharisees), 约瑟福斯与该派成员联系最为密切。法利赛教派内部成员依照理性, 生活很有节制, 他们尊重老者, 信仰神圣的天意 (providence), 追求信仰自由和个人的永恒不朽。该派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对民众的宗教生活起到指导作用。第二个教派是撒都该派 (Sadducees), 这一派拒绝接受死后复生的信条, 只接受神圣的天意。第三个教派是艾赛尼派 (Essenes), 大多数学者认为《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中记述了艾赛尼派的大量活动踪迹, 库姆兰社团就属于该派。艾赛尼派主张一切归于上帝和心灵不朽论。该派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生活模式, 他们远离社会、远离圣殿, 过着清苦的集体生活, 财产公享, 终生不婚, 也不养奴隶。约瑟福斯自称他曾花费了三年时间师从该派成员之一巴农斯 (Banus)。巴农斯生活在沙漠中, 只用几片树叶来遮盖身体, 生活自给自足。第四大教派是奋锐派 (Zealots), 约瑟福斯同该派几乎没有联系。该派的宗教观点同法利赛派基本保持一致, 但该派属于较为激进的左翼派别, 具有极强的战斗性, 为了捍卫上帝赋予犹太人的自由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公元1世纪, 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生活远比约瑟福斯所提到的要复杂的多。虽然不像今天在以色列所看到的那样, 那时的巴勒斯坦地区没有伊斯兰教、朱斯教和巴哈依教等宗教, 但却有撒玛利亚人 (Samaritans), 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派别, 该派有自己独特的种族特征, 并在格雷兹姆山 (mount Gerizim) 有他们自己的殿堂。还有各种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派别, 他们自称具有通往天堂的秘诀和接近上帝的方法。还有一些启示派空想家, 他们宣称最后审判 (God's Judgment) 和世界末日 (end of the world) 的到来。当年轻的约瑟

福斯在巴勒斯坦开始他的精神游历时,那里还有许多耶稣的追随者,但这些人从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除了犹太教的各种派别外,还有异教徒和神秘主义的信徒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而拜火教(Zoroastrian religion)<sup>①</sup>在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所有这些没有引起约瑟福斯的兴趣,他最关注的是希腊文化,特别是希腊的历史和文学。

因此我们说,在公元1世纪中期,基督教还只是犹太教中一个较小的派别,而在罗马帝国境内,犹太教自身也只是一个宗教少数派。通过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少数派,从犹太教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最后终于摆脱了过去异端的地位,成为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宗教。法利赛派的学说则逐渐演进成为拉比犹太教的学说。从公元7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兴起,伊斯兰教吸收了犹太教关于上帝和社会的大量学说,并迅速把它传播到亚洲和非洲。

但耶稣的追随者为什么最终要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呢?既然他们的教义都主张爱他们的邻人,为什么两教之间的相互仇视会那么深呢?

### 基督教和犹太教分离的原因

《新约·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的第十五章,记载了发生在早期基督教派内部教派领袖之间一次不寻常的对立,时间大约是公元50—60年。保罗(Paul)曾经强烈反对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后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天堂之光击倒,从此他加入了他曾十分蔑视的基督教会。后来,他同朋友

---

<sup>①</sup> 又称祆教。



巴拿巴(Barnabas)一起从叙利亚的安提阿(Antioch)返回,寻求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对他主张的支持。保罗认为,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不需举行割礼(circumcised)仪式,也不必宣誓服从“摩西诫律”。

保罗的观点在耶路撒冷会议(the Jerusalem)上引起激烈的争议。保罗和彼得(Peter)俩人本身都是犹太人,他们认为必须要放宽对诫律的严格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异教徒更容易皈依基督教。其他人则认为完全承认托拉及托拉律法非常重要。最后,耶稣的哥哥詹姆斯(James)提出一个折衷建议:教会不应该背负太沉重的包袱,但对于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至少应该要求他们“远离被偶像崇拜者污染的食物、远离败坏道德的性混乱、远离自死动物的肉、远离动物的血”(《使徒行传》,15:20)。这一折衷建议得到双方的认同,并很快传播到安提阿、叙利亚和加利利。

但通过其他史料我们知道,这一折衷建议并没有得到所有党派的赞同。一方面,保罗本人反复声称“摩西诫律”(除远离因窒息致死的动物的肉及其他一些禁诫外)必须要废止;另一方面,包括詹姆斯在内的“犹太基督教派”(Jewish Christians)却完全奉行摩西的诫律,尽管这一派受到保罗基督教徒(Pauline Christians)的压制,但它仍持续繁荣了几个世纪。我们能够想象新约所讲述的耶路撒冷会议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为《新约》是由保罗的追随者写的,而且最终使基督教摆脱犹太教,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由胜利者来写历史,必然带有胜利者的主观倾向。

耶路撒冷会议的真实情况如何,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徒行传》为我们探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线索。显然,托拉律法是否继续有效用成为两

者最大的分歧。这不仅仅是教义上的分歧,而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分裂。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宗教团体是通过它的律法、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来表达它的身份认同的。少数派的异议或个人的失误有时可以被包容,但如果某个集体共同一致放弃某种法律,表明这个集体是在拒绝某种社会认同。保罗把异教徒吸收到犹太社团的打算,好比“把一棵野生的棕榈树嫁接到一棵根壮叶茂的大树上”(《罗马书》,11:17),两者是不相容的,因为异教徒的进入,完全不符合犹太人所认同的那种社会模式。最终,“犹太人和异教徒”没有达成联合,却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团体,每个团体都自称是“真实的以色列人”。

在《使徒行传》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元1世纪中叶,耶稣的追随者们已自成一派,他们反对耶路撒冷的犹太教领袖,同时,他们也遭到犹太教领袖们的反对。耶路撒冷的其他反对派,例如死海派(Dead Sea sect),该派脱离耶路撒冷的领袖,但却没有最终发展成一种新宗教。那么为什么只有基督教派会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新宗教呢?

把耶稣称为救世主弥塞亚,这本身不足以用来解释犹太教和基督教分裂的原因。在耶稣之前,还有许多教派从自身利益出发,自称是救世主降临,但却远远没有耶稣降临影响深远。尽管如此,在一个团体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该团体宣称已死去的人作为弥塞亚转世;对所有的人来说,当罗马人的压迫明显比以往更加严重、而预期的和平年代并未到来之时,宣称弥塞亚已经到来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情。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教义的差异,以及社会因素和外部环境诸因素独一无二的结合,这些因素的合力最终促使基督教派脱离犹太教成为一种崭新的宗教。公元1世纪70年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烧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殿

堂,这一事件加剧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分化。基督徒认为烧毁殿堂一事表明上帝对犹太教徒的放弃和对基督教教义的坚振。犹太教徒则认为:这是上帝对犹太人罪(sin)的惩罚而不是对他们的放弃,就像严父惩罚他的孩子一样。紧接着耶路撒冷事件,罗马帝国皇帝维兹培占(Vespasian)又向所有的犹太人征收一项特殊的税收——犹太印花税(fiscul Judaicus)。有强烈地物质动机可以证明犹太教同罗马帝国结为联盟的距离已经拉大了,这一政策把犹太人打入了底层。

公元1世纪70年代以后,犹太教和基督教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当基督教和犹太教对各自的宗教作出界定时,信条的不同加深了双方的对立,他们都把对方摆在同自己对立的位置上,而且基督教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对犹太人的“歧视学说”(teaching of contempt)。这一学说导致了以后犹太人一幕幕悲剧和一起又一起流血事件的发生,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基督徒的立场,纳粹屠犹把这一学说发展到了极至。

### 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怎样界定自身的?

公元1世纪70年代以后,犹太教和基督教开始著书立说来界定自己。他们相信对今世和来世的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组织及采取何种祈祷形式,并规定各自的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的呢?

耶稣基督被看作中心,基督徒花费巨大的精力来明确信仰。三位一体(Trinity)的概念存在争议,反对这一概念的人常常被诽谤为叛教者并受到惩罚。由于犹太教徒拒绝接受基督徒要求接受的耶稣,他们得到一个特殊的、污辱性的名称“基督的敌人”(enemies of Christ)。犹太教也因此被基督徒斥责为一种陈腐的、不守信用的宗教。基督教会的教士在布道

中宣扬仁爱(Love),却在公开场合表达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憎恨,而这种做法增加了反犹太主义的广度和范围,偶尔,在非基督徒(pagan)的经典作家中也能发现一些反犹太主义色彩;犹太人“杀害了基督”。

而犹太教拉比却很少用心对自己的信仰作出一个正确的界定。认为信仰上帝是自明的信条,上帝的天启(Revelation)贯穿《托拉》,把犹太人视为上帝的选民;他们根据神圣的诫律(mitzvot)来界定自己的宗教,其范围不过是从“爱你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利未记》19:18)、“爱你的上帝”(《申命记》6:5)等教义到一些细小的宗教仪式。

犹太史料对基督教始终保持沉默。总体而言,犹太拉比认为基督教不存在,他们的职责仅仅在于阐述《托拉》及其诫律。你仔细读一下拉比们的著作就会发现,对于基督徒所说的一切,他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没有人会确定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彼此之间富有意义的交流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双方掌握的彼此的第一手材料。基督徒加斯汀·马特(Justin Martyr)曾于140—170年在罗马游历,后写了题为《同提夫的对话》(*A Dialogu with Trypho*)一书,书中记载了加斯汀同一位犹太哲人(a Jewish Sage)的争议。但是,尽管学者的努力,在那些已知的犹太史料中今天我们却很难发现引用提夫的观点。

他们之间肯定有交往,例如,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Caesarea)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那儿不仅有犹太社团,也有基督教社团。大约在公元4世纪,或许因为担心基督徒会被吸引进犹太会堂,圣·约翰(St. John Chrysostom)曾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布道并极力宣传他的反犹思想。当然,作为教徒个人,彼此间相互皈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妇女在这方面起到



2. 基督教教堂和犹太会堂中具有对比意义的象征性人物雕塑。

中介作用,但历史并没有记载她们的贡献。

### 通过对《圣经·雅歌》的评注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别

基督教教士奥雷根(Origen)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公元254年逝世。拉比·优哈拿(Rabbi Yohanan)与奥雷根是同时代的人,他俩都曾对《雅歌》(biblical Song)中的圣歌作过评注,并把它们作为祈祷中的赞歌。对奥雷根来说,圣歌代表着对上帝、基督和奥雷根的“新娘”教会的赞美;对优哈拿来说,圣歌代表着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爱。

一位美国学者雷本·基米尔曼(Reuben Kimelman)通过对奥雷根和优哈拿的评注分别加以分析研究后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五点不同,依据这五方面的差别,雷本对基督教和犹太教信仰也概括出五方面的不同:

1. 奥雷根认为摩西是上帝和以色列人订立契约的中介,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与此相反,基督徒和基督是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优哈拿则指出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契约关系是通过摩西与上帝的对话来完成的,由此使以色列人同上帝建立直接关系。优哈拿强调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亲近和爱,而奥雷根却把这种关系拉远。

2. 奥雷根认为新约使希伯来圣经进一步被“完善”和被“替代”;根据优哈拿的观点,强调“口头托拉”是对希伯来圣经的完善,而“口头托拉”是对拉比传统的解释。

3. 奥雷根认为基督是人类的中心人物,基督代替亚伯拉罕为人的原罪而受难,以求得人类的救赎。优哈拿承认亚伯拉罕原来的地位,并认为托拉是对原罪的“解毒药”。

4. 对奥雷根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象征,是“天堂之都”。对优哈拿来说,耶路撒冷的土地是上帝同以色列人对话的地方,在那儿,上帝将会再次显现。

5. 奥雷根认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是上帝放弃犹太人的证据;优哈拿则认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是上帝出于爱而对犹太人的惩罚,是宽容之父给予其子民的惩戒。

通过彼此间的态度来评判早期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是不公正的,因为双方都没有把彼此间的关系列入他们的首要议事日程。然而,直到今天,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相互仇视依然束缚着我们。仅仅是在最近的时间,基督徒才开始认识到他们信仰中阴暗的一面以及由此引起的悲伤和苦难。特别是自纳粹屠犹以后,便开始了基督—犹太对话,尽管双方早已打下了对话的基础。由此双方走向言和,也使基督教从传统的态度和理论上重新修正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认识。

### 第三章 犹太教的发展

---

1985年6月24日，梵蒂冈同犹太人宗教关系委员会（the Vatican Commission for Religious Relations with the Jews）召开会议，会后的报告有一不太引人注目的标题，《有关罗马教会在布道和教义问答中介绍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正确方法的提示》。在这个报告中，有些话是令人难忘的，例如“天主教教会必须要明白一点：以色列的永久存在伴随着犹太人持续的精神繁荣，从拉比时代、中世纪，直到当代。长期以来，天主教同犹太教共享犹太教的精神遗产。”报告还引用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的话：“犹太民众直到今天仍在坚信和履行的信仰和宗教生活能有助于天主教教徒更好的理解自己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

直到19世纪以后，犹太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才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发现犹太教“持续的精神繁荣”不仅长期受到基督教会的压迫，同时也被犹太历史长期忽略，而使之变得模糊。犹太历史更关注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和那些殉难者，允许犹太人对所受苦难的记录却使犹太历史的其他方面失去色彩，特别是犹太人在“拉比时代、在中世纪和现代”所表现出的在精神和智力方面的创造性。

历史上犹太人曾长期遭受磨难和迫害，他们被迫流浪，被剥夺了正常的谋生方式，并被拒绝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受尽磨难的民族，却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文化。本章将介绍犹太历史上十位著名的人物，他们代表着犹太人的精神、智力和社会价值。其他一些著名的犹太学者或许也应



该成为本章的首选，像圣餐仪式 (Liturgy) 的创建人伽马利二世 (Gamaliel II)；伟大的哲学家、律法学家和物理学家迈蒙尼德 (Moses Maimonides)；伟大的诗人亚胡德 (Yehuda Halevi)；还有盖留克 (Glückel)，他用意第绪语 (Yiddish) 写的日记表现了 17 世纪一位母亲心灵深处的思虑。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举出几百个例子。本章的任何一个选择也许都是武断地。

### 犹大·哈 - 纳西 (Judah ha Nasi) —— 学者、圣徒、领袖

如果人们想了解拉比犹太教形成时代的概况和缩影，那么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公元两百年左右的犹大 (Judah)，他是犹太社区的“纳西” (Nasi，也称“亲王”) 和族长 (Patriarch)，他为犹太人提供了一整套法律法规，他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他的信徒仅仅称他为拉比 (rabbi，教长) 或“我们神圣的拉比” (our holy rabbi) 从不使用任何名字。人们总是把神圣、谦卑和对原罪的畏惧等夸赞同他相连。“在他身后，谦卑和对原罪的畏惧便消失了”，便是他的追随者悲哀的挽歌。

犹大不是修院的圣徒，却是一位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伽利利 (Galilee)，并在伽利利的比赛雷 (Bet Shearim) 和塞普瓦斯 (Sepphoris) 创建学院。今天，到以色列的游客仍能看到昔日伽利利城保留下来的那个时代的犹太会堂遗址及一部分保留下来的马赛克和据说是犹大·哈 - 纳西及其信徒的陵墓。

在犹大·哈 - 纳西出生前的近半个世纪里，犹地亚 (Judea) 一直处在社会的动荡中。70 年，罗马人镇压了犹太

人的第一次起义并破坏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135年，大约是犹大出生的时间，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the Emperor Hadrian）又镇压了犹太人的第二次起义（Second Revolt），犹太人被大批屠杀并遭到罗马帝国的严惩。

当犹大成为犹地亚的族长时，犹地亚处在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Antonine emperor）马可·奥利流（Marcus Aurelius）皇帝的统治下。当时犹地亚同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犹大为了使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得到罗马统治者的承认，他努力加强同罗马帝国间的关系。《塔木德》里记载了许多关于拉比同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佚事，其中175年马可·奥利流（Marcus Aurelius）皇帝和200年赛普提米（Septimius Severus）皇帝对巴勒斯坦的两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关于拉比同安东尼王朝间“对话”的记载，所暗示我们的远远不止是一种表面上的关系。罗马皇帝马可·奥利流非常推崇斯多葛学派（Stoic Philosophy），并长期致力于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伦理中推广这一学说。确实不是巧合，当拉比从事的伟大事业——对犹太法典理解体系的创建完成之日，盖尤（Gaius）和阿潘（Ulpian）也正在为罗马法（Rome Law）体系的最后形成打基础。

表 3.1 《密西拿》六卷简介

1. 播种 (seeds)	关于祈福和祈祷的时间和地点 农业法规，例，农作物如何上缴什一税 (tithes) 及如何规定安息年（安息年土地得以闲置）。
---------------	--

2. 节日 (Appointed times) 安息日和节日。
3. 妇女 (Women) 探讨妇女问题，主要是结婚和离婚等问题，另外，还有宗教宣誓法 (Vows)。
4. 伤害 (Damages) 民法  
犹太立法  
法律程序  
父辈语录
5. 圣事 (Holy things) 献祭仪式及其他圣殿事宜  
许可的和禁止的食物
6. 洁净 (Purities) 洁净的方式 (洗、浴)  
洁净仪式的等级  
对不洁之物的规定。

---

《密西拿》(“指导”或“反复”)法典是在拉比的指导下完成的，是拉比犹太教时期的经典律书。《密西拿》共分六卷，是对犹太教宗教体系的最早表述，因为《密西拿》涉及面非常广，它不仅有律法，也有一般的社会准则；它不仅关注崇拜和洁净等事宜，也关注民事和犯罪等司法问题及人的社会地位。作为一整套极具权威的法律法规，它很快被全体犹太人所接受并为后来《塔木德》的成书打下了基础。(见表 3.1)

史书中留下许多关于拉比个人生活的传说，最有名的是他关心动物的传说。一只将被屠杀的小牛朝拉比跑去并把它头缩进他的长袍里，他对小牛说：“去吧，你生来就注定要被人们屠杀的。”由于他对小牛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仁慈，天堂降灾难于他。又一次，拉比的女仆正在扫地，突然撞上了几只小黄鼠狼，她立即把那个小家伙仍了出去，他对女仆

说：“随它们去吧，难道不知道《诗篇》中有这样的话‘上帝的仁慈遍及他的所有造物’（《诗篇》，148：9）？”于是，天堂又下令说：“由于他对动物表现出仁慈，让我们降仁慈于他。”

### 被忘却的人（Stamaim）

（“Stamaim”一词的发音应该是“stammer”+“im”，重音在“im”上，“im”是希伯来语中阳性集合名词的词根。）“Stamaim”不是传说中某个圣人的名字，它根本不是什么人名。它的意思是“无名人士”，在本书中专指犹太历史上的一个学者群体（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曾经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一群男性，而不包括任何一名女性），他们生活在大约6世纪的巴比伦，并集体编纂《塔木德》（*Talmud*）。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跳到我们故事的前面。在这群学者之前还有三个著名的犹太学者群体，其名称的后缀都是“im”（重音均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从犹太经卷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名字。第一个群体叫“坦拿”（Tannaim），在《密西拿》里提到过这群人，他们同犹太族长是同时代的人。继“坦拿”之后的第二个犹太学者群体叫“阿摩拉”（Amoraim），“阿摩拉”对前辈的观点展开讨论，使明显地矛盾得以协调，使争端得以解决，以扩大律法的使用范围并使律法适用于新的环境。第三个犹太学者群体是“赛保伦”（Seboraim），该群体对犹太先辈的一些观点提出置疑，并针对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问了许多“为什么”和“什么”的问题，不是为了向先辈提出挑战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问题，他们对早期的犹太拉比怀有崇高的敬意，不想动摇他们的地

位。阿摩拉和赛保伦的一些讨论都记载、节选和汇编在《塔木德》的《革马拉》(Gemara, 是“学习”和“完善”)里,《革马拉》是一部宏大的阿拉米语(Aramaic)经文,采取对《密西拿》评注的形式。

塔木德 = 密西拿 + 革马拉 (*Talmud = Mishna + Gemara*)

塔木德有两种版本:

- 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 塔木德, 成书于 450 年
- 巴比伦塔木德, 成书于 550 年。巴比伦塔木德比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 塔木德规模更宏大, 也更具权威性。

《塔木德》是《密西拿》和《革马拉》的总称。《塔木德》是犹太教的核心, 是继《圣经》以后犹太人最重要的著作, 是理解《圣经》的导本。尽管事实上《塔木德》里面包含了几百个人名 (坦拿、阿摩拉、赛保伦), 但重要地是我们无法知道具体地是哪些人把《密西拿》和《革马拉》放在一起并编纂了《塔木德》。这些编纂者讲述一些佚文趣事, 得出结论, 他们懂得如何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学形式提出深奥的律法讨论, 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他们还收集许多能够抓住人的想象力的传说和习俗, 通过这些传说和习俗向世人说明道德的尺度和精神识别, 尽管偶尔会背离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偏见; 但这些编纂者没有在任何史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或许他们仅仅认为他们是在对前辈的伟大作品进行文字方面的再重建工作, 因此他们真正地为这样一种观点吃惊:

他们本身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将是开创性的贡献。

任何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被忘却者”，这些无名的学者和谦恭的实践者，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使那些著名先辈的一些零乱智慧和灵感形成系统的学说，同时他们也是在真正履行这些学说。

### 斗士——卡西娜公主 (Kahina)

7世纪末，在伊斯兰教 (Islam) 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展之前，北非的许多部落已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伊斯兰教向北非扩展以后，北非许多部落自愿皈依伊斯兰教，也有一些部落坚决反对阿拉伯军队的统治并拒绝他们的宗教。

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东南部曾有一个强大的柏柏尔人部落 (Berber tribel)，叫耶罗瓦 (Jerawa)，已皈依犹太教。该部落的首领卡西娜 (Kahina) 公主曾率众抵抗哈桑·本·哈·努曼 (Hasan ibn al Nu'man) 的阿拉伯军队，阻止他们入侵北非并进一步入侵西班牙。然而，卡西娜最后还是背叛了犹太教，并于700年在战争中被杀。

这位令人生畏的公主信仰的是哪一派的犹太教，其实，她是否是一位真正的犹太教徒，我们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关于她的故事在几种阿拉伯编年史中多次提到。人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历史假设：如果她战胜哈桑，通过北非向阿拉伯进军，或者北上进军西班牙，会是什么样子？那么欧洲和近东可能永远不会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基督徒帝国和穆斯林帝国，或许将会大大改变我们的历史。

无论怎样来假设历史，今天的现实总是与卡西娜公主的战败有部分关系，在战火不断的两“大力量”存在的现实条件下，犹太人在这两大敌对阵营的疆域内减少了从属性。

## 萨阿迪·加昂 (Saadia Gaon, 882—942年) —— 哲学家

635年，阿拉伯军队推翻了萨珊王朝 (the Sassanid Empire, 萨珊王朝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并带去了伊斯兰教。这一时期，巴比伦塔木德 (the Babylonian Talmud) 已经完成，沿幼发拉底河 (the Euphrates) 两岸有两所著名的犹太学院，它们是苏拉学院 (Sura) 和蓬贝加学院 (Pumbedita)，这两所相互竞争学院是当时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牛津 (Oxford) 和剑桥 (Cambridge)。学院院长由著名的拉比担任，被尊称为“加昂” (Gaon, 杰出的)。加昂被赋予重大的职责，他是律法的管理者和精神的指导者<sup>①</sup>。犹太人自治社区设置首领，称为“流放领袖” (Resh Galuta, the Head of the Exile.)，流放领袖声称是大卫王 (King David) 的后代。流放领袖负责协调犹太人和哈里发王朝 (the Caliphate) 之间的关系。

在巴格达阿拔斯 (Abbasid) 哈里法<sup>②</sup> 时代 (750—1258年)，犹太人的生活是相对繁荣的，加昂们 (the Gaonim, 注意在这里再次使用希伯来语男性复数形式 “im”) 负责解答从法国的普洛旺斯 (Provence) 到也门的全世界各地犹太人提出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加昂们的《答问》都有抄本并加以保存。按照犹太风俗，加昂们的“答问”都保存在秘库 (geniza, 发音是 “g’neezah”) 里或宗教经典的保存处。开

① 加昂的具体职责包括，解释和补充《塔木德》有关内容的含义，解答世界各地犹太人提出的有关涉及犹太教的问题，裁定有关律法问题的争议，确保拉比犹太教的律法传统不受歪曲。

② “caliph” 有人认为是指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

罗秘库<sup>①</sup>的大部分文稿在 19 世纪已被英国剑桥大学文学院收购，这使我们能有机会来剑桥大学参观和研究这些珍贵的史料或倾听人们对这种不寻常收集品的议论。

萨阿迪·本·约瑟夫 (Saadia Ben Joseph) 出生在上埃及的弗尤姆 (Fayyum, 史书上称他为 al Fayyum) 一个名叫迪拉兹 (Dilaz) 的村庄。约 905 年，他离开埃及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城市阿勒颇 (Aleppo)、巴格达等地游历了几年。928 年，尽管是外国侨民，萨阿迪仍被任命为苏拉学院的加昂。萨阿迪作为一个哲学家、科学家、塔木德学家、作家、评注家、语法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宗教领袖著称于世，但无论在那个领域，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可争议的。

流放领袖大卫·本·祖卡 (David ben Zaccai) 曾让萨阿迪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萨阿迪认为文件的内容不公正而拒绝在上面签字，萨阿迪为此被官方革职并被大卫·本·祖卡拘捕。萨阿迪利用在狱中的几年时间撰写了伟大的哲学经典《教条和信仰手册》(The Book of Doctrines and Beliefs)。萨阿迪精通伊斯兰教的凯拉姆原理 (Kalam) 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falasifa, Aristotelian Philosophy)。萨阿迪相信无上的理性，包括道德意识。他认为上帝的方法和启示与理性是相一致的，这不是因为上帝定义了理性 (reason) 和公正 (justice)；相反，上帝，按照完全的自由，其自身的行为和启示是依据绝对标准的理性和公正。换句话说，上帝所做的是合乎理性 (rational) 和公正 (just) 的，因为上帝所做的是在先的理性和公正；因为那是上帝所做，所以上帝所做的

---

<sup>①</sup> 隶属开罗近郊的古以斯拉犹太会堂。另一较为著名的类似的地方是巴勒斯坦地区存放《死海古卷》的山洞。



不是理性本身。

萨阿迪强调无上的理性，导致他的认识论。对我们来说所有知识的取得都是通过意识的体验，通过来自意识体验的逻辑推理，或通过某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本身是“具有理性”的一种形式。例如，当某个人声称上帝派他来告诉众人去偷去私通，或声称托拉已不再适用，并且支撑他所声称的预言的是一些正在发生的显然的奇迹，我们是怎样知道他所声称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那是因为理性在告诫我们，行为要合乎道德，并告诫我们真理比谬误更可取。

《托拉》本身完全同理性相符合。萨阿迪把“十诫”分为“理智的”和“可听的”两部分，这是因为十诫中部分是通过理性被认识的，部分则只能通过感悟的启示才能得以认识。尽管不是所有的启示都来自绝对的理性，但对于那些较为模糊的启示，我们完全可以以理性的态度运用“演绎的猜测”（educated guess）。即使《托拉》完全依据理性，那么上帝为什么还派他的信使（先知）向我们传达他的启示呢？启示是上帝怜悯他的子民的特殊行为，因此《托拉》的知识对全体子民都应该是清晰地和易懂地，即使对那些缺少哲学思辨能力或缺少时间来进一步探讨《托拉》的人来说也应该是这样。

萨阿迪相当熟悉犹太教其他派别和其他宗教的著作，他坚决反对卡拉派（Karaim，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该教派拒绝接受犹太教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及拜火教（Dualist）的观点，其反驳是建立在理智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的。

萨阿迪编纂了希伯莱祈祷手册并创作了一些希伯莱文学

诗词。这些绝大多数是阿拉伯语的作品。作为一个杰出的圣经学者，他写了大量注释著作，并开创了阿拉伯语译著工作，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阿拉伯语，而这些阿拉伯语经卷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

### 拉希 (Rashi, 1040—1105 年) —— 圣经及塔木德评注家

今天，在德国西南部的莱茵 (Rhine) 河畔有一座小城叫沃尔姆斯 (Worms)，在那儿可以看到拉希 (Rashi) 犹太会堂 (被纳粹拆毁后重建)。会堂里面有拉希生前坐过的椅子，整座会堂是为纪念拉希而创建的。置身于会堂，你会感到他的慈爱，他像慈父那样出现在你的面前，引导你。我们这个时代的犹太人对拉希是熟悉的，他们是通过拉希的评注来了解《圣经》和《塔木德》的。拉希是一位杰出的塔木德评注家，他所给予人们的礼物是提出问题的读者所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的，是那些简练、明晰的解释，他的礼物使人们感到拉希正在你的一个房间中，向你解释经文，严格地引导你，慈爱地使你避免错误。

#### 名字的含义

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士，我们仅知道他们的姓氏、名称的希伯来语词首辅音字母的缩写形式而不知道他们的实际名字。因此，Rabbi Shlomo Itzhaki (伊撒克之子所罗门) 其缩写形式是 Rashi; Rabbi Moses ben Maimon (迈蒙尼德) 其缩写形式是 Rambam。

大多数孩子对拉希非常熟悉，孩子们通过他的永远受人喜欢的用希伯来语评注的《摩西五经》（*the Five Books of Moses, Pentateuch*）来学习《圣经》和希伯来语。拉希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说教、传记以及对《塔木德》和《米德拉西》（*Midrash*）中戒律的评注有着无与伦比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使得拉希在犹太人心中具有持久的魅力。从学者的眼光来看，拉希是一个精通圣经语言的大师，他吸收了几代语法学家和词汇编纂学家的著作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出《圣经》的真意（*plain*）和寓意（*homiletics*）。拉希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把晦涩难懂的语言翻译成古法语。他就像现实中的一位老师，只要人们读他的著作，就似乎听到他谆谆善诱的教导。

在希伯来文献中，对《摩西五经》的评注成书时间出现最早（*Reggio 1475*）。从此以后，对希伯来文献的评注大量出现，其中高水平的评论著作大约有两百多种，这些著作被陆续翻译成拉丁文。拉希的圣经评注对学者尼古拉（*Nicholas de Lyra*）<sup>①</sup>影响深远，通过尼古拉，拉希的学术思想又影响了基督教的路德教派（*Luther*）、基督教希伯来学派（*Christian Hebraists*）和基督教改革派（*the Reformation*）。

拉希出生于今天法国东北部的“香槟之都”特鲁瓦（*Troyes*），早年在沃尔姆斯（*Worms*）学习。他学成后没有成为犹太拉比，而是返回故乡耕耘葡萄园，假如当初他想到往他的葡萄酒里添些泡沫，他或许成为第一个生产真正香槟酒的人。

关于拉希生活的细节，我们了解不多。拉希有三个女儿，

---

① 方济各学会（*Franciscan Order*）的学者。

大女儿米莉安(Miriam)和二女儿虞策福德(Yocheved)分别嫁给了他自己的学生，三女儿的名字不详。大约在1070年，拉希在家乡创办犹太学院，招收学生研究犹太经典。拉希去世后，他的女婿和外孙通过不懈努力使学院继续得到发展，并成为在欧洲具领导地位的阿什肯纳兹托拉学院(Ashkenazi Academy of Torah)。

拉希的晚年遇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至1096年)。在这次战争中，他失去了许多亲人和朋友，这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在他创作的忏悔诗(The Selibot)里，表达了他的哀伤和对上帝的爱。现在他的一些忏悔诗仍保留在圣餐仪式(the liturgy)中。

关于拉希的传说很多，但有些是缺乏确凿的事实，例如，传说他是大卫王的后代；他曾广泛的游历，曾同迈蒙尼德相遇(而后者直到1138年才出生!)等。还传说拉希的父亲曾向大海抛掷了一块基督徒渴望装饰宗教雕像的美玉，这时在投掷的地方一个神秘的声音宣布，他将获得一个博学的儿子。还传说拉希的母亲怀他时，曾在沃尔姆斯城的狭窄街道遇到危难，这时墙上不可思议地裂开一道缝把她藏匿其中(至今此地仍可供游客参观)。还有一个传说认为，拉希曾向高德弗锐(Godfrey de Bouillon)预言十字军将占领耶路撒冷三天，被击败后三骑而归。

### 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 (1089—1164年) —— 诗人

伊本·埃兹拉(Abraham Ibn Ezra)出生于西班牙的图兰多(Toledo)，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语法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占星术家和圣经评注家。长期以来，人们都理所当

然地认为《摩西五经》的作者是摩西。出于批判的天性，埃兹拉暗示说摩西作为《摩西五经》的作者身份还有待确定。这种说法在六个世纪后由斯宾诺沙（Spinoza）重新拾起，并开创了近代圣经考订学派。尽管埃兹拉是一个坚定的占星术家，但他却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摒弃灵怪信仰的人之一。

伊本·埃兹拉于1140年离开西班牙，经意大利、北非、近东，游历到西欧，其中包括法国和英格兰。在伦敦，他创作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敬畏上帝的基础》（*Foundation of the Fear of God*），他在这部书中阐述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the Neoplatonic Philosophy），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成为他圣经评注的主要特征。简明和富有战斗性的风格使他的评注赢得了持久的魅力；伊本·埃兹拉对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基督教希伯来学派的影响仅次于拉希。

伊本·埃兹拉赢得了学者们的友谊和尊敬，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很不幸。他离开西班牙，不仅背井离乡还失去了四个孩子，唯一幸存的儿子也暂时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富有灰色的幽默感，在一首讽刺短诗里，他悲叹：

在我出生时，天空和恒星就偏离了他们的轨道；  
如果我来卖那蜡烛，太阳会一直亮到我自己終了……  
如果我来卖那寿衣，所有人都会活得比我还要老！

## 亚伯拉罕·阿布拉费尔（1240—1300? 年）—— 入迷的神秘主义者

在1280年犹太新年的前夕，亚伯拉罕·阿布拉费尔（Abraham Abulafia）在一种“声音”的激励下前往罗马，

劝教皇尼古拉三世皈依犹太教。中世纪的教皇是不容异端的，尼古拉三世命令把阿布拉费尔烧死在火刑柱上。显得非常泰然自若的阿布拉费尔后来没有被烧死而是被送到苏里亚(Suriano)监狱。8月22日，他在监狱得到消息，教皇已在前天晚上死于中风。他被关一个月后，重新返回罗马，随后就获得了自由。

在13世纪，有哪一个犹太人会考虑和教皇玩一次皈依的公平游戏？或许只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先知的人。阿布拉费尔生于西班牙的萨拉戈萨(Saragossa)，过着一种有人称之为“野人”的不安定生活。在十八岁的时候，他游历到巴勒斯坦的阿卡(Acre)，希望在那里找到传说中的河流——萨伯特河(Sambatyon)，传说这条河在整个星期都咆哮不止，只有安息日才平静下来，阿布拉费尔没有找到这条河，在他以后的任何人也从没有发现这条河。这样，阿布拉费尔开始专心致力于宗教研究，他首先研究迈蒙尼德的哲学，由于迈蒙尼德的哲学太理性化，他转而研究遁世的卡巴拉派(the esoteric kabbala)，卡巴拉哲学似乎更适合他的口味。大约在三十岁时，阿布拉费尔回到了西班牙，这时他得到一次“显圣”(vision)，这进一步加强了他对神秘主义的研究和沉思，并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只有通过圣名(Divine Names)的默念，再加上宗教仪式和苦行实践才是通向先知之路的关键。后来，他又离开西班牙，1279年在希腊的帕特拉斯(Patras)，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先知书。在书中，他称自己的修行方法为“先知卡巴拉”(Prophetic kabbala)，并歧视“十种大能”的塞斐洛(the ten Sefirot，即神圣的发散)“普通”卡巴拉修行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是较基础和初级的，它主要侧重于知识和沉思，而不像“先知卡巴拉”侧重于行为和影响。

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吃惊，由于阿布拉费尔在修行中侧重于行为和影响，因此，不管他走到那里，都会给当地带来一些麻烦。从巴塞罗那著名拉比所罗门·本·艾德瑞特（Solomon ben Adret）给巴勒莫城（Palermo）公民的一封信措辞强烈的公开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阿布拉费尔在西西里（Sicily）曾自称是先知和弥塞亚。由于遭到艾德瑞特等人的反对，自1280年以后，阿布拉费尔为首的一派遁世卡巴拉逐渐从西班牙消失，他们来到伊斯兰土地上安家，并同神秘主义苏菲派（Sufi）和睦相处。自此以后，阿布拉费尔几乎被欧洲人所遗忘。现在，只有一些学者偶尔会从欧洲的图书馆中翻到一些手抄本的阿布拉费尔著作。

现代人比阿布拉费尔同时代的人和他直接的后继者更欣赏阿布拉费尔，或许是因为现代人不再被迫去容忍阿布拉费尔对时代的超越。“在他得到‘显圣’之前，他便提出信仰统一的理想，这是他努力追求实现的理想”。阿布拉费尔致力于启迪人们的心智，虽然不是在没有信仰的普通民众之间，而是在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间。他认为各种神秘主义的修行方法在本质上都是统一的，这一观点超越了信仰和信条的不同，他的这一思想在前现代犹太教思想史上是相当超前的，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在呼吁这一点，当代卡巴拉学者已接受了阿布拉费尔这一思想。神秘主义关于“上帝通灵说”（theosophical - theurgic），例如“十种大能”的赛非洛学说，把上帝作为中心，认为上帝具有两方面的属性；运用这种学说来理解神圣上帝，只能在神圣领域自身达到某种协调。遁世派的卡巴拉原则，正像阿布拉费尔所提倡的，是以人为中心，个人的神秘体验使他们发现了人的崇高价值，而这决不会影响人与神的内在和谐。

## 格拉西阿·纳西 (Gracia Nasi 1510—1569 年) ——女捐助人

1391年(基督教)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发生反犹骚乱,犹太社区被捣毁,许多犹太人被打死,其余的犹太人被强迫接受洗礼。西班牙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当局对犹太人的压迫、惩罚和排挤。

自1391年以来,许多犹太人被迫皈依基督教,其他犹太人则只能秘密信奉犹太教。许多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教会曾占据了像主教、红衣主教这样的高位。宗教异端裁判所(The Inquisition),其建立是为了在基督徒中间搜索异端(heresy)。宗教异端裁判所被邀请秘密接近“新基督教徒”(New Christian),新基督教徒是对那些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称呼(许多人今天仍使用“马兰内”(Marranos)来称新基督教徒。Marranos是西班牙文,其书面意思是“猪”,这种称呼今天应该避免)诬告是容易地,而且经常被认为是充分真实的;通过严刑拷打逼供导致最后的判决,判决一般是把犯人烧死在火刑柱上。(教会今天仍然声称它从没有在火刑柱上烧过任何人。而那是真的。教会经常在公共场合严刑拷打那些受害者,然后再把这些受害者交给世俗的权力机构,由这些世俗的权力机构对受害者实施绞刑和火刑。)

在哥伦布(Columbus)开始他的划时代的“印度”之行前夕(哥伦布本人可能是秘密的犹太人,他的划时代的远航肯定得到犹太技术和资金的援助<sup>①</sup>),西班牙犹太人已经开

---

① 这种提法代表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意见。





3. 格拉西阿·纳西的肖像，是1553年  
从一枚纪念章上拓印下来的。

始了航程较短但却更早的海上远航，他们纷纷逃离西班牙，迁往他乡。15世纪，费迪南多（Ferdinand）国王和伊莎贝拉（Isabella）国王在位时，曾先后颁布法令，决定把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境内。尽管以伟大的唐·伊萨克·A·（Don Isaac Abravanel）为首的西班牙犹太领袖曾努力劝说国王，但没有成功（在唐·伊萨克·A·的圣经评注中曾描述过这件事）。大部分西班牙犹太人来到了葡萄牙，但几年后，他们在葡萄牙又遭到了同样可怕的命运，他们的孩子由

于父母的原因而遭受痛苦，来到了葡萄牙的犹太人也被迫接受洗礼。

1536年，罗马教皇下令宗教异端裁判所进驻葡萄牙。逃往压迫相对较小的葡萄牙安特卫浦（Antwerp）的众多犹太人中，有一位富有的寡妇叫贝雷兹（Beatriz de Luna），她的丈夫叫迪戈·温蒂兹（Diog Mendez），她在香料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像其他新基督教徒一样，她的目的地也是离开安特卫浦前往土耳其，但前往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当时是被禁止的。如果她公开她的想法，她等于又皈依了犹太教，其结果是：她将被判刑并被送上火刑柱，家产也将被全部没收。她没有这样做，而是扩大其商务并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凭着良好的信用，她把生意扩大到整个欧洲甚至远到土耳其。她还帮助犹太人逃离葡萄牙和宗教异端裁判所的迫害，并设法让他们前往英国和尼德兰并最终到达一个安全的人间天堂，在那儿，他们可以重新皈依犹太教。

1544年年底，她移居到威尼斯，仍然是以基督徒身份。来自家庭的争吵使她的生活发生了戏剧化的变化。她的姐姐（后成为一名忠诚的女犹太教徒）告发她是犹太教信仰者（Judaizer），她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当（帝国时代）的土耳其政府（the Sublime Porte）对她的利益进行直接干预时、当这件事使国际关系的稳定受到威胁和动摇时，她才最后被释放。后来，在1550年她来到费拉拉（Ferrara）。在埃斯塔家族的厄科拉公爵二世（the Duke Ercole II of the House of Este）的庇护下，她能够摆脱伪装并放弃了她的马兰内名字“Beatriz de Luna”，重新恢复她的犹太教名字纳西家族的格拉西阿（Gracia = 哈拿“Hannah”），即格拉西阿·纳西（Gracia Nasi）。1553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移居到

土耳其的康斯坦丁堡 (Constantinople)，她生活在加拉塔 (Galate) 一个极好的居住地，在那儿她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 (the Bosphorus)。她从没有停止救助伊比利亚犹太民族 (Iberian Jewry) 的伟大工作，她经常去看望穷人和赤贫者；我们经常听人说，“八十个乞丐每天坐在她的餐桌旁，祝福她的名字。”她也从没有忘记继续资助犹太学者，犹太出版事业、犹太教育事业和祈祷者；甚至在费拉拉时，她还冒着巨大风险支持希伯来语和西班牙语双语的“费拉拉圣经”出版工作。

与她同时代的犹太人萨米欧·尤斯克 (Samuel Usque) 曾写过《磨难中的安慰》 (*Consolation for the Tribulations*) 一书。在书中，作者详细记述了格拉西阿·纳西组织犹太难民逃离葡萄牙的过程。他的颂扬看来丝毫没有夸张：

谁看到了，就像你 (以色列人) 已经看到的，当神已经提供并继续提供援助的时候，他的仁慈笼罩了人类？谁看到了米利安 (Miriam) 发自内心的虔诚重又复苏，用她的生命拯救她的弟兄？谁看到了狄波拉 (Deborah) 的深谋远虑重新出现，又来领导她的人民？谁看到了以斯帖 (Esther) 无上的美德和尊严再临人间，重又援助了那些深受迫害的人们？谁看到了最纯洁高尚的寡妇犹迪值得称道的力量，解救了那些深陷痛苦中的人们？……正是她 (格拉西阿·纳西) 以慈母般的爱和无限慷慨帮助你，使你摆脱危险和窘迫的境地……援助贫困和悲惨的大众，那怕曾是她的敌人……以这种智慧，加上尊贵的手臂和无比的力量，她把那些在欧洲饱受贫穷和罪孽奴役的人们救助上来；把他们带到安全之地，并未停止对他们的引导，把他们又集中到他们以前信奉

和尊崇的上帝面前……

## 巴尔·舍姆·托夫 (1700—1760 年) —— 哈西德派 (Hasidism)

仅凭外表进行判断往往会使人受骗。当你在电视上或在布鲁克林、伦敦、耶路撒冷的街道上看到那些蓄着络腮胡须、耳朵紧锁、不系领带的犹太人，头带黑帽、身穿长袍，你可能认为他们代表着那些最保守、最传统的犹太教派。但衣着所提供的线索往往会导致人们的错误判断。不仅摩西不穿那样的衣服，就连犹太族长、萨阿迪和拉希也不穿那样的衣服。这种衣服就像哈西德的凯莱兹姆乐队 (the Klezmer bands) 的流行音乐一样，在 18 世纪并没有超越乌克兰和波兰地区，乌克兰和波兰被认为是现代哈西德派的故乡。哈西德派在其创建之初被认为是对犹太教传统的革命，哈西德运动对现存的犹太教秩序和传统基础产生威胁。

哈西德运动的创始人是以色列·本·以利撒 (Isreal ben Eleazer)，他作为一个巡游医治者所取得的声誉，使他以巴尔·舍姆·托夫 (Baal Shem Tov, 详见框内文字) 著称。他出生在乌克兰的波多利亚 (Podolia)，父母早逝，作为一个孤儿，从小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在儿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天赋，但他喜欢同小朋友一起去宗教学校。成年后他住进喀尔巴阡山的森林，在大自然中沉思苦修。后来，他结婚，为了维持生计，他成为一家酒巴的招待。

### Baal Shem Tov (BESHT)

Baal Shen (希伯来语——“(神圣)名字的主人”)的头衔授予那些通过书写护身符或呼唤圣名来取得非凡治愈

功效的医治者 (healer)。Tov 的意思是“好”。Baal Shem Tov 可以缩写成“BESHT”。

根据标准的圣徒传记“颂赞贝施特”(In Praise of the Besht)的传说,在他三十岁时,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传教中心并以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神秘主义者而著称当世。他作为一位医治人们心理和生理疾病的医生,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他鼓励人们用简单的仪式和愉悦的心情来信仰上帝,遵从上帝的诫律,像耶稣那样,他通过与妇女和普通人交流,通过对律法细微之处的漠不关心来谴责犹太教正统派。

贝施特逝世后,缅济热奇(Miedyrzecz)哈西德拉比麦吉德(Maggid)通过巡回布道使哈西德运动遍布整个乌克兰和波兰地区。为了表示对正统派权威的蔑视,哈西德派在祈祷仪式中纵情歌舞,以求进入狂喜痴迷状态,甚至在犹太会堂纵情饮酒;他们还取代传统拉比(rabbis),代之以自己的拉比(Rebbes 或 rabbi 或 Tzaddik,正直的人)。哈西德运动所具有的激情、平等和对传统的反动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不久,哈西德派已建立了众多的哈西德社区,每个社区都有世袭的拉比作为首领,来指导信仰和实践的奇迹。许多早期的哈西德教派至今依然存在,一些城市今天仍用早期哈西德教派的名字命名,像贝乌热茨·哈西德(Belzer Hasidim)、盖雷·哈西德(Gerer Hasidim)、布拉茨拉夫·哈西德(Bratslaver Hasidim)等。一些哈西德教派至今仍由哈西德拉比领导,谢尔松·M·M·(Schneersohn M. M.)即“路伯维茨拉比”(the “Lubavitcher Rebbe”),应是近代享有最高声誉的哈西德拉比。

随着哈西德运动的发展,哈西德派对哈西德运动的反对

派针对哈西德运动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也作出了反映，并据此对自身加以调整。哈西德派教徒开始严格履行犹太教法，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教义的研究上，许多哈西德拉比不仅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杰出的诗人。尽管与他们的反对派不同，他们把对卡巴拉和神秘主义的研究同对《塔木德》的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哈西德派把卡巴拉的思想和观念变成大众易于接受的学说。他们强调上帝存在于信仰者的内心，上帝不是超越人的理解之上的。有关哈西德大师神奇业绩的传说在哈西德派教义中占有重要成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用德文整理汇编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他的著作的英文译本也很有效），这些故事使哈西德派的一些有趣故事更接近广大的民众。

尽管哈西德派赞同传统的弥塞亚信条（Messianic doctrine），但它更强调个人而不是整个犹太民族的救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拒绝对弥塞亚的期待（尽管从没有放弃过）；路伯维茨拉比去世后，他的信徒声称路伯维茨拉比是弥赛亚。其实，在基督教福音派中，弥塞亚的观念要比在犹太教哈西德派传统中更强烈。

#### 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年）—— 犹太启蒙运动的先驱

在犹太世界，我们很难发现两个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差别会比以色列·巴尔·舍姆·托夫和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之间的差别更大。他们按照相似的标准却有对立的目标。他们每个人对不断发展的犹太教都有同样深远的影响。

摩西·门德尔松出生于德国境内的德绍（Dessau），后

来到柏林。在柏林，他自学了数学、哲学和各种语言。由于犹太人被排斥在大学校门外，为了谋生他被迫到一家富有的犹太丝绸店当了一名裁缝。后来年轻的摩西·门德尔松同德国著名的年轻戏剧家、文艺批评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莱辛曾以摩西·门德尔松为原型写过一部名剧《智者拿单》（*Nathan der Weise*）。1764年，摩西·门德尔松写了一篇论文，专门探讨形而上学和科学方法的关系，该论文荣获柏林学院奖，这是他的学术生涯走向颠峰的开始。这时，在他所有竞争者中间，最具竞争力的人是以马内利·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德国著名哲学家）。1767年，他又写了一篇题为《裴多》（*Phädon*）的对话录，对人的不朽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因此赢得了—个绰号“德国的苏格拉底”。

1769年，瑞士的基督教护教论者约拿·卡斯帕·雷维特（Johann Kaspar Lavater）公开向摩西·门德尔松提出挑战，并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他从来不驳斥、攻击基督教？是理智和正直驱使他这样做呢？还是他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在摩西·门德尔松充满无畏和尊严地严正回答中，他坚决维护犹太信仰，甚至声称从根本上说犹太信仰更具优越性，因为它比基督教更加宽容。他写道：

依据我的宗教基本原则，我不会寻求把任何不接受我们律法的人皈依进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拉比们一致认为，构成我们启示宗教的书面和口头的律法只针对我们民族自己……我们相信地球上其他的民族由上帝指引来遵守（惟一的）自然的律法和各自创立的宗教（Religion of Patriarchs）。那些根据这种自然和理性的宗教来指导生活的人，被称作

“正直的异教徒”，并“同样是上帝拯救的子民”。总的来说，是我们的拉比们，通过最诚挚的劝诫，来指导我们阻止那些自愿站出来希望皈依的人……

在我们的时代里，如果有孔子（Confucis）或梭伦（Solon），我一样会用我的宗教原则，热爱并赞美这伟大的人物；使孔子或梭伦皈依的荒唐想法不会进入我的头脑。难道真会使他皈依！为什么？他不属于雅各布教众，所以不会遵守我的宗教律法；关于教义，我们应当达到共同的理解。我会认为他将得到“拯救”？我想无论谁在生活中指引他的部众追求美好的境界在今后都不会坠入地狱——同样我也不怕任何传统教派（august college）针对这个意见的诘问，如同索邦神学院（Sorbonne）对诚实的玛蒙铁尔（Marmontel）的责问一样。

摩西·门德尔松是犹太民权运动的坚定倡导者，也是反对犹太分裂主义的先驱。他认为犹太人只有同德国的文化和社会相融合、同化，他们的犹太信仰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他还主张德国犹太人应该讲标准德语（High German，高地德语），放弃意第绪语（Yiddish）。他把希伯来语圣经的前五本翻译成德文，他的德文译本在远离故乡的英国受到热情欢迎，但在其他地方却宣布革除他的教籍。1781 在摩西·门德尔松的亲自倡导下，一所犹太自由学校（the Jewish Free School）在柏林创建，这所学校不仅教授世俗科目，包括法语、德语等，也教授《托拉》和《圣经》。

摩西·门德尔松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是《耶路撒冷》，在本书中他强调完全的政教分离；他反对教会拥有财产，反对教会或犹太会堂使用革除教籍（ban excommunica-



tion) 的职能。他强烈反对泛神主义 (pantheism), 但他所拥有的“自然和理性的宗教”接近于自然神论 (the deistic)。与同时代的一些基督徒所作的那样, 摩西·门德尔松也使自己同信条模式保持一定的距离; 虽然他没有对希伯莱圣经作为神圣起源的地位表达出怀疑, 但对他来说, 甚至希伯莱圣经也是“启示的方法” (revealed legislation), 人应该从教条的束缚解放出来。他强调“犹太教的精神在于信条和行为的自由是一致的”。

摩西·门德尔松的上述观点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犹太传统相去甚远, 但人们逐渐从他的哲学思想中认识到启蒙运动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中吸取了大量有益的东西。作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求结合点的先驱者, 摩西·门德尔松的思想不但使犹太教改革派而且使犹太教现代正统派都从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 第四章 犹太历和犹太节日

---

### 日、月和年

犹太历法的关键是自然。

如果生活在远离文明的时代，当你一觉醒来时，没有日历，也没有钟表，你将如何表示流逝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如何来庆祝或纪念你生活中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像你的生日，劫后余生生日，收获的日子等？

你可能注意到太阳的升起和下落，你可能会认为在一天的正午，太阳会到达天空的最高点。但是，你却不能确定午夜。这样确定一天的开始，只能从太阳的升起或下落算起。事实上，在犹太历中，这两种方法都得到应用。古代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仪式把黎明作为一天的开始，但所有其他用途则把夜幕降临作为一天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安息日到来的时间不定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的午夜，而定在星期五晚上太阳即将下落之前的时间。其确切的时间随季节和经度变化，并公布在犹太出版物上。

简单的事实往往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后果。如果安息日定在午夜，那么只有少数人会去注意它。但是当它开始的再早一点，在人们吃晚饭之前，那么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就成为犹太社会重要的习俗之一。人们在犹太会堂进行祈祷，并唱着愉悦的赞美诗；然后，人们回到灯火通明的家中，坐在节日的餐桌旁，用一杯葡萄酒进行凯杜什（Kiddush，安息日晚餐祝祷或称圣日前夕祝祷）祈祷，随后一齐分割面包进行

祝福。人们唱着赞美诗，全家和造访者一起享受精神的欢悦，甚至那些不去会堂参加祈祷或不信教的犹太人，星期五晚上也要同全家团聚在一起。如果说家庭的价值以及属于家庭和犹太社区的那份温馨在犹太教中得以坚持的话，这应归功于在安息日开始后随着蜡烛灯的点燃那么多的家庭所感受到的安宁与和谐。



4. 犹太家庭在安息日共进晚餐

大多数日子始于日落而不是午夜，那么犹太历的月和年呢？

犹太历的关键是依据自然法则。“月”一词来源于“月亮”，一个月指月亮从新月到满月再从满月到新月这一段时期，大约29.5天。一年是指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周（今天我们知道取决于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大约是365.25天。如果按每个月29.5天来均分365.25天是很不

方便的，因为剩余的天数将很难归类。穆斯林放弃阳历而使用一年十二个月的阴历计年法，每年要余十一天左右，这样穆斯林的节日就不能根据自然日来定，因为每年的节日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西方的基督历法是和季节相一致的，但月份不再根据月亮的盈亏来定。同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历法相比，拉比们采用的历法是最好的，但它也要付出代价来完全依据自然日；一个月有二十九天和三十天之分，一年有十二个月和十三个月之别，每十九年会有七个闰年（即每年有十三个月）。尽管犹太历比较复杂，但它很起作用。月朔（新月节，New Moon）是值得庆贺的，季节的更替也是如此（参见表 4.1）。

表 4.1 犹太历的月份

犹太历的月份 <sup>①</sup>	对应的公历月（重迭月份）
尼散（Nisan）	3—4
以珥（Iyar）	4—5
西旺（Sivan）	5—6
塔穆斯（Tammuz）	6—7
埃波（Ab）	7—8
以禄（Elul）	8—9
提歇利（Tishri）	9—10
海西旺（Heshvan）	10—11
基斯里夫（Kislev）	11—12

① 此处提法，在下面的资料中表现不同。

徐新等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721页，定提歇利月为正月（民历）；朱维之主编，《希伯来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30页，杨慧林等主编的《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62页提法相同，都定尼散月为正月。

---

提别 (Tebet)	12—1
西旺特 (Shevat)	1—2
阿达 (Adar)	2—3
第二个阿达月 (2nd Adar)	只有闰年才有

---

在早期，新月节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据说一位名叫苏内姆 (Shunem) 的妇女在她儿子身体不爽时曾匆忙给以利沙先知 (Elisha) 写信，这种举动引起过她丈夫的疑惑，因为那天“既不是新月节，也不是安息日”。(《列王记下》，2Kgs. 4: 23)——但新月节的地位在以后的犹太教中下降了。尽管如此，在中世纪的某些社区里，妇女们仍然在新月节不劳动。犹太教的女权主义者今天已注意到了这条中世纪的线索，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新月节（也称 Posh Hodesh）作为妇女的新生节，那时她们阅读和妇女的精神修炼相关的祈祷文。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新月节协会或团体，主要是促进妇女祈祷和宗教教育。

### 朝覲的节日 (Pilgrim festivals)

在《圣经》规定的节日里，有三个最流行的节日都以“朝覲”或“远足”著称。因为在古时候朝覲者通常跋涉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举行宗教仪式。在公元1世纪初去世的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亚力山大城的斐洛 (Philo)，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每个节日，都有来自不同城市的数不清的人们，有的跨越大陆，有的横渡海洋，从东西南北汇集在耶路撒冷圣殿。他们把这里的圣殿看作躲避喧闹生活的天堂和庇护所，在这儿他们寻求平静的气氛，从以前沉重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短暂地享受宜人的快乐”。

这三个朝覲节日的共同之处就是感受上帝存在的喜悦：

“你们将在你们的节日里欢庆”；来到“神赐之地”（耶路撒冷）提供你的“礼物”给上帝（《申命记》，Deut. 16: 14—16）。节日的欢乐传统上表现为享受肉食和饮料，以及为妇女购置新的服饰。只有当欢乐同考虑他人的贫困结合起来时，这些才是圆满的；按《圣经》所言，“关心……你们中的异乡人、孤儿和寡妇”；所以到了今天，这些节日仍是人们慷慨承担慈善事业的时候。

三大节日中的每个节日都有自己历史的、精神的和农业上的含义；神秘主义者在此之外，又挖掘出隐含在内部的一些寓意（参见表 4.2）。

表 4.2 朝觐节和它们的寓意

节日名称	历史	精神	农业
逾越节 (Pesach, 即 Passover) 春季	纪念古以色列人 逃出埃及摆脱作 奴隶的命运。	上帝是救赎者； 从埃及法老的奴 隶，古以色列人 变成上帝的仆 人。	春季，万物复苏 的季节，最早收 获的谷物大麦开 始收割。
五旬节 (Pentecost, 即 Shavuot) <sup>①</sup> 初夏	纪念上帝在西奈 山传授《十诫》， 并与以色列人立 约。	只有精神境界达 到在西奈山获得 的托拉 (Torah) 启示后，才能实 现彻底的拯救。	标志着晚季的谷 类作物（小麦） 和头季的水果成 熟。

① 又称“七七节”或“收割节”。

结茅节 上帝在沙漠中保 上帝是我们的保 最后的收获节。  
(Taberna- 护古以色列人： 护者；当我们离  
cles, 即 “你们的子孙应 开自己的住处而  
Succot)① 知道当我带古以 搬进简陋的茅屋  
秋季 色列人离开埃及 时，就是一种象  
后，给了他们住 征。  
处。”(《利未记》，  
Lev. 23: 43)

犹太教的宗教仪式总的来讲是比较温和的，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结茅节，它成为犹太教的“狂欢节”。1663年10月14日，英国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第二次来到位于伦敦克瑞教堂路（Creechurch Lane）的犹太会堂，在那儿，他所看到的狂欢景象使他刻骨铭心。随着手持托拉经卷的灰白胡子老者，像羔羊一样绕着会堂不停地跳跃，喧闹的场面出现在眼前，佩皮斯情不自禁地要探究一下转经节（又称“欢庆圣法节”或“西姆哈斯托拉节”，Simchat Torah）。转经节是结茅节最后阶段的盛大庆祝活动，此时也是每年诵读《托拉》一周期的完成和重新开始的阶段。欢庆的人群列队围成圈子绕着诵经坛（中央的平台，Bima），手持《托拉》不停地跳舞。

节日庆祝对于家庭和对于犹太会堂来说同等重要。毫无疑问这些节日中最流行、最迷人的庆祝活动当数逾越节家宴（Seder）。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圣殿时期的宗教仪式，人们用宰杀羔羊来保证以色列人的平安。羔羊在逾越节的头天下

① 也译成“住棚节”。

午宰杀，当晚正式在家享用，这是节日的第一夜。《颂赞诗篇》（*Hallel*, Pss. 113—18）除了在圣殿诵读外，也被移到家宴上。尽管不再有牺牲的羔羊，但无酵饼（*matza*，即未发酵的面包）和苦菜却保留了下来。

逾越节家宴程序是围绕“哈加达”（*haggada*）来规定的，哈加达也就是“讲故事”。“哈加达”是一部介绍宗教仪式的书，很多犹太人以此收集各种版本的“哈加达”（*haggadot*，“ot”是希伯来语的阴性复数）为荣。许多版本都有印刷精美插图和说明，并含有解释和最新的评注。《圣经》里说，“你们应当在那天告诉你的子孙，说‘当我们逃出埃及时，是上帝照应了我’。”（《出埃及记》，Exod. 13: 8）逾越节家宴的仪式正是体现了这个戒律。

家宴是一个大家参与的事件。每个人都参与阅读、讨论和歌唱。根据节日的仪式程序，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家宴开始时的“四个问题”。通常由家中最小的孩子用希伯来语唱出这四个问题，他可能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练习，他也很兴奋地期待着被允许和大人一起待到很晚。很少有犹太人会忘记那些词 *ma mishtana ha-layla ha-ze*…“为什么今夜与其他夜晚不同？……”<sup>①</sup>，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孩提时代那充满家庭爱意的幸福夜晚。

从拉比时代起，在家宴上饮四杯葡萄酒就成了习惯。它们代表赎罪的四个阶段，从出埃及（餐前）到弥塞亚降临（*Messiah*，饭后）。有时会有第五杯，或简单把一只额外的杯子放在桌上献给先知以利亚（*Elijah*）。

① 其他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只吃无酵饼？为什么吃苦菜时要蘸盐水？为什么今晚倚着椅子背吃？



一个操办得好的家宴，最大的乐趣就是所有出席家宴的人都参与讨论，可以是已发表的评注，也可以自发地选题，或者是经的原文。有些最近的讨论试图把“哈加达”应用到当代的焦点问题，例如，在现代社会里哪些是主体民族哪些是非主体群体？通过什么是他们获得“自由”的意义？

逾越节家宴的准备工作是相当紧张的，根据圣经的规定（《出埃及记》，Exod. 12: 15—20, 13: 7），在节日之前要从家中拿走所有的发酵食物（hametz）；所以这是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过节需要不粘任何发酵物的特殊器皿和食物。犹太食杂店和现今许多普通的超级市场，都提供各种逾越节使用的食物；犹太烹饪方面的书籍通常都有逾越节的食谱，里面用不发酵的面包或土豆粉代替了面粉。

### 敬畏的节日（Days of Awe）

并非所有的犹太节日都是喜庆的。新年（Rosh Hashana）和赎罪日（Yom Kippur）就是严肃的日子——尽管不是悲伤日子，它们分别标志着十天忏悔的开始和结束。“十天”本身标志着敬畏日（yamim noraim）的圆满结束。敬畏日（yamim noraim）是为期四十天的忏悔，始于新年的前一个月（有点像四月斋<sup>①</sup>，不过是在秋天而不是春季）。

新年的除夕（记住，这一天的开始是在前一日的晚上）宴上，人们吃象征甜蜜、祝福和充裕的食物。他们用面包蘸蜂蜜而不是传统的盐，在撕开面包之后，吃一片蘸着蜂蜜的苹果，并祈祷“惟您的意愿，给我们新的美好、甜蜜的一年”。

---

① Lent，也称大斋期。

新年早上的仪式要长一些，从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不等，但最好参加，那怕许多人不知不觉弄到很晚。祈祷者集中精力想象上帝是创造者、国王和裁定者，他对那些皈依他、寻求他的宽恕的人仁慈而且怜悯。这天最与众不同的是在仪式的间隙吹羊角号（shofar）。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这种乐器有不规则的洞孔和怪形状的吹嘴，但吹好了可以激起人的忏悔和履行先知的的话，“在城里吹起号角，人们



5. 吹响羊角号（通常由公羊角制成）

不会感到震颤！”（《阿摩司》，Amos 3: 6）。

1 世纪初，斐洛已注意到，赎罪日“不仅仅为那些虔诚的和献身宗教的人所遵守，还包括那些平时从不参与宗教生活的人”。现在情况仍然如此，这一天会堂肯定人满为患（祈祷会持续一天）；并非所有参加祈祷的人都渴望寻求上帝宽恕自己罪孽，也有庄重地进行良心反省和忏悔，熬炼“上帝对脆弱的人类是怜悯和宽容的”这一坚定信仰。这就是赎罪日的一天，这就是虔诚的人们。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赎罪日在犹太会堂露一下面只是表明一下犹太身份，而并非是信奉宗教。

但这确实是显示身份的一种有效方法，尤其是如果是——通常宗教信徒很少的情形下——它同斋戒联系起来时。在赎罪日，不仅像安息日那样禁止工作，而且有五条自律形式（innuyim）：禁止吃喝（合并算一条），禁止涂油，禁止房事，禁止洗涮（对娱乐而言），以及禁止穿皮鞋。

忏悔（Teshuva）不仅是赎罪日的主题，而且是犹太教的主要思想。忏悔是对上帝的“回归”（从字面上翻译），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承认罪孽，悔恨，忏悔，恢复信仰回归正途。整个过程不需要祭品，也不需要一种中介，完全依靠上帝的宽容和仁慈。

《密西拿》里的正式词句如下：

“忏悔可以赎回（立刻）小的罪孽，无论过还是不及。但严重的罪孽只能等到赎罪日来临才能赎回。如果有人，说，‘我犯罪，赎罪，再犯罪，再赎罪’，他是不会再有赎罪机会的。如果有人，说，‘我犯罪，赎罪日再赎回’，赎罪日也不会赎回。赎罪日只能赎回人与上帝之间的罪孽，但它不会赎回

侵犯他人的行为，除非进行了调解。”

赎罪日的前夕，在犹太会堂的开启仪式上，诵读《柯尔·尼德拉》(Kol Nidrei) 最是件大事。尽管阿拉米语的词句是一种乏味的宗教表白，用来取消错误的誓言，但那激动人心的旋律，大家以敬畏和期盼的心情聚集在上帝面前形成的庄严气氛，以及身着庄重考究服饰，这一切构成了犹太年里最动人的时刻之一。

随着斋戒的结束，第二天的最后仪式是“闭关”(Neilah, the closing of the gates)；礼拜者被鼓动起来加入这天堂之门开放的最后时刻。随着高唱“圣父，圣王”(Avinu Malkenu)，大家情绪达到高潮，齐声赞颂上帝，最后吹响了羊角号。

主要的节日大致如此。另外还有许多小的节日，最通常的是光复节<sup>①</sup> (hanukah)，普珥节<sup>②</sup> (Purim)，新年植树节和以色列独立日。

光复节庆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 165 年起义大军玛喀比对圣殿重建。其来源可见《塔木德》的描述：

光复节的八天开始于基斯里夫月 (Kislev) 的二十五日，在此期间，人们禁食以示纪念。因为希腊人进入圣殿时玷污了圣殿里所有的油，当犹太人的起义大军玛喀比 (Hasmoneans) 变得强大起来并击败了希腊人后，他们在圣殿搜寻的结果只找到一坛还保留着大祭司封口的灯油，但它们只

① 也可称哈努卡节，净殿节，供奉节或灯节。

② 也可称命运节。

够用一天的。奇迹发生了，它们却点了八天。随后的一年里，他们把这几天定为一个节日来赞美和感恩上帝。

表 4.3 2000 年的犹太历

公历 <sup>①</sup>	犹太历	犹太节日
1999 年 9 月 11 和 12 日	提歌利 (Tishri) 月 1 和 2 日	新年
1999 年 9 月 13 日	提歌利月 3 日	基大利斋日 (Gedaliah)
1999 年 9 月 20 日	提歌利月 10 日	赎罪日 (Atonement)
1999 年 9 月 25 日	提歌利月 15 日	结茅节 (Succot) 第一天
1999 年 10 月 2 日	提歌利月 22 日	圣会节 (Shemini Atzeret)
1999 年 12 月 4 日	基斯里夫月 (Kislev) 25 日	光复节 (Hanukah) 第一天
1999 年 12 月 19 日	提别月 (Tebet) 10 日	提别月初十斋日
2000 年 1 月 22 日	西旺特月 (Shevat) 15 日	新年植树节
2000 年 3 月 20 日	阿达月 (Adar) 13 日	以斯帖 (Esther) 斋日
2000 年 3 月 21 日	阿达月 (Adar) 14 日	普珥节 (Purim)

① civil date, 民历, 但此处系指公历, 和《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8 月, 第 721 页) 不同。《犹太百科全书》认为, 民历指第二圣殿期以后在民间通用的、以提歌利 (Tishri) 月为元月的历法, 以区别寺历或教历 (以出埃及的尼散月为元月)。

2000年4月20日	尼散月 (Nisan) 1日	逾越节 (Pesach) 第一天
2000年4月26日	尼散月 (Nisan) 7日	逾越节 (Pesach) 第七天
2000年6月10日	西旺月 (Sivan) 6日	五旬节 (Shavuot)
2000年7月20日	塔穆斯月 (Tammuz) 17日	塔穆斯月十七斋 日
2000年8月10日	埃波月 (Ab) 9日	埃波月初九斋日

下面附加的节日可见于在外散居的犹太人：

1999年9月26日	提歌利 (Tishri) 月 15日 <sup>①</sup>	结茅节 (Succot) 第二天
1999年10月3日	提歌利 (Tishri) 月 23日	转经节 (Simchat Torah)
2000年4月21日	尼散月 (Nisan) 2日	逾越节 (Pesach) 第二天
2000年4月27日	尼散月 (Nisan) 8日	逾越节 (Pesach) 最后一天
2000年6月9日	西旺月 (Sivan) 7日	五旬节 (Shavuot) 第二天

注：由于犹太新年是在秋季，犹太年会横跨公历年。犹太 5760 年是闰年，从公历 1999 年 9 月 11 日到 2000 年 9 月 29 日。

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灯油奇迹”（没在其他资料上提起过）上，拉比把来自军事胜利的感恩节日转化成庆祝光明战胜黑暗的节日。按《撒迦利亚书》（*Zechariah*）里的话

① 应为 16 日。

说，“不是强权，也不是暴力，而是我的精神取得了胜利，万能的主这样说。”（《撒迦利亚书》，Zech. 4: 6）

在节日的八天中的每一个夜晚，点燃的灯“昭示着奇迹”。在第一个夜晚点一个灯，第二个夜晚点两个灯，依次类推，最后的夜晚点八个灯。油灯改为蜡烛，今天大多数人都有特别为光复节准备的大分枝烛架（menora 或 hanukkiya）。这些烛架许多都设计精美，由贵重金属制成。

按希伯来圣经中《以斯帖记》（*Esther*）的描述，普珥节是庆祝犹太人从波斯国王亚哈随鲁（Ahasuerus）试图灭绝犹太人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的日子。在早晚的各个仪式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朗读《以斯帖记》（megilla，希伯来羊皮纸卷装订成的《以斯帖记》）。有一种流传甚广的风俗，每当念到书中恶棍哈曼（Haman）的名字，人们就发出噪音表达憎恨。更挑剔的做法强调，每一个字都必须听清楚。

这天有一种狂欢的气氛，通常是梳妆打扮，狂欢的列队仪式，甚至是讽刺性的夸张表演（Purim Spiel）。按《以斯帖记》9: 2 所说，施舍要散给需要的人，人们彼此赠送食品，大摆宴席尽情欢乐。至于陶醉到什么程度则众说纷纭。

新年植树节在《塔木德》中曾提到过，但它是随着近代“重返锡安”运动才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节日。特别是在以色列，新年植树节（Tu Bi Shevat）被冠以学校的假日和植树节而广为人知。还有一个广为流行的习俗是吃十五个应季的水果，以色列土地上产的水果尤受偏爱。

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方面来看，以珥月（Iyar）的5日（公历4月底或5月）在教历上作为以色列独立日（Yom Ha-Atzma'ut）并非没有争议，不过许多犹太人，包括以色列境内和境外的，都庆祝这一节日，诵读特殊的赞美诗和祈祷

文，以及组织社会活动。

### 斋日 (Fast Days)

除了赎罪日外，一年还有五种公共斋日，其中最重要的是埃波月9日 (Tisha b'Ab)，纪念两次圣殿被毁以及其他悲剧的发生。赎罪日和埃波月9日都是24小时的禁食斋戒，从一天的日落到下一天的夜幕降临之前，不准吃喝任何东西。当然对那些禁食困难或有危险的人可以豁免。其他的斋戒日只限于从拂晓到夜幕降临。



## 第五章 精神生活——祈祷、沉思、托拉

---

下面的故事出自《塔木德》。一些解释放在方括号里，你要自己区分每次使用的代词“他”是谁。不要对故事里刻画的先知以利亚（Elijah）表示吃惊；尽管他在《塔木德》成书之前一千年就乘一驾烈火战车登临天堂，但他不时回到人间，来指引和鼓励有学识的人和虔诚信仰者，甚至在我们充满怀疑的时代，据说还有人看到他现身。顺便说一下，“来世”（Destined for the World to Come）意思上和基督教表达的“获救”（Saved）很相似。

拉比伯洛卡（Baroka）经常去莱斐提（Lefet）市场，以利亚时常伴随他。他问他，“在这个集市中有没有需要救赎的人？”以利亚回答说，“没有。”

过了一会，拉比看见一位脚穿黑鞋，在衣服上没佩蓝线〔即他没有按犹太教方式着装〕，以利亚说：“这人需要救赎。”

他们又一起向前走，他问“你要做什么”，他说“今天离开，明天回来”。第二天，他又问，“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是一名狱卒，我使男人和女人分开，我把床放在他们之间，这样他们就不能干任何〔托拉〕禁止的事情。当我看到一位犹太姑娘被异教徒一个迷恋上后，我会马上保护她。有一天，一位已经订婚的犹太姑娘被一个异教徒盯上了，我立刻把红酒糟洒在她的裙子上。那人以为这姑娘正来月经〔便不再理睬她〕。”

“你为什么不把蓝穗佩在衣服上，为什么穿黑鞋子呢？”

“因为我去了异教徒中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犹太人，这样他们一旦制定了反犹条例，我能通知拉比，拉比会去祈祷，从而防备反犹条例所带来的灾难。”“当我问你要干什么的时候，你告诉我要离开，第二天回来，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异教徒刚刚制定了一个条例，我说我必须立即去通知拉比，这样拉比可以就此进行祈祷。”

就在这时，有两个兄弟从他们身边走过，他对他说，“他们也注定要去来世”。

他走过去，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兄弟俩回答说，“我们扮演小丑，我们给绝望的心灵带来快乐；当看到别人吵架时，我们会过去为他们调停。”

这个奇妙故事的焦点是那些自己知道什么是“真正精神”（spiritual）的人。以利亚显示给拘礼的拉比伯洛卡看的“具有真正精神的主角”，不是刻意炫耀虔奉宗教的人，甚至不是像伯洛卡拉比那种有学识和虔诚的人（很显然想获取他并没有从先知那里获得的赞扬）。他们可能是相当普通的人，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众，他们朴素的行为提高了他们周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他人的人、有同情心的人，这些人用他们的才干减轻了人类的重负。

从圣经的戒律到真正的精神信仰之间似乎还有漫长的一段路，“你应该成为圣者，因为你的主是神圣的”（《利未记》19：2）。但成为圣者仅仅体现在禁食、祈祷和“精神”实践中吗？显然不是，《利未记》的大多数篇章中，它往往同社会行为紧密结合，却没有提到禁食和祈祷。“尽你的全部方法来了解上帝”（《箴言》Pro. 3：6）这句话表达了犹太传统对

“真正精神”的理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仅仅是履行宗教义务，应该是献身上帝的载体。真实的精神或神性，体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其中也包括祈祷、研读和苦行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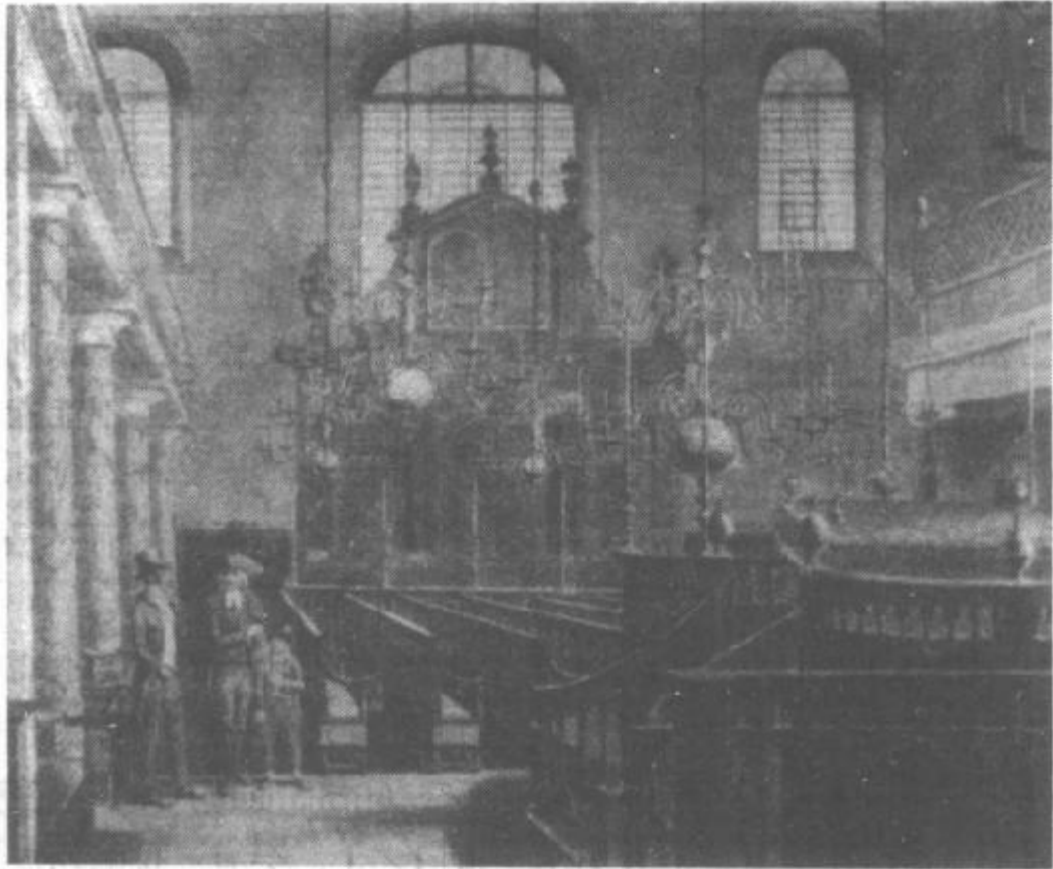
不过，祈祷仍然在犹太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精神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与祈祷等同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研修《圣经》。祈祷和研修《圣经》都是为了我们内心的忏悔，为了重返我们的家园——上帝的怀抱。

## 什么是祈祷

《圣经》里面记录了许多个人祈祷的例子，其中最精彩的是所罗门（Solomon）在圣殿的祈祷献辞（《列王纪上》，1kgs. 8: 22—53）。这些赞美诗有集体的祈祷诗也有个人的祈祷诗，后被编辑成册，书名叫《第二圣殿时期的祈祷手册》（*Prayer Book of the Second Temple*）。书中的许多祈祷词直到今天依然持久弥新，并不断激励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者。

或许因为祈祷是一种正常的人类行为，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让人们祈祷的“诫律”。尽管如此，拉比却在《申命记》10: 24 中发现这样一句话：“主啊，你的上帝，你必须尊崇（*serive*）他。”因为祈祷是一种“仪式”——“内心”的仪式，这与在圣殿里通过牺牲举行的仪式是相互对照的，祈祷词教导我们通过每日的祈祷来“尊崇”上帝。正像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8—1204 年）所说：“任何一个人〔不分性别〕每天都应该祈祷，并宣明对上帝的赞美，祈求上帝的祝福，然后祈求上帝的赐予……最后对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一切，根据个人的能力，来赞美和感谢上帝。”

编修《塔木德》的拉比们在他们讨论祈祷时引进了“卡



6. 伦敦拜维斯·马克犹太会堂，建于1701年。

瓦那” (Kavvana, 即“方向”, “目的”) 或内心的概念。他们把哈拿 (Hannah) 祈求生子 (《撒母耳记上》1, 1 Sam. 1) 解释为真诚、发自内心祈祷的范例; 我们向哈拿学习到祈祷需要内心的投入, 是心而不是嘴唇, 祈祷不仅仅是话。按《诗篇》的语言讲, 它是一种“心灵的洋溢”, 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呼喊”。

卡瓦那祈祷分几个阶段。立陶宛 (Lithuanian) 拉比哈伊姆·苏罗维茨 (Hayyim Soloveitchik, 1853—1917年) 把卡瓦那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仅仅是对祈祷文字本身简单意义的理解; 第二阶段是通过心灵来感受和体验上帝的存

在。后一阶段应该是祈祷的实质，即使词汇本身有意义，但没有领会其中敬畏和神秘的深切含义，也不是祈祷。

祈灵 (invocation)、赞颂 (praise)、感恩 (thanksgiving)、祈求 (petition, 为自己和为他人)、忏悔 (confession)、祈求上帝的宽容 (forgiveness) 等构成了祈祷的主要内容。

祈祷者应该向谁祈祷？迈蒙尼德《信仰的十三条原则》(Thirteen Principles of the Faith, 见附录 A) 的第五条原则规定：“只有向造物主祈祷才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不能向任何其他的存在祈祷”。迈蒙尼德不赞成神秘主义者有时向天使或舍金纳 (Shekhina, 神灵的外在表现) 祈祷，而不是直接面向万能的造物主。

宙哈 (Zohar) 是 (13 世纪后期) 西班牙卡巴拉派取得最高成就者，他认为祈祷是连接地上和天堂的“雅各之梯 (Jacob's ladder)”，“当祈祷达到天空 (firmament) 时，天空的十二道门便会敞开，在第十二道门之上，会有一位名叫埃奈儿 (Anael) 的天使，负责招待和安排住宿。当祈祷继续上升，天使也要登到更高处，并随口念‘开启吧，哦，你的思维之门……’ (《诗篇》，24)，所有的门都开启，祈祷将穿越这些门。”这样，通过高处天使的调解，间隔打通了，下界和上界连在了一起。

祈祷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个人和他或她的上帝之间的交流，而不受犹太会堂的约束；然而不论在何地，犹太人祈祷都要诵读正式的祈祷词。因为舍金纳降临在“以色列会幕” (camp of Israel, 一种信仰者的聚会)，犹太人的集体祈祷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尺度——舍金纳。因此，在集体祈祷中人们要诵读正式的祈祷词，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使参

加祈祷的人数达到“法定教徒人数”（minyan）<sup>①</sup>，即在进行集体祈祷时，至少有十名年满十三周岁或更年长的犹太男子参加。尽管不是必需的，但最好在犹太会堂祈祷；在学经堂（Bet ha-Midrash），那里是正规学习托拉的地方，它比“只是”个人祈祷或公共聚会的地方更富神圣。

《塔木德》里记述了不止一个事例表明妇女的祈祷地位胜于她的丈夫，但它仍把妇女的祈祷地位降格到“个人”范围，以致她们不能去构成祈祷的法定人数，也不必参加公共礼拜。在意第绪语（Yiddish）中，妇女的祈祷称为“太持内斯”（techines），具有特有的精神特征，或许早在15世纪，被发展成妇女专用的词汇。犹太教非正统派分支（参见第七章）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妇女同男子一样的会堂地位。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统派妇女专用仪式沿着相似的方向发展成通用仪式，尽管如此也并非没有争议。

### 祈祷有用吗？

祈祷“有效”吗？它起作用吗？纳粹屠犹的辛酸经历，让许多犹太人否定了“上帝是一个干涉者”（interventionist）的传统概念，上帝显然对他子民的祈祷没有作出任何反映，把他们从可怕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甚至在纳粹屠犹前，已经有人被自然科学和哲学原理的论证所吸引，和传统的说教相反，认为上帝不会直接干预人类的生活。

尽管如此，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仍然认为上帝是通过调整和改变世界的外部现实来回应人们的祈祷；有些人则强调祈祷的间接效果，认为祈祷是通过人们的心理过程

---

① 儿童和妇女均无资格参加计数。

来影响外部事件的，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现象。然而，现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简单。即使不可能科学地展现祈祷改变了外部现实，但信仰者仍会声称他或她在外部世界的事件中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毫无疑问，祈祷改变着祈祷者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希伯来语“祈祷”(tefilla)一词的词根是“判断”的意思，因此，“tefilla”一词本身就有“自省或反省”的意思。在祈祷中，人们会更好地了解自身并取得精神上的发展。但许多人认为对祈祷仅仅作这样的表述是不充分的。赫歇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1971年)<sup>①</sup>否认祈祷是一种“宗教唯我论”，把祈祷仅仅看作是(某种心理的)“自我暗示”，他对祈祷只是“好像”上帝正在倾听，同时却对上帝的作为表示了质疑。

## 礼拜仪式(Liturgy)

《诗篇》的作者(Psalmist)大卫王一天祈祷七次(《诗篇》119:164)，巴比伦的但以理(Daniel)每天祈祷三次(《但以理》6:11)。尽管许多学者对礼拜仪式持有异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犹太人的祈祷，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在70年圣殿被罗马军队毁坏之前，就已经与圣殿崇拜脱离，并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仪式。

然而，直到大约100年，祈祷仪式还没有完全规范化和制度化。犹太教礼拜仪式的先驱是迦玛列二世(Gamaliel II)，他不仅是耶路撒冷附近的雅维学院(Yavne)的院长，也是犹太人实际的领导者。犹太基本礼拜仪式的形成同基督

---

<sup>①</sup> 美籍波兰犹太神学家。

教仪式的形成在时间上大致相同，或许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领袖们都把固定不变的祈祷仪式看作是规范信众的信念、促进“宗教正确性”的一个手段。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迦玛列二世的仪式都确立了犹太教祈祷仪式的基本形式和大部分内容。直到今天，不管是改革派还是正统派都遵循迦玛列二世的仪式。礼拜仪式规定，每日必须有三次祈祷：晚祷叫做玛瑞沃（Maariv 或 Aravit），早祷称为沙采特（Shacharit），午祷叫梅察（Mincha）。在安息日和节日期间，还要在早祷之后进行额外的祈祷（Musaf），在赎罪日还要进行关门祈祷（Neilah）。

每日三次祈祷

玛瑞沃（Maariv 或 Aravit）	晚上
沙采特（Shacharit）	早上
梅察（Mincha）	午后

礼拜中主要的祷文有二种。第一种称为“示玛”（shema 重音在“a”上），它由三段经文组成，开篇是宣布“上帝独一”。另一种祷文称为“阿米达”（Amida，表示站立）或“示蒙·伊斯瑞”（Shemone Esreh，即“十八”——最初的段落数目），由赞颂、祈求和感恩三部分组成。

示玛只在晚祷和早祷中使用，但不能在午祷中使用；阿米达则在每日的三次祈祷中都能使用。

迦玛利二世仅仅为犹太人礼拜定义了祈祷开始和结束部分，主持礼拜的人或礼拜的个人要围绕主题即席发挥。他的祈祷文用简练的希伯来语写成，但允许人们用本地方言进行诵读。



在迦玛列二世以前，托拉的普及读本已经出现，但却没有固定的、专供礼拜用的托拉经文选编本，他本人也没有制定。现在，在犹太人中间通用的方式是，在转经节的开始和结束，大家在会堂集体诵读《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以一年为周期，每个安息日早上读一种手写的羊皮纸经卷，称作《托拉汇编》（*Sefer Torah*）。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的礼拜仪式读本，它们大部分选自圣经经文。

### 祈祷的姿态

阿米达祈祷是以虔诚的态度静静地站着，双脚并拢，双手重迭放在心口上，面朝耶路撒冷的方向；并四次微微鞠躬。正确的身体姿势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须精力集中。如果在病中或在旅途中，站姿会影响人集中精力，那么可以坐姿祈祷；如果你太焦虑（或太激动）以致于不能集中精力，那么你这时候不能进行法定的祈祷。

#### 示玛的首段（《申命记》6：4—9）

以色列人那，你们要听！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主！

祝福他的名字，他辉煌的统治将会永驻！

你应该用你的整个心、整个灵魂及所有的力量来爱你的主。我今天训导你们所说的这些话，你要记在心中。无论你坐在房内，走在路上，还是躺下、起身，你们必须要把它们教给你的孩子，说给他们听。你应该把这些经文作为记号带在你的手上，成为你眼中最美的饰物。你应该把这些经文写在你房屋的柱子上，写在你们的门上。

希勒尔学派 (school of Hillel) 主张不分场合, “随时随地” 诵读示玛祷文, 即不必采取特殊的姿势。当你把自己融入第一段的“上帝独一”(“以色列人那, 你们要听!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时, 你应当保持平静、闭上眼睛, 把手压在经文上面, 集中精力进行祈祷。

但以理学派 (Deniel, 《但以理书》, 6: 11) 主张跪拜, 在圣殿时代曾出现过跪拜或卧拜, 但现在犹太人不再这样了。跪拜和卧拜, 今天只局限于犹太会堂在新年节或赎罪日额外的阿勒努 (Alenu) 祈祷以及以后的圣殿仪式的吟诵。

### 犹太会堂的赞美诗和圣歌

希伯莱祈祷诗深深植根于《圣经》本身——例如, 源于《诗篇》。巴勒斯坦的皮犹特 (piyyut 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相当于英文的 “poet”) 犹太学院, 在 7 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巴勒斯坦之前就已经相当繁荣了。当时最著名的诗人是以利萨·卡利亚 (Eleazar Kallir), 他的创作直到今天仍然在正统教派礼拜仪式上占显著的位置。以利萨·卡利亚善于运用韵律、离合诗和迭句等复杂模式, 尽管也有一些简单风格的精致例子, 但他的诗常常富有新词和听来奇特的语言形式。

这里有两首对比鲜明的希伯莱礼拜诗。第一首叫塞利亚 (Seliha) 或忏悔诗, 是由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著名诗人、哲学家所罗门·本·伽比洛 (Solomon ibn Gabirol, 生活在公元 11 世纪) 所作。

我感到震惊, 陷入深深的痛苦; 每当我想起自己的无耻——我能说什么来面对我的主?

我感到孤独, 说不出话来; 每当我记起自己的罪孽——

我感到羞愧和惊讶。

我的时光都白白地挥霍，因为我小时候无赖——我从没有老实过……

当我的罪孽烦我的时候，我的愿望则使我安慰：“让我们再回到主的周围。”（2 Sam. 24: 14）

从你居所的座位上转过身，向我敞开你的门，这里除了你没有别的人。

噢，我的靠山，快给我保护！传给我你的托拉，把我从罪过中引渡……

宽恕我们的罪孽，原谅我们无知年少，因为我们的时光对你来说仅仅是阴影一道。

下面几段诗是《莱卡·都迪》（Lekha Dodi，即“来吧，我的朋友”，“Come, my friend”）一诗的前四段和最后一段，该诗是1540年由卡比拉派的所罗门·阿卡拜茨（Solomon Alkabetz）所作。诗里的安息日被拟人化为新娘和王后，而今天几乎在所有的礼仪场合都要吟唱这首诗。在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祈祷中，不管是正统派还是改革派，都是如此。它提醒我们，安息日本身是教徒一个重要的精神经历，它向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敞开了精神之门。

来吧，我的朋友，为了同新娘相见，让我们一起享用安息日的圣餐！

独一的主应按一个词来“牢记”和“信奉”

主是独一的，他的名字也是独一的；名字应享受光荣与赞颂！

来吧，我的朋友……

来，让我们同安息日相见，因为她是赐福的源来  
从历史的开端就来探索，最后的思想却如此浑然。

来吧，我的朋友……

王室的圣殿，皇家的住地，都从你来推翻后才建立！  
你已经太长地生活在尘世之中，他会对你充满同情！

来吧，我的朋友……

我的人啊，抖落你身上的尘土，披上你美丽的新服，  
拖近到我的灵魂，让伯利恒耶西 (Jesse) 的儿子拯救他  
出凡尘！

来吧，我的朋友……

平静地来吧，你丈夫无上荣耀，带着愉悦和欢笑，  
噢，来吧，新娘，噢，来吧，新娘，走进这特殊的信众

来吧，我的朋友……

尽管在托拉传统的祈祷吟唱诗和其他一些古老形式的读物 (nusach) 中仍保留着一些基本成分，但古代犹太音乐确实鲜为人知。在中世纪出现礼赞员 (hazzan, 这个词本身很古老，但其角色在不断变化) 这一角色，礼赞员的任务是增强公众礼拜的“美感”。今天，在较大的犹太会堂，除了拉比，通常也都以拥有一个专职的礼赞员而自豪。

在 (意大利北部的) 曼杜阿 (Mantua)，所罗门·罗西 (Solomon de Rossi) 曾把意大利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时代的声乐配对法 (vocal conterpoint) 引入犹太会堂的礼拜吟唱中。自 18 世纪以来，哈西德派开始把西欧的民间音乐引入犹太会堂。19 世纪，奥地利的所罗门·舒尔茨 (Solomon Sulzer) 和德国的路易兹 (Louis Lewandow'shi)，后者是普鲁士皇家艺术学院首位犹太学生，也是现代

犹太会堂首位合唱指挥，他们把合唱、管风琴和门德尔松的风格融为一体；但正统派拒绝混合合唱和管风琴。20世纪，一些有名的犹太作曲家，像达罗斯·米尔哈德（Darius Milhaud）和埃内斯特·布洛奇（Ernest Bloch）开始为犹太会堂作曲。

当犹太会堂在培育它自身的传统之时，周边的音乐风格和品位也一直不断地影响着犹太音乐。仅仅通过倾听音乐的旋律，受过音乐熏陶的礼拜者就能够阐明大部分犹太历史。音乐同建筑和装饰艺术一样，形成了犹太教精神表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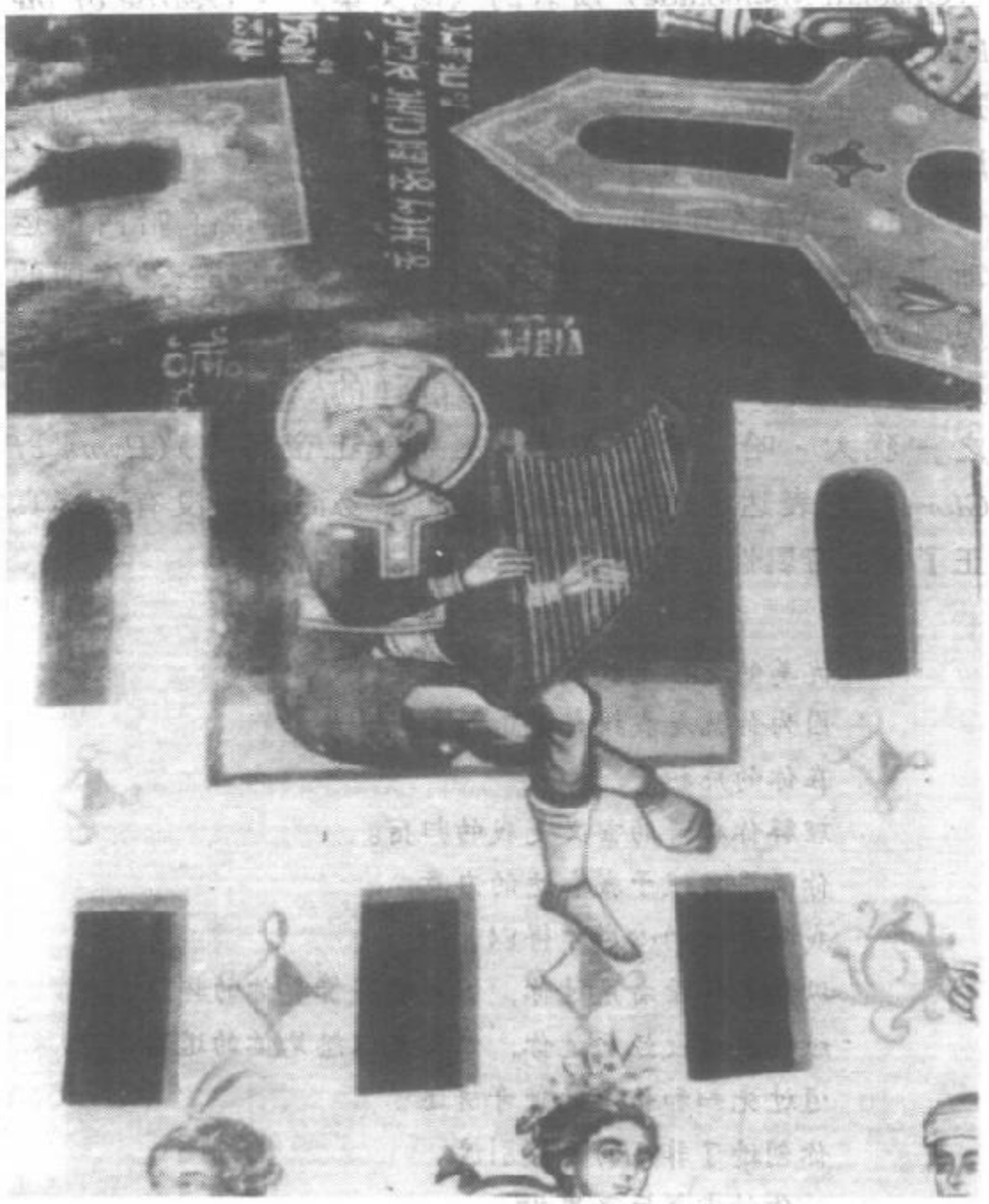
## 爱上帝；沉思、默祷；虔诚派

关于犹太教，流传最广泛、只具有部分真实性的一种说法是，犹太教缺少一种像基督教那样的“教阶制度”（religious orders）。的确，在犹太教中，既没有修女，也没有修士，然而，在几个世纪漫长的岁月中，犹太教却不乏各种思潮、运动和以特殊的精神方式献身上帝的“精英团体”。

拉比犹太教本身源于这样一种运动——同盟运动（haverim，即“朋友”或“伙伴”），该运动形成于1世纪，旨在强化遵从什一税和纯洁信仰的法规；像某些《死海古卷》派成员那样，他们更愿意如同在上帝面前一样在上帝的圣殿里一起聚餐以示“纯正”。

还有两个被称为“塞雷特”（Chariot）和“亨科哈罗特”（hekhalot）的神秘教派，大约产生于公元3世纪，他们的赞美诗把举行“升天”（heavenly ascent）仪式作为最高的精神体验。

12世纪，在埃及出现犹太苏非运动（Jewish Sufi Move-



7. 马赛克上刻画演奏竖琴的大卫王

ment), 该运动遵从神秘的精神信条和苦行实践 (ascetic)。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 一本是亚伯拉罕·迈蒙尼德 (Abraham Maimonide) 写的《上帝奴仆之概要》 (*Compendium for the Servants of God*); 另一本是阿伯迪亚·迈蒙尼德

(Obadiah Maimonide) 所著的《论文集》(*Treatise of the Pool*)，这两本书集中阐述了埃及的哈西德运动或“虔诚派运动”；亚伯拉罕·迈蒙尼德和阿伯迪亚·迈蒙尼德分别是摩西·迈蒙尼德的儿子和孙子。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遥远的西欧也形成了哈西德运动——阿什肯那兹哈西德运动(Hasidei Ashkenaz，“德国的虔诚派”)，该派强调神秘主义和殉难。这有几句诗选自以色列·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翻译的、由哈西德领导人之一犹大·哈-哈西德写的《赞美上帝辉煌》(*Hymn of Glory*)，它表达了对与上帝接近的神秘渴望和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上帝属性的哲学认识交织在一起的情感：

优美的赞辞是我对上帝的赞美，  
因为你就是我精神追求的全部——  
在你的庇护下，  
理解你神奇的玄义是我的归宿。  
你的恩典赋予我表达的力量，  
我深爱你的心扉才得以开张……  
纵然我从没看见过你，但我能够赞美你的辉煌，  
纵然我从没经历过你，但我可以想见你的道路：  
通过先知和信众的神奇讲述  
你创造了非凡的无形引渡。  
从你的宏篇巨著里头  
他们同样领略到你的崇高。  
他们谈到你，并不按你的原样，  
因为从你的创造中他们试图把你更加形象……

自此以后，犹太教的精神运动还经历了：16世纪以巴

勒斯坦的赛费德 (Safed) 为中心的神秘主义运动；18 世纪乌克兰的哈西德运动，今天的哈西德运动就属于这次运动；(19 世纪由立陶宛正统派著名拉比) 以色列·撒兰特 (Israel Salanter) 创立的伦理运动 (Musar Movement)，该运动强调犹太人的伦理自律。

## 学 识

犹太精神中最普及、最易理解和最显著的特点是对托拉的学习。希勒尔 (Hillel, 1 世纪早期) 最杰出的门徒，乌兹尔 (Uzziel) 之子约那单 (Jonathan)，据说当他坐下来学习托拉的时候，他的激情之火是那样的强烈，以致于当一只小鸟从他头顶飞过，它也会突然燃烧。托拉的每字每句，就好像在西奈山它们被赐予人们时那样，让人感到充满喜悦。

在犹太经学院 (Yeshiva, 今天也有类似的女子学院) 中，年轻的男子中的大部分不是为了追求拉比的职位，而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来学习传统的托拉。来自犹太经学院的理想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参加一种名为“什雷姆” (shiurim, 课程和演讲) 的宗教课程。可以在早祷前的清晨参加什雷姆，也可以在每日工作后的晚上或每天能插空的任何时间参加什雷姆。他们一般都定期偕同好友一起参加学习，而共同的精神纽带又加深了相互间的友谊。

像本章的开篇一样，让我们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本章。这是一个追忆往昔的故事，作者约瑟夫·杜·苏罗维茨 (Joseph Dov Soloveitchik) 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正统派犹太思想家之一，他的童年时代是在中欧度过的。

我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我很孤独，对世界充满



了恐惧……我似乎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嘲弄我。但我有一个朋友——不要笑——迈蒙尼德！

迈蒙尼德是我家的常客……

父亲每天的宗教课是在祖父房中的厅里进行的，而我的床就放在那儿。我常常习惯于坐在床上听父亲诵读。在诵读中，父亲常常提到迈蒙尼德……父亲打开《革马拉》（《塔木德》），并阅读要学习的章节，他说：“这是拉希和《托萨福》（*Tosafot*）对《塔木德》的解释，现在让我们看看迈蒙尼德对此是怎样解释的。”他总是会发现迈蒙尼德不同的解释，它与以前的意思不一致。他会说……好像个人向迈蒙尼德诉说：“拉比努·摩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不打断父亲的思路，我们会一直保持沉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会慢慢地抬起头来，又开口道：“先生们，让我们现在看看……”

我明白的不是经文的词句，而是铭刻在我年轻、无邪的心中的两个印象：（1）我感到迈蒙尼德已被他的对手和“敌人”包围了，他们要伤害他；（2）父亲是迈蒙尼德惟一的辩护者，如果没有父亲，谁晓得在迈蒙尼德身上会发生什么呢？……

我伤心地去找母亲：“妈妈，爸爸不能为迈蒙尼德辩解！我们要做些什么？”母亲总是说：“爸爸会为迈蒙尼德找到答案的。如果爸爸不能，或许等你长大了会为迈蒙尼德找到答案。对你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不断的学习托拉，并在学习中感到喜悦和激动。”……

尽管童年没有金色的梦想，但儿时的心理体验和历史的现实直到今天仍扎根于我心灵深处。当我坐下来专心阅读的时候，立刻会发现历史上众多的哲人正在与我相伴，并同我结成了私交。迈蒙尼德在我右边，拉比努（*Rabbenu Tam*）

## 第五章 精神生活——祈祷、沉思、托拉

在我的左边，拉希在我的前面向我解释托拉，拉比努提出问题，迈蒙尼德在做回答，拉韦德 (Raavad) 进行反击。他们都聚集在我的小房间里……，他们慈爱地看着我，加入到论证和《羊马拉》里来，像父亲一样支持和鼓励我。

对托拉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口头的说教……，它是世代相传的对上帝之爱最有力的表达，是与精神和心灵的结合，(就好像是) 那些托拉的记录者同那些托拉的学习者在一个历史的小店中相遇 (并热烈的交谈)。

## 第六章 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

你是一位犹太人，可能已经结婚并打算建立自己的新家，那么下一步该作什么呢？

停下来想一想，你可能决定紧缩开支，攒钱买自己的房子或公寓。如果把自己同全世界的犹太人相比，而不仅仅限于纽约、伦敦和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你是幸运的，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犹太人没有立身之地，还有许多年轻的犹太人仍同父母住在一起而没有属于自己个人的空间。或许你不看重这些。如果是这样，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一个随遇而安的犹太人。但是让我们假设你是在实践这样一个想法，即使你不是一个圣徒，一个准备或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托拉理想的男人或女人，你将成为不平凡的人，但你将不是独一无二的。

### 义举

因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首先想到的是尽你的所能来帮助那些没有同你共享好运气的人。一般来说，在举行婚礼的仪式上，你和你的父母会向贫穷者提供帮助；在你祖父母的年代，尤其是居住在西欧乡村的人们，在举行婚礼的日子及其他节日会邀请当地的穷人来参加庆祝仪式，共享节日食物。但在今天日趋“文明”的城市社会，这一风俗已不再存在。

你有固定收入并足以维持一个家庭，那么你就必须拿出收入的一部分来实施“义举”（*tzedaka*），一般是拨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义举。什一税（*tithe*）的观念最初来自希伯来

圣经，圣经里记载说：以色列土地上的农民应该把他的牛、羊及农产品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供教士、公共管理人员（Levites）和穷人使用。13世纪，德国人亚瑟·本·耶海奥（Asher ben Yehiel），后成为西班牙巴塞罗那著名拉比。他推论到：犹太人由于他们所犯的“罪”而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经济状况变得比以往更好了，我们也不会感到有太大的意义；虽然今天我们无须再把我们产品的十分之一献给教士和公共管理人员，但我们至少还应该把我们金钱利润的十分之一（有人主张五分之一）奉献出来，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救助穷人。

“什一税”同个人的宗教意识有关，它不是由社区强制征收的税收。什一税的数量也不是固定的，如果公益事业需要，你也许会奉献多于你收入十分之一的财物；相反，如果你家庭需要，你可以奉献少于你收入十分之一的财物。但无论如何，按当今的财政实践是很难定义“什一税”这一概念的。例如，什一税是指税前还是税后收入的十分之一？还有，通过国家征收的税金，该税金用于支持公益事业，像教育、住房、健康等，这样的税金在多大范围内属于什一税的范畴？

当你准备建立自己的家庭时，你也许不会为房屋更精美的构建而过分担心，你最终所关注的是保证你的家庭把义举作为家庭生活的准则。义举不仅仅是奉献财物，心胸宽广的人认为实施义举是仁慈之心的体现，是对求学者、陌生人、穷人的关心，是拜访病人，关心其他人的社会福利。

### 麦朱扎（Mezuza）

现在，你的身心已有了安居之所，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房子本身吧。示玛（Shema）篇中说：“你应该把它们

(例如上帝的誓言)写在纸上并张贴在你房屋的门上面。”根据拉比对《申命记》中示玛含义的解释,示玛前二段话的意思是:应该用墨水把示玛写在羊皮纸上并放在一个镜框中,然后把镜框挂在门框进门的右手,高度至少是门高的三分之二(不能挂在顶端)。写有示玛的羊皮纸放在一个镜框中,这个镜框被称为“麦朱扎”(mezuzah),意思是门柱(doorpost)。在许多犹太家庭的门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麦朱扎,但对于那些严格的正统派犹太人,在他们浴室的门框上绝对禁止挂麦朱扎。

犹太教正统派男子在一些特定的祈祷节日常常佩戴太利特(tallit)和太非利(tefillin),如果不询问,你看不到,因为他们不喜欢展露出来。太利特又称“祈祷披肩”。祈祷披肩一般折成三角形,通常用羊毛织成,四角饰以流苏(根据《民数记》15:34—41),一般在早祷中披上披肩。太非利也称“祈祷匣”(单词“phylacteries”不是一个转译词,它来自希腊语,是“保护者”)。经匣是指两个由羊皮作的盒子,它用带子固定在身上。经匣中放有四段经文,经文的内容来自《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用希伯来语写成;经文中包括这样的诫律:“你应该把经匣缚在你的胳膊上,它应该成为你眼中最美的饰物。”根据犹太教规定:除安息日和其他节日外,必须在每日晨祷时佩戴经匣,参加祈祷的男子把一只经匣固定在左胳膊上,并朝心脏的方向,另一只经匣放在额头上<sup>①</sup>(在保守派、改革派和妇女中间很少

---

① 佩戴经匣时应该站立,一只经匣置于左胳膊肘的内侧,盒面朝着心脏的方向,经匣由与之相连的皮带固定,皮带先要在左小臂上绕七圈,然后还要在手掌上绕三圈,组成一个代表上帝的希伯来字母,最后绕在中指上。另一只经匣置于前额中央,一般在发线之上,由与之相连的皮带在头的后边打结固定。



8. 佩戴披肩和经匣的犹太人。上图是阿什肯那兹犹太人 (Ashkenazi) 的佩戴风格，下图是塞法迪克犹太人 (Sephardic) 的佩戴风格。

有人佩戴经匣)。

你希望在犹太教家庭发现的其他宗教用品包括：安息日烛台、光明节用的八只烛台、安息日和其他节日的最后进行哈得拉 (havdala) 仪式时所使用的调味盒和烛台。人们将把各种各样的高脚杯和一个逾越节家宴用的特殊盘子展现出来，当然并不是必须得这样做。宗教仪式用品都是精致的艺术品，并成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品。

## 书籍和教育

“书中所提到的人” (people of the Book) 这句话来自《古兰经》(the Quran)，书中所提到的人是指犹太人和基督徒，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读过很多书的人”，但即使这句话的意思是“读过很多书的人”，用这句话来描述犹太人也很适合。在每一个新建立的犹太家庭中，都会有一个家庭图书室，其中必不可少的书有：祈祷书 (siddurim)、节日书 (mahzorim)、逾越节书 (haggadot) 和《摩西五诫》(Pentateuch, 圣经前五卷) 及其评注 (Chumashim, 其中以拉希的评注最常见)。这些书在入学、行成年礼甚至在婚礼上都要用到。

如果你是一个修养较高的人，那么你的书架上肯定还少不了大约二十卷本装订精美的希伯来文“巴比伦塔木德”以及其他犹太教经典著作。或许以色列是惟一一个国家，在那里，各大报社竞相向读者免费提供或折价提供“巴比伦塔木德”，如果你生活在那里并想得到一部，你只须通过一个简单的小测验或中奖就可以了。

关于犹太历史、文学及富有幽默感的一般性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现在又出现了大量你喜欢的、主要用于娱乐的

声像制品，像磁带、录像带、CD 盘等；另外，你还可以上互联网同以色列各教派直接进行交流；同时，我们每天还可以读到当地的犹太日报。如果在英国，大部分犹太人喜欢阅读《犹太日报》（*the Jewish Chronicle*），该报把自己描述为“全世界”犹太报纸的领导者，这份报纸创办于 1841 年。

书籍放在书架上并不是仅仅作为装饰用的，你会定期邀请拉比、你的朋友来家中一起参加祈祷课（*shuirim*），研读《塔木德》、《圣经》及其他犹太教经文。这样度过一个周末将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周末；如果你能坚持每天研读经文，那你的每一天都将会很有意义。

正像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在犹太教中，研读《塔木德》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它是犹太家庭愉悦的源泉。学习不仅是孩子和社会精英的事情，也是全体以色列人的事情。最近几年，犹太教发展最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是保守的正统派允许妇女参加拉比研读课程，在过去，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常常被忽视。

### 可食之物

越来越多的年轻犹太人成为素食主义者，这不仅仅是从健康和经济的角度考虑，也是为了进一步保护动物资源。许多人试图从圣经或犹太传统中寻求支持，他们认为，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是素食主义者。15 世纪的一位拉比、圣经评注家以萨克·亚伯拉维诺（*Isaac Abravanel*）认为，在弥塞亚降临之际，我们都会成为素食主义者（他的追随者忽略了他的另外一些预言，他认为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并不再住在房子里）。

假设我们置身在一个可烹调各种食物的厨房中，至少在



这里所有的食物都是犹太教“可食之法”——也就是说，托拉律法规定了“可食”的饮食。“可食”（Kosher 或 Kasher）是“好”的意思，即指犹太教法许可的“可食之物”，大多数人用“揣法”（Trefa）表示其反义词。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哪些走兽、鸟类、鱼类是可食之物。《圣经》的《利未记》第 11 章对此作了详细规定，这些规定在《申命记》第 14 章又再次被强调：走兽中分蹄、同时又反刍的走兽，在实际中像牛、羊、鹿是可食的；猪、骆驼、马和兔则是禁食的。圣经中列出一个禁食鸟类的名称表，表以外的所有鸟类都是可食的，由于对表中所有的全部加以确认是不可能的，因此拉比只允许我们吃我们已知、传统上认为是“可食”的鸟禽类，例如：鹅、鸭、鸽子、孔雀和家养的飞禽。所有带鳞带翅的鱼类都可以食用，这不包括带鱼、黄鳝、贝类等，其他一些鱼类被认为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传统上，某些蝗虫也可以食用，特别是对那些早已认可蝗虫的人来说。

可食的走兽和鸟禽必须按照“礼定屠宰”（shechita）的方法屠宰，否则将变成“不可食”之物。必须考试合格并持有拉比颁发的屠宰执照的人才能从事屠宰工作，这种人称为“礼定屠宰师”（shochet）；屠宰须是一刀致死，屠刀须直断牲畜的颈部，不得扎刺、戳杀，也不得自内而外挑断食管或气管，屠刀必须要锋利，同时还要放掉所有的血。这种礼定屠宰法被称为是“人道”的。犹太教还禁止吃动物的血，在加工过程中通常要在肉上抹上盐，目的是最大限度洗净肉上的血。从过去直到现在，大多数犹太主妇都严格遵从这些诫律。

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中甚至要准备两套餐具，一套是制作和盛放肉类食物的，一套是制作和盛放奶制品和其他非

肉类食品的，因为按教法规定肉类和奶制品是不能混在一起食用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严格遵守这一饮食诫律（Kashrut，可食或不可食之物）。改革派拒绝全部接受这些诫律，他们强调犹太教的本质在于它的伦理而不是饮食（原则上正统派也同意这一观点，但他们不同意以此为理由拒绝接受饮食禁诫）。有些人除猪肉外几乎吃所有的食物；还有一些人不吃“可食”所禁食的肉，但对其他禁诫却加以忽视；有些人在家中严格遵守“可食”，而出门在外时却放弃这些诫律；有些人不吃“可食”所禁止的肉类，但他们却不在乎面包和糖果中可能含有的不可食的脂肪和添加剂；还有极少数人严格限制饮酒和食用奶酪，即使这些食物中不包含“可食”所禁食物；还有一些极端保守者，他们只接受那些在拉比监督下准备的食物，除此之外，他们不接受任何其他食物。

风俗、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的性格使每个人自己对饮食禁诫范围的认识不同。如果你邀请或被邀请，最好彼此说明各自的饮食禁诫；如果不知道，最好彼此询问，以防止出现误解。

## 婚姻和性关系

《圣经》和《塔木德》都允许“一夫多妻制”（polygamy），但在塔木德时代，这一制度已不再普遍实行了。大约在1000年的西欧，法国梅斯的大拉比格尔绍姆（Gershom of Mainz）颁布一条禁令：任何一个男子如果娶一个以上的妻子，将被革除教门，但在某些受限制的环境下除外。这一禁令很快被大多数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所接受。但在伊斯兰国家这一禁令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塔木德》和

《古兰经》都允许男子娶四个妻子并规定丈夫必须要有能力满足他的妻子们的性要求并提供给她们经济上的需求。

婚姻以外的性关系是被禁止的；我们不清楚纳妾制（concubinage）何时被废止，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即：被禁止的事情决不意味着这类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现在，在西欧的犹太社区，同居是很普遍、很常见的事情，当然，犹太社区也存在通奸和私通等问题。传统准则同当代人的实践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及他们对性的认识同传统观念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圣经和拉比法规定对同性恋者处以严惩，而今天的犹太社区已不再阻止建立“同性恋俱乐部”，甚至允许建立同性恋会堂。

然而，对守法的少数者婚内的性生活也有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和限制是以合乎礼仪和保护配偶中不情愿的一方为目的。主要限制是禁止丈夫同月经期的妻子过性生活；当妻子的经期结束以后，经期的恢复状态还要持续七天，直到妻子在用于礼仪洁身浴室中（Mikveh）完全净身。“净身”（Immersion in the Mikveh）是一种洁身的仪式。这一仪式也在其他人中间使用，拉比在进入圣殿进行祈祷之前必须要行净身礼，犹太人收养的孩子皈依犹太教也要行净身礼。基督教的洗礼（Baptism）仅仅是希伯来语“洗礼”（tevila）的希腊语翻译。

婚姻关系是一种互爱、互尊、互相支持的关系，只有这样的婚姻才能拥有是永久和牢固的基础。依据希伯来圣经，拉比犹太教是允许离婚的，尽管允许离婚的条件存在许多争议。婚姻一旦得到犹太法的承认，婚姻的解除也必须要经过犹太法的认可。犹太法规定离婚的夫妻双方必须要一起当面向拉比递交一份离婚协议书。尽管犹太教允许离婚，许多正

统派的妇女却经常遭受（离婚）请求的痛苦，因为很少人能够强迫她的丈夫认可一份离婚协议书，如果她的丈夫不愿离婚的话。这样，拉比法庭就不会很轻率地解除他们的婚姻。最近，在不同的国家（拉比们）利用和采纳了各种有效的立法程序，使情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大多数传统的社区都十分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毕竟，家庭是表达和传播传统价值最好的场所，犹太教也不例外，尽管在西方的民主政体下，犹太家庭也同其他社区的家庭一样，已经被迫屈从于家庭破裂的压力，家庭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牢固。

家庭价值观的不断弱化会使人类渐渐滑向危险的边缘，那时人们之间彼此会变得陌生、孤独和冷漠。早在两千五百年之前，《申命记·以赛亚书》（*Deutero - Isaiah*）已经预言了人类的这一危险：

忠诚上帝的外乡人一定不会说，  
“上帝将使我与他的子民永远分离”；

一个被阉割的人一定不会说，  
“我只不过是一棵枯树而已。”

上帝会说：

阉人也要过我的安息日，  
他选择了我的意愿就要为我的契约而斋戒。

他将从我这里得到比儿女更宝贵的东西。

我拥有永恒的纪念和不朽的名字，

我将赋予他们一个永恒的名字，

一个不朽的名字。

（《以赛亚书》56：2—5 新英语圣经）



9. 一对也门犹太新婚夫妻

像以赛亚所希望的那样，让陌生人、孤独者和不与人交往者彼此能够感到和谐和舒服，许多犹太社区还要走过漫长的路程。

## 人生的七个阶段

莎士比亚 (Shakespear) 谈到人一生的“七个年龄段”——在保姆的怀中哭叫的婴儿、抱怨的学生、恋人、士兵、法官、第六阶段的人已变成羸弱和拖邈的傻老头、最后阶段人又“返老还童”只是健忘了。(见《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

犹太社会学家现在认同一生的七个阶段，这七个阶段是根据犹太习俗来划分。这七个阶段既不同于莎士比亚的划分也不完全依据犹太传统所指明的人生阶段，但这七个阶段都将服务于我们本章的目的。

### 一、出生

男婴在出生的第八天实施割礼 (circumcision) —— 节日 (feast) —— 作为一个古老传统可上溯到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时代。如果是头生男婴，在出生三十天时，还要举行传统的“赎罪”仪式。

女婴没有任何的传统仪式，但也要作二件事：1. 母亲要到会堂参加感恩节 (thanksgiving) 的祈祷；2. 尤其在改革派的会堂，婴儿必须要抱到会堂接受拉比的祝福。

### 二、长大成人

自开始学习希伯来字母始，孩子就要面对诸多的选择并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例如，孩子要吃用蜂蜜调制并烘烤的字母形蛋糕等。男孩长到十三岁时要参加成年礼 (Bar-mitzvah)，这是一种个人的仪式，仪式一般在犹太会堂举行，并由家人正式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参加。在仪式上，受

礼人当众诵读托拉，最后还要接受众人的礼物和祝福。

女孩长到十二岁时举行成年礼 (Batmitzvah)。女子的成年礼仅限于改革派，其仪式同男孩的成年礼相似。正统派犹太女子只是在最近才公开举行成年礼，通常是同一年龄的女子集体举行成年礼，然后是每家为自己的女子举行宴会。正统派一般来说更倾向于举行坚振礼 (Bat Chayil) 而不是成年礼。举行坚振礼的年龄相对要大一些，通常是在规定的学习科目圆满完成以后举行。自由派和改革派已经放弃了过去犹太教所偏爱的坚振礼而保留了男女的成年礼。

### 三、结婚

从犹太法的角度看，结婚仪式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步是订婚 (Kiddushin)，在证婚人面前，新郎把订婚物（今天通常是戒指）戴在新娘的手上，并说“根据摩西和以色列的法律，以这只戒指为凭证，你已和我订婚”；新娘不说任何话，她只是默默地接受新郎的请求。接下来，由拉比诵读二遍祝福词，然后新郎、新娘喝交杯酒。

第二步是举行结婚仪式 (nisuin)。新郎和新娘站在象征他们新家庭的华盖下面，拉比诵读七次祝福词，一对新人再喝一次交杯酒。一对新人受到祝福后，新郎用右脚把酒杯踢碎，表示即使在他们大喜的日子也不忘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耻辱。最后，在证婚人面前，一对新人要独处一段时间。

整个婚礼的仪式是平易和俭朴的，充满了赞美诗和鲜花连同新娘的婚纱和晨装，一双新人由双方父母领到华盖下面，接下来便是演说、祝福、唱歌、跳舞和宴会——宴会，实际上要持续七天七夜。今天，哈西德派和极端正统派规定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两性要分开。

改革派犹太人把新郎和新娘视为平等的一对，婚礼的仪式相对简化，一对新人只需当拉比的面交换戒指并互相发誓，免除了婚后分居的规定，婚宴只在婚礼的当日举行，不持续到夜晚。

正统派和改革派的婚俗差别很大，西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婚俗差异也很大。婚礼的音乐从舞曲到哈西德派音乐凯莱兹姆 (Klezmer)，从流行音乐到古典音乐；即使有些人非常懂得欣赏小提琴协奏曲，他们也会很平静地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

### 四、为人父母

摩西、大卫王和哲学家斐洛 (Plato) 都没有掌握抚养孩子这门艺术。对“合格”父母的专门训练是在社区中心的犹太会堂举行的。尽管孩子也要进行教育和训练，但必须要保证他们在愉悦的心情下长大成人。

### 五、中年

随着人类对估计寿命 (life - expectancy)，根据概率推算出来) 的认识和发展，社会学家开始重新对“中年”进行归类，作为人生发展的特殊阶段，中年是充满危机的——或者说衰变。人们已经为步入中年设计了比较恰当的仪式。

### 六、老年期

最终理想是通过一生的经历获得丰富的智慧，从那些仍然在为经历人生前几个阶段而奋斗的未成熟的人们那里得到尊敬和景仰。这一理想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同样适用。有时这一理想会实现，然而，现实经常是不尽人意，现实更近似于



莎士比亚的话，人步入“第二童年期”，变得越来越健忘，没有了牙齿、没有了口味、没有了任何东西。

## 七、死亡

正统派犹太人只有土葬；改革派则有土葬和火葬。死者最亲近的人（配偶、父母、同胞、子女）因悲伤要撕破外面的衣服，丢掉鞋子并坐在家中的地上或矮凳上，朋友们来拜望和安慰死者的亲属，拉比们整日为死者祈祷，这叫“坐沙瓦”（sit shiva）。尽管“shiva”的意思是七，表明丧礼要持续七天，不太严格遵从这一习俗的人，悼念活动只持续一个晚上。除家人外，其他人，主要是亲戚朋友要关照悼念者的物质需要，例如，为他们准备好的食物。

丧礼以后，纪念死者的活动还要持续三十天，儿女要为父母哀悼十二个月。此后，每年要为死者定期举行纪念活动，称为“伽哈兹特”（Jahrzeit）。在死者去世后的头十一个月和每年的“伽哈兹特”纪念日，家人要在会堂为死者诵读“卡迪什”（Kaddish，不是一种“悼念祈祷文”，而是对上帝的赞颂词）。

改革派和正统派的教义都相信死后复生。在过去，关于死后复生存在的分歧很大，人的复生是形体的复生还是“心灵”（soul）的永生？今天，分歧依然存在，但人们已把复生或永生的意义扩大了，人们往往用“永生”来比喻某个人死后，其声望和影响依然存在。

## 第七章 走出隔都，融入主流社会

---

在前几章我们已经涉及到犹太教的不同派别 (denomination)，如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教不喜欢被称为教派 (sect)。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划分？这些派别是怎样产生的？是否有一个真正纯洁和具有权威性的派别，在几个千禧年之前，它曾在西奈山接受摩西的诫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分析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再也无法回到由摩西接受并传下去的“纯洁和具有权威性的托拉”时代。犹太教传统和基督教传统都相信曾有一个纯洁教派，而犹太教传统则确信通过拉比会把犹太教的真谛保持下去。最终，这是一个信仰问题。现在，已没有任何人能够再建立起摩西时代的《托拉》那样具有神圣权威的经文；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确切的告诉我们在什么年代，一个团结和坚如磐石犹太教作为一种真实的宗教被全体犹太人毫无怀疑地接受和信仰。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已经了解到：当我们去探究犹太教和基督教分裂的原因时，我们会知道，甚至在1世纪时，犹太教同时存在几种形式，而每个都自称是真实托拉的拥有者，当轮到基督教时，他们也声称耶稣是托拉的实践者，基督徒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中世纪 (Middle Age) 是什么？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坚信同一个信仰、遵从同一个权威吗？对中世纪的这种认识是天真的。中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权威和压迫的社会；如果你的观点同当权者相左，那你最

好保持沉默；如果你不能保持沉默，那你就得小心；你所表达的观点最好用神秘的语言加以掩饰并借助于“一个真正隐藏的传统”（Hermetic Tradition）。公众所认同的许多东西，其深层往往隐含着许多疑问。在中世纪，犹太教内部产生和发展的惟一教派——卡拉派（the Karaites，无需说，卡拉派认为“拉比法学派”〔Rabbanites〕仅仅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只有自己的宗教信条才是真实的，是犹太教的起源）。通过事后的认识，我们现在能够辨明，这个异端派留下的许多足迹说明：卡拉派并没有真正获得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罗马教会进行精神统治并情愿使用“世俗的军队”——也就是说，世俗的权威和军队是用来巩固和加强人们对基督教的信条和实践的遵从。教会先判定“异端”，然后使用世俗力量进行严厉镇压。最典型的例子是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派十字军远征，野蛮镇压阿尔比派（the Albigenses）并使法国南部变成一片荒凉。<sup>①</sup>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教皇，也没有自己的军队，毫无例外，对于残酷的体罚和外部世界长期以来的习俗所形成的偏见，犹太人毫无救助。基督教世界把犹太人宣判为宗教“异端”，对此，犹太人缺乏足够的警惕。教会领袖实施他们的权力不仅通过肉体的压迫而且通过单方面宣布在三十天内重新恢复已被禁止的“革除教籍”（excommunication）的特权。在过去，“革除教籍”必须确保在民法、刑事法及宗教法三

---

<sup>①</sup> 阿尔比派是法国南部天主教的一个异端派，12世纪到13世纪是该派的兴盛时期。

方共同作用下才能生效。宣布革除犹太人教籍，对犹太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后果，因为被革除教籍的犹太人同时也被从社区内驱逐，他们不属于任何地方，这使他们失去了生计，也失去了社会地位。

随着隔都围墙的倒塌<sup>①</sup>，教会对犹太人的限制（或压迫）体系也随之瓦解。早在18世纪中叶，犹太人中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接受民权思想，这使犹太拉比在社区内的权利开始受到挑战，传统的长辈和拉比已失去对犹太民众生活方式的控制权，异议和不同观点已不再遭到压制。犹太人很快已接受了启蒙思想，开始认同民权自由、宽容和个人主义，并把蔑视“迷信主义”（Superstition）作为一种时尚。许多犹太人已认识到：传统的犹太社区以及它的许多教条都属于蒙昧主义，是过时的和迷信的东西。

摩西·门德尔松终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他激进地对犹太教进行重新解释，使之同启蒙运动的观点相一致。许多犹太人，包括摩西·门德尔松的孙子、著名作曲家斐利克·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出生后接受了洗礼，他的父母也曾接受过洗礼。他们接受洗礼并不是因为他们确信基督教是更真实、更具优越性的宗教，正像也接受过洗礼的犹太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所说，那是因为接受洗礼是犹太人通向“文明”和文化社会的门票。

犹太人如何在基督教社会生存和发展，关于这一问题，

---

① 14世纪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开始对犹太人实施强制隔离的做法，15世纪强制隔离做法已遍布整个欧洲；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发布命令，宣布在罗马和罗马教皇统治的国家内限制犹太人居住的范围，建立犹太隔都（ghetto）并用高墙围住。18世纪末对隔都的严格管制开始放松，到19世纪中叶，西欧和东欧的犹太隔都已基本上被废止。

在18世纪末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犹太人基本上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犹太人同基督教完全同化，同化方式就是接受洗礼，放弃犹太认同。第二种观点是退缩，保持他们传统不变的模式，拒绝接受启蒙运动，尽管这将使犹太社区内部的异化更加扩大，尽管这将使他们失去不易获得的公民权。第三种观点认为：要使犹太教存在和发展下去，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是对犹太教自身必须要进行改革，清除其迷信和过时的成分（毕竟当时的基督教内部也在试图如此行事），只有这样，犹太教才能被社会接受并不放弃犹太认同。犹太教改革派正是源自第三种观点。一开始，改革派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一场分裂运动，当他们的改革观点遭到正统派拒绝和反对时，改革运动作为一场突出的运动才诞生，那些自我标榜为正统派的犹太人属于反对激进改革的一派。

### 犹太教改革派 (Reform Judaism)

19世纪早期，德国的改革派试图通过加强公共信仰的美丽和贴切来重振公共信仰，他们废止了一些过时的东西，引进了本国语的祈祷词，并允许在每周一次的布道中使用本国语，还在会堂中引进为了唱诗班和管风琴音乐并采纳新的礼仪，例如，坚振礼 (Confirmation)。法国占领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为雅各布森创建第一座改革派会堂创造了机会。1810年，改革派人士以色列·雅各布森 (Israel Jacobson 1768—1828年) 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塞森 (Seesen) 按改革派的原则，创建首座改革派会堂 (Temple)。不久，这座改革派会堂被法国政府强行收回，雅各布森被迫在自己家中举行一周一次的改革派祈祷。雅各布森的这一行为遭到柏林正统派的强烈反对，最后被迫停止。改革派的第一座永久

性会堂于1818年建于德国的汉堡（Hamburg）<sup>①</sup>。

喧嚷不停地正统派反对汉堡改革派的争论开始出现并很快导致表面化，这种争议是神学上的分歧，而对祈祷仪式改革的不同态度成为神学分歧的基础。在所有这些分歧中，正统派强调的首要原则是《塔木德》及拉比注释对犹太教所具有的权威性。改革派起初还极力借助于传统的权威来为自己辩护，但形势的发展很快使他们认识到传统的规范和犹太教信条不应该成为他们的限制，例如，他们放弃了为一个个人弥赛亚的降临而祈祷。改革派采取批评的历史主义方法来阅读犹太教经典，包括《圣经》。

为了摆脱斗争，解决分歧，改革派在同正统派的辩论中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个神学概念，称为“进化的启示”（Progressive Revelation）。或许正像斯宾诺沙（Spinoza）曾经定义的，他认为：古老的圣经法（不是指犹太拉比法）是古希伯莱的政治律法，它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新的伦理、道德和精神价值需要新的“启示”。基督教没有办法来取代犹太教，因为犹太教从来就是一种“精神宗教”；即使在今天，犹太教都能向世人证明它的启示是随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发展和进步的。当改革派把“进步”和“进化”作为他们在19世纪的口号时，改革派得到人们进一步的理解。

改革派运动很快从德国发展到奥地利、匈牙利、法国、丹麦和英国。1840年1月27日，英国的西伦敦犹太会堂（the west London Synagogue，今天，该会堂是犹太教改革派

---

① 汉堡会堂的创建者是以爱德华·克莱（Eduard Kley）为首的一些未经拉比授任的生意人。1819年，汉堡会堂颁布一本新的祈祷书，书中改写了一些被认为同忠实于普遍的理性和将德国视为祖国的观念不相一致的传统祈祷文。这一做法引起德国正统派权威拉比的反对。

繁荣的中心) 举行落成仪式, 尽管西伦敦犹太会堂的创建者并没有明确目的要发动一场具有鲜明改革派特色的运动。1824 年在美国南卡罗来那州的查理斯顿 (Charleston) 已建立起“以色列人改革社团” (Reformed Society of Israelites), 该社团不仅宣布对祈祷仪式进行改革而且采纳迈蒙尼德的“十三条信仰原则” (the Thirteen Principles of the Faith, 参见附录 A), 并废除期待弥塞亚降临和死后复生两个信条 (愤世嫉俗者把“十三条信仰原则”同被犹太人正式接受的摩西“十诫”相比较, 排除了同“十诫”不协调的两个信条)。19 世纪末, 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的犹太民族中已变得十分强大, 其领导人是伊萨克·M·怀斯 (Issac M. Wise)。1875 年改革派在辛辛那提建立美国第一所改革派拉比学院——希伯莱联盟学院 (Hebrew Union College), 今天, 该学院依然是改革派的精神家园。改革派的经典论述是 1869 年的“费城宣言” (Platform's of Philadelphia, 见附录 B 全文) 和 1885 年的“匹兹堡宣言” (Pittsburg), 它们代表了美国改革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9 世纪改革派的主要理想是: 社会和文化更接近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 (universalist) 观点, 全人类, 包括犹太人, 将不断超越现实, 经历“救世”的历程。不仅一种新的<sup>①</sup>、带有世俗主义和种族色彩的反犹主义 (anti - Semitism) 已经在欧洲扎根, 而且甚至一些开明的、持自由观点的基督教神学家也坚持把《福音书》和《摩西五诫》 (Gospel and Law)、《新约》和《旧约》、人类同上帝的精神交融关系和人类同上帝的契约关系等加以对比, 并通过这种对比来支持

---

① 同中世纪的反犹思潮 (anti - Judaism) 相比较而言。

这样一种观点基督教已经正在取代犹太教。面对基督教世界的新一轮攻击，犹太教改革派也作出了回应。犹太教改革派非常强调犹太教的伦理和精神尺度，对此，19世纪德国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柯恩（Hermann Cohen）作了清楚的解释，柯恩认为：犹太教是“伦理一神教”（ethical monotheism），把救世的观念发展为对神圣上帝的不断回应，它使人类对提高伦理道德担负起永无止境的责任；救世主义能够对我们的社会作出不断发展的评价。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他重新恢复了安息日及其他一些宗教习俗以及以色列人特殊使命重要意义。

由于改革派强调“普世”（Universalism）观和与“东道主”国家的主流文化相适应，因此，改革派一开始不同情，甚至憎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the Zionist Movement）；然而，在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欧洲，当普世主义的理想被民族主义者的冲突所侵蚀，当某些人仍然固守反犹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Fascism），这使改革派的观点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改革派就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1937年改革派发表“哥伦布宣言”（the Columbus Platform）。同早期改革派发表的声明相比，该宣言力图在犹太教的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t）之间显示比以往涵盖范围更广的一个平衡点并对“恢复巴勒斯坦国”作出承诺。

1976年改革派发表“旧金山宣言”（the San Francisco Platform），该宣言反映了纳粹屠犹（Holocaust）对犹太人的冲击以及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家的强烈愿望。在本宣言中，人类的进步似乎少了一些信仰的色彩，上帝在这里似乎也变得不再那样清晰；这里，充满了对家庭生活、宗教仪式和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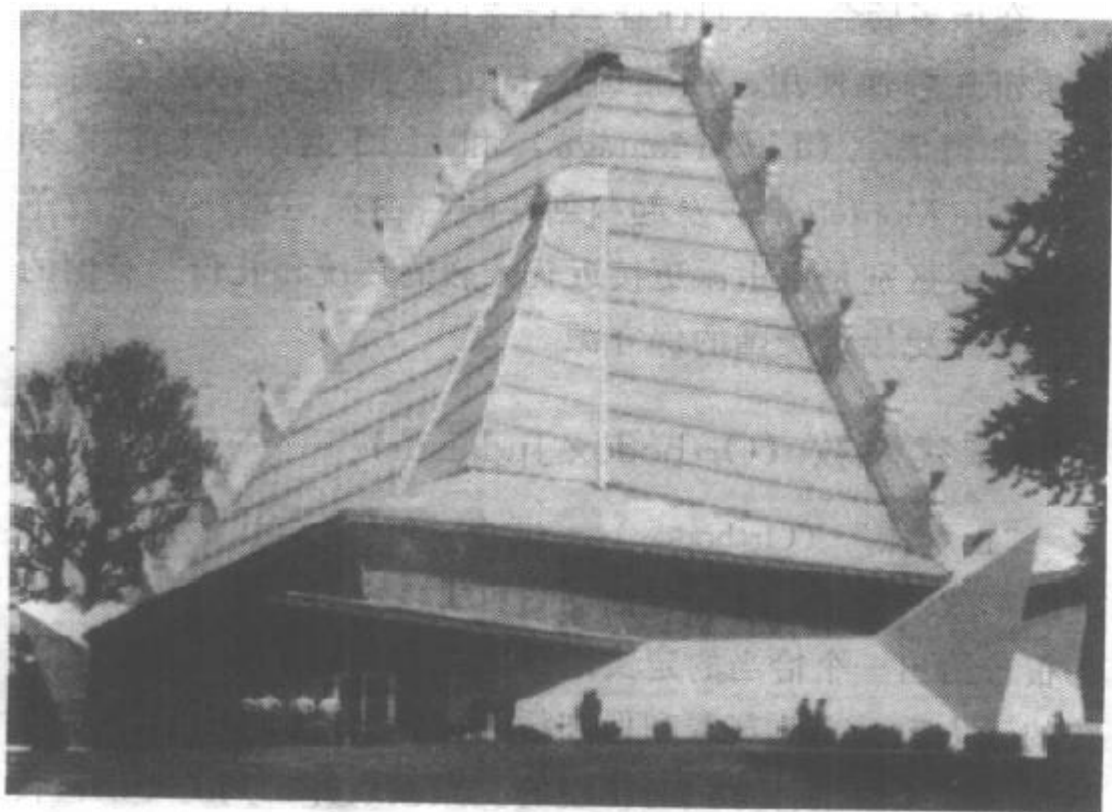


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生活的更伟大的礼赞；不久，“契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的思想也在改革派圈内诞生。

祈祷始终是改革派所关注的焦点。对纳粹屠犹的反思、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民族语言的要求，这一系列事件深深影响了改革派的祈祷内容，并表现在改革派最近出版的一些祈祷书中。今天，希伯来语在祈祷中已重新赢得主导地位，现代心理学和人类学又重新恢复了对宗教仪式和犹太民族的尊崇和关注。

改革派对祈祷仪式进行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大多数都十分有利于妇女。1818年汉堡会堂在妇女前面已不再有隔档，然而会堂只允许她们坐在楼座（balcony）以同男士分坐并且不允许她们当众诵读托拉。进入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向前迈出了巨大步伐。一位名叫瑞吉纳·乔纳森（Regina Jonas）的德国犹太妇女在犹太历史上首次获得圣职任命，在纳粹屠犹的殉难之前她曾担任拉比；1935年10月27日，由大拉比麦可斯·迪那曼（Max Dienemann）任命，她在“德国自由拉比联盟”（the Union of Liberal Rabbis）任职。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拉比会议中心”（the 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曾效仿基督教新教教派的作法，允许任命女拉比，但直到1972年，萨利·普利桑德（Sally Priesand）才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辛辛那提“希伯莱联盟学院”任命的女拉比。

今天，改革派犹太教，尤其是在美国，已经使传统的犹太法降到个人法的位置。许多改革派拉比准备在“混合婚姻”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谓混合婚姻是指配偶双方中只有一方是犹太人。1983年“美国拉比会议中心”（简称CCAR）宣布：父母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犹太人（不仅仅限于



10. 美国现代改革派犹太会堂——美国宾夕法尼亚埃利肯斯 (Elkins) 广场的比斯·莎鲁姆会堂 (Beth Shalom)。由弗兰克·罗利德·怀特 (Frank Lloyd Wright) 设计。美国改革派犹太人称会堂为“Temple”而不是“Synagogue”。

母亲)，那么根据犹太法规，他们的孩子应该是犹太人，这一大胆尝试使两性关系更趋于平等。英国改革派的自由运动同 CCAR 的方向是一致的。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如何评价犹太人“可选择的生活方式”，改革派内部分歧很大，许多人甚至赞同同性恋者“结婚”。

在美国，改革派占美国犹太人总数的 35%；英国犹太会堂归顺改革派的约占 15%；在其他国家，包括前苏联，改革派的数量要相对少一些。在以色列，犹太教改革派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改革派的婚姻和改宗都得不到政府的承认。

在很多场合，人们往往会把“自由派”（Liberal）同改革派相互替换使用，但英国的自由派代表着1909年由莱利·蒙特高（Lily Montagu）和可朗迪·蒙特费罗（Clande Montefiore）发起和创建的自由派运动，它同改革派的主要区别是自由派更接近犹太教的传统和礼仪；英国的改革派则更接近美国的保守派。

### 正统派犹太教（Orthodox Judaism）

“正统派”（Orthodox）一词在1807年首次使用，德国的改革派使用这个词来指他们的对手传统主义者。但这一词却很难给出一个恰当的定义，只能说它涵盖了所有形式的传统的犹太教；当改革派和保守派先后建立各自的组织并颁布特殊的纲领以某种方式对传统的犹太教展开批判的时候，传统的犹太教被抛在了后面，这是否可以成为对“正统派”一词的一般性解释？

当然，当代正统派犹太教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例如，正统派包括派别众多的哈西德派，尽管哈西德主义在它产生的时代被认为是“异端”和“改革主义”；哈西德主义提倡神秘的中介，主张在神、人交互中得到信仰的喜悦。正统派还包括众多的哈西德主义的反对派（mitnagdim），哈西德主义的反对派对立陶宛塔木德学院派（yeshivot, Talmudic Colleges）影响最为深远，该派强调加强研读塔木德经文中犹太律法及其他拉比文学的价值。

正统派中也有“现代”和“温和”之分。正统派中的现代派与温和派试图在犹太传统、当代文明及地域文化之间作一些调和，使犹太教更适应当代社会。像德国的著名拉比参孙·拉斐尔·希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ch, 1808—1888

年)和立陶宛拉比以色列·撒兰特 (Israel Salanter, 1810—1883年)就是其中的代表。希尔施提出“用本土文化来解释托拉”的概念 (Torah with the way of the Land)。作为“伦理运动”(Musar Movement)的创始人,撒兰特特别地致力于强调个人的伦理和精神自律,在他任耶希瓦学院 (Yeshivot) 校长 (mashgiah ruhani) 时具体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作为校长他的任务就是要鼓励学生展开自我批评并使他们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

因此,正统派犹太教在实践中带有各种各样的“地域”色彩,而没有通过极端手段使犹太教的构建形成固定模式。阿什肯那兹 (Ashkenazi, 以德国为主,主要指欧洲北部)犹太人和塞法迪克 (Sephardi, 以西班牙为主,主要指南欧、北非和中东)犹太人有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习俗,这种差异主要是根植于各地文化的不同,而习俗的不同构成了当代正统派的主要特点。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偶尔也会产生一些误会和摩擦,例如在以色列,塞法迪克犹太人的领袖们常常抱怨阿什肯那兹犹太人比他们更有特权接近政府官员,但这种分歧很显然是一种文化差异而非宗教差异。

尽管正统派内部存在种种分歧,正统派的领袖们还是试图对正统派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或者说哪些派别可以被称为“可信的”和“真实托拉”的犹太教。一种界定方法是强调犹太律法 (halakha) 为最具约束力的法律,另一种方法强调:坚信西奈山的神圣启示 (Torah min ha - Shamayim), 则属正统派的范畴。其实,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界定方法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首先如果按犹太教的教条来界定犹太教,这本身已经背离了犹太教的传统,即使有这样的先例可援,例如,在迈蒙尼德的著作中。

而且不幸的是，教条本身还需要根据当代学者的观点重新加以阐述；如果按纯粹的中世纪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教条，那么，那些自称为正统派的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将会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但是如果按其他方式来解释这些信条，一些所谓非正统派的犹太人也会声称他们的信仰是正统派信仰。

因此，最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去作任何试图界定正统派的尝试。我们可以把那些自称为正统派的组织简单地列一个表，并注意每个组织中个体的数目，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可以很灵活的来解释他们的信仰。

在以色列，正统派是官方认可的惟一犹太教形式，只有正统派拉比有权力对犹太人的婚姻进行调解并有权力确认犹太人的身份，尽管对非正统派婚姻的承认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从世界范围来看，除北美外，成为犹太教一员的大多数人名义上都是属于正统派，尽管从个人信仰角度来说，正统派的信仰已经在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上非常接近那些改革派。

像以色列正统派首席拉比、欧洲拉比会议（th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Rabbis）、美国拉比会议（the Rabbinical Council of American）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团体和组织，他们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和影响力，但他们没有一个总体的共同行动纲领。因为依据犹太法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受到“托拉的编纂者和注释者等诸多犹太先贤”（Torah sages）的强烈影响，而当代的正统派人士对那些犹太先贤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和偏爱，因此，世界各地的正统派组织要想达成一个共识是非常困难的，但时代要求他们在诸多方面作出回答，这些方面包括：宗教的祈祷仪式、为捍卫犹太教所进行的战斗及和平努力、医疗道德、民事纠纷、妇女地位等。尽管正统派

各组织之间存在的分歧很多，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都相信这样一个命题：托拉律法是神圣的起源，它具有永无谬性，关于这一命题，历代的犹太先贤作了各自不同的阐述。（见第九章的例子）

### 保守派犹太教（Conservative Judaism）

如果说德国的 Z·弗兰克尔（Zacharist Frankel, 1801—1875 年）是保守派犹太教的思想之父，那么，所罗门·谢克特（Solomon Checheter 1850—1915 年）则在美国举行的一次关于犹太神学的学术会议上发起了犹太教保守派运动。同正统派一样，保守派承认犹太律法的中心地位，但同正统派相比，保守派更积极主张根据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来调整犹太法的改革；保守派坚持认为：犹太教在同周围文化进行积极交流和接触的同时，还必须要在最关键的时刻坚持犹太教最本质的民族精神实质。对圣经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宗教文献，保守派采取了现代历史批评主义的态度。

1983 年保守派以多数票通过妇女有任命圣职的权利，但对这一决定，保守派的一些拉比们却认为，妇女担任圣职违背了犹太律法的限制，一旦允许妇女担任圣职，保守派将会永远脱离作为“犹太教传统派联盟”（the Union for Traditional Judaism）的一员。

在美国，犹太教保守派的力量最强大，是最大的犹太教派别，在以色列和英国，人们用希伯来语称保守派为“玛绍特”（Masort），保守派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在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但却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尽管在北美保守派占犹太新教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在其他地区，保守派却遭到抵制。

## 犹太教重建主义 (Reconstruction Judaism)

犹太教重建主义是建立在哲学家莫迪凯·M·卡普兰 (Mordecai M Kaplan, 1881—1983年) 的哲学基础之上的, 而最终对重建主义起推动作用的是 1968 年创建的“重建主义拉比学院”。重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 根据当今的思潮和社会情况来重新定义犹太教, 包括犹太教的一些基本概念, 像上帝、人民、托拉和一些习俗 (机构), 例如犹太会堂等。重建主义的运作是通过共同参与的“沙瓦” (Chavura, 论坛), 在这里, 拉比只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个领导者, 人们通过一致的意见达成协议。重建主义运动自发起之日起, 妇女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同男子具有平等的地位; 1968 年以来重建主义便认为, 一个人只要其父母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是犹太人, 那么他 (她) 就应被犹太社区视为犹太人。尽管在美国和以色列重建主义的组织现在还不多, 但其思想对其他教派的影响却是有力地 and 深远地。

## 第八章 20 世纪的犹太教

---

进入 20 世纪后，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科学的发现和历史批评主义不断对神圣教条的真理与可靠性提出问题；西方世俗政府的发展，也在不断削弱宗教领袖的力量。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已不再看重人种、肤色、性别和宗教的差异，而把追求平等和广泛的人权看作至关重要。追求正确的信条被认为既不重要也毫无意义；人们按自己的方式来追求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即使是在两性关系方面也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被逐步认可了。

大多数人放弃了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一部分人是因为他们发现宗教经不起科学的推敲；还有一部分人发现宗教生活使他们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而更多的人则是因为宗教生活使他们的个人自由受到了限制，而他们把个人自由看作是最基本的人权。

如果说西方的基督教受到了最大冲击，那么西方犹太教所受到的冲击仅次于基督教，因为孕育了现代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土地是西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共同家园。

与此同时，与一个世纪前人们所坚信的人文主义（humanist）相比，宗教似乎具有更强的韧性和持久性。例如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期，七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对宗教的蔑视并没有彻底消除人们的宗教感情。在犹太教世界，哈西德教派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广为人知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作为正统派的主流教派，哈西德派同正统派的其他派别一样迅速瓦解。然而，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哈西德派又开始复兴



并很快对正统派的其他教派产生影响。巴力·太沙瓦运动 (Baal Teshuva Movement) 使人们发现了犹太教发展的“根”，犹太教因此又获得了“新生” (reborn) 并获得了发展的动力。

同其他宗教一样，犹太教也被迫屈从于某些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和道德，并被迫采取同其他宗教一样的措施。然而，在 20 世纪的两大事件中，犹太人发现他们处在事件的中心和焦点，而这些事件又反过来对犹太人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第一个事件是纳粹屠犹——这是一次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事件，从 1933 年到 1944 年，大约有六百万中欧犹太人被杀。第二个事件是以色列国的成立。

在本章中，我们将简单回顾四个方面并从这四个方面来探讨犹太思想在 20 世纪的发展。

## 犹太复国主义<sup>①</sup>、宗教和以色列国

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t) ——指以色列人民返回以色列土地的强烈愿望——显然，犹太复国主义植根于圣经，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在圣经中预言“巴比伦囚徒”将重返他们的故土。当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多国托管联盟” (the League of Nations' Mandate Palestine) 之时，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成立“皮尔委员会”<sup>②</sup> (the Peel Commission)；1937 年大卫·

---

① 又称锡安主义。

② 巴勒斯坦多国托管联盟于 1936 年成立皮尔委员会，负责调查巴勒斯坦问题并提出确保和平的方案。1937 年皮尔委员会发表一份报告，建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即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分治计划遭到以大卫·本·古里安为首的部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反对。

本·古里安 (David ben Gurion, 1948 年任以色列国首任总理) 在他的证词中曾向皮尔委员会的成员宣称: “我们的圣经是不能被任何人托管的, 但圣经却是我们的代言人。”

### 以色列/巴勒斯坦

自 70 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后, 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政治历史。

圣经中规定以色列的边界是约旦河两岸的土地, 但今天已不可能确认它的全部疆界。“巴勒斯坦”这一名称也是指约旦河两岸地区。现代以色列国家占有圣经中所规定土地的九分之一; 其他地区包括约旦、被占领地区 (现为巴勒斯坦人自治地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

70—395 年	由罗马人直接统治
195—638 年	拜占廷统治
638—1072 年	阿拉伯人统治
1072 年	塞流柱统治
1099—1291 年	十字军入侵
1291—1516 年	马木路克统治
1517—1917 年	奥斯曼·土耳其统治
1920 (22) — 1948 年	英国在各国联盟的名义下实行委任统治
1947 年 8 月 29 日	联合国决定成立在政治上独立但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分治国家——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及其郊区由联合国实行托管。分治计划得到犹太人的拥护但得到阿拉伯人的反对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国宣布独立
1948年5月15日	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阿拉伯五国联军同以色列宣战。中东战争开始
1956年	苏伊士战争
1967年	6日战争，埃及阻止以色列进驻红海。以色列反击阿拉伯数国联军，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西奈、西岸地区、加沙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1969—70年	反击以色列的“消耗战争”
1973年10月	第五次阿以战争（或赎罪日战争）
1979年3月26日	在华盛顿签署埃—以和平协议 <sup>①</sup>
1982年4月	西奈正式归还埃及
1982年6月	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黎巴嫩的基地并在黎南部建立永久性“安全地带”。
1987年10月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爆发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统治的起义
1993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奥斯陆（Oslo）签约，承认巴勒斯坦人自治
1994年10月	以色列和约旦签署和平协议

<sup>①</sup> 即戴维营和平协议。

1995 年 10 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第二轮奥  
斯陆协议

(Interim Accord Oslo II)

大卫·本·古里安尽管对圣经充满了热爱，却是一个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当代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神学家在他们的论述中充满了矛盾的心理。这其中的许多人，像宗教学者埃沃·库克（Rav Kook 或 Abraham Isaac Kook, 1865—1935 年，是现代巴勒斯坦第一位首席拉比）已经成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缔造者；犹太神学家们认为，现代以色列的建立是为了实现圣经中先知的意愿，至少是在开始实现先知的意愿。还有一些宗教学者，像哈西德派人士所特玛（Sotmar）则认为：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必须按照弥塞亚救世的意愿，国家的管理必须依据“真实”的托拉律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圣经中先知的意愿。但是，现代以色列国家是不可能按照宗教学者的尺度和标准来进行运作和管理的。

大多数犹太人，包括一些世俗人士，认为建立以色列国是为了实现犹太人拥有自己“国家”的渴望和梦想。几千年来犹太人客居他乡，处在少数民族的地位，被迫远离宗主国的主流社会不能获得居住国完全的公民权。犹太人强烈地感受到只有“回到自己家园”，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才能够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些历尽苦难的犹太人把以色列国看作是“人间天堂”，如果在纳粹屠犹期间，以色列国已经存在，那么犹太人就不会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而且，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将会努力使那些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犹太人摆脱被压制和歧视的命运，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完全按犹太生活方式生活的机会。

### 犹太教在以色列国家的法律地位现状 (the status quo)

以色列的立法体系以世俗主义为基本准则，并继承了英国托管时期的立法体系。今天，以色列国家没有成文宪法，政教关系是以犹太教在以色列国家的法律地位现状为基础。关于以色列国家的政教关系，以法律现状为基础，其规定由四部分组成：

1. 犹太教的安息日和其他节日是国家法定的公共节日。
2. 犹太教所规定的“可食之物” (Kosher food) 应代表国家的公共习俗。
3. 关于个人地位 (婚姻、离婚及财产继承等诸多方面) 听从拉比法庭的裁决。对于非犹太人，个人地位由他们自己的宗教法庭或部落法庭来裁定。
4. 公立学校既开设世俗课程，也开设国家法律所承认的惟一教派犹太教正统派的宗教课程。其他宗教团体允许拥有自己的宗教院校。

1980年7月23日，以色列议会 (the Knesset) 颁布一项法案规定：当法庭依据成文法、案例及类推法不能对某个案例进行裁决时，就必须依据以色列自由、公正、平等和以色列爱好和平的传统进行裁决。

由于犹太人缺少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几乎包括了整个拉比犹太教时期，犹太神学家不得不去寻求居住国在“政教关系” (Church - State) 诸方面出现的许多问题的答案，而这些问题在犹太教早期实践中

没有出现过。

在当今以色列，人们对政教关系展开了广泛地生动地争论。

世俗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宗教？而民主立法又将在何种程度上限制宗教势力？

继续由宗教法庭来调解婚姻还是应该设立世俗的婚姻登记处？

制定什么样的宗教立法才能使所有的宗教和派别，包括犹太教、宗教少数派及所谓的宗教“异端”感受到宗教立法的公正性？特别是，为什么只有犹太教正统派拉比才有权调解婚姻，而改革派和保守派拉比，还有基督教和穆斯林的领导却没有这种权利？

对传统的犹太律法所严格限制地一些行为，例如，堕胎、医学实验和人体解剖等，对此，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

怎样同周边不同信仰的国家建立持久的和平关系？

是否有正义战争？如果有，战争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这些争议的出现出自一个新奇的概念“纯洁武器”（to-har ha-nesheq），这个概念特别地要求战斗中的军队要采取特殊的冒险行为以避免伤害非战斗人员并使敌人的死伤率达到最小。

按何种方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应该为其他国家提供武器援助或提供救济金？

是否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生活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以色列人，即使有些不是宗教信徒，也应该读《圣经》和“拉比文学”并将这些作为他们人民历史的一个部分。作为所有以色列人的共同遗产，圣经和拉比文学不仅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之间的分歧，因为他们对共

同遗产的理解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消极派人士评论说，世俗主义者和宗教人士如果不是为了共同的军事防御目的他们不会走向联合，国家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分裂，这一点我们无法确定，但出现紧张对峙局面将是毫无疑问的。

## 对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

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作为一个神学流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但犹太人对待罪恶和苦难的态度，其基本思想则出自希伯来圣经，而且在犹太神学中这一基本思想已成为一个不间断的主题。

示玛祈祷原则（Kiddush Hashem，意思是“遵从上帝的圣名”）的基本思想是：当面对巨大压力和苦难的时候，犹太人必须要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绝不能同杀人者、性乱者和偶像崇拜者合作。显然，面对纳粹分子的暴行，在极端的压力下，许多犹太人仍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准则，严格遵守犹太法，拒绝同他们的敌人合作。他们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对上帝的、对自己信仰的忠贞不渝。也有一些犹太人面对死亡表现出对信仰的动摇，然而希特勒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们放生；在所有被屠杀的犹太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信仰的殉难者。

艾法莲·欧什瑞（Ephraim Oshry）拉比是纳粹屠犹中的幸存者，当他被关押在立陶宛的科夫诺（Kovno, Lithuania）集中营时，犹太人带着自己的疑问来找艾法莲拉比，希望他给予解释。艾法莲拉比把人们的问题及他的回答写在纸上，这纸是从一个水泥袋上偷偷撕下来的，最后，他把所有的文稿放在一个坛子里。战后，他把这些文稿公诸于世，文稿中记录了“集中营的日常生活，人们吃的食物，拥挤的

营房，破旧的鞋子，满身的虱子，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这些特殊的问题和答案中……”

这些文稿的题目依次是：“犹太人被迫把托拉经卷撕成碎片”、“安息日为奴隶劳工诵读托拉”、“为殉难者祝福”、“用洗礼证书自救”、“集中营内的避孕工具”、“忏悔”。下面我们用工稿中一个简短的问题和答案作为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的犹太律法在犹太集中营中曾给予那些活着或已经死去的犹太人多么神圣的意义。

在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科夫诺集中营的犹太人……，我们被德国人像奴隶一样驱使；我们被迫日夜工作而得不到休息；被迫挨饿而得不到任何报酬。德国人宣布要将犹太人全部消灭，我们完全失去了对命运的把握，大多数人将会被杀死。”接下来是犹太难民向拉比提出的问题：“如果再按犹太习俗在每日的早祷中赞美上帝‘把我们从奴隶的地位拯救出来’是否还恰当？”艾法莲回答说：“关于祈祷的最早戒律告诉我们：赞美上帝不是因为上帝给予了我们肉体的自由，而在于上帝赋予了我们精神上的自由。因此，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不能停止对上帝的赞美。相反，尽管现在我们的肉体受到禁锢，我们却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虔诚的赞美上帝，并以此向我们的敌人显示：作为人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是任何暴行都不能禁锢的。”

对犹太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传统的解释所依据的最有力的论据不是强烈的原罪意识，而是死后复生的犹太信条。死后复生的犹太信条，可解释为肉体的复生，也可解释为精神的永生或两者的结合。这种解释以正统派为主。还有一些犹太人由于受卡巴拉派的影响，采用“灵魂赋予新的肉体”（reincarnation）这一概念来解释那些无辜儿童所遭受的苦





11. 犹太人被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 (Auschwitz)。德国人告诉这些犹太人，他们将被送到一个“度假营地”，实际上，他们正在被运往历史上最大和最惨无人道的杀人工厂。这将是他们人生的最后旅程。

难。也有一些犹太人认为：那些没有信仰的以色列人同叛教者、主张同化者以及犹太教改革派所描述的托拉立约，他们破坏了上帝同以色列人的真实约定，纳粹屠犹正是上帝对这些人的惩罚。大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纳粹屠犹中死去的或幸存下来的人们的一种污辱性说法。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信上帝独一，我们必须怀着对上帝的爱来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匈牙利拉比沙米尔·达伍德·乌加尔（Shmuel David Ungar）的这段话准确的表达了那些怀着朴素信仰，口念犹太信条（迈蒙尼德所定的十三种信条）和示玛（Shema，见《申命记》6：4—9，承认上帝独一，宣誓对上帝的爱并遵从上帝的诫律）走进毒气室的普通犹太人的心愿。苦难使他们陷入迷惘，但他们的信仰最终战胜了邪恶，按传统的说法，他们准备为“上帝的圣名”（Kiddush Hashem）而献身。即使在苦难最深重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表达对上帝的爱。

在纳粹屠犹中殉难的一些正统派人士怀着一种强烈的意识：犹太民族所遭受的巨大苦难暗示着救世主弥塞亚即将来临和随后赎罪日的到来；随着战争的结束和以色列的建国，这种意识在正统派中间变得愈来愈强烈。宗教锡安主义（Religions Zionists）认为纳粹屠犹和以色列国家的最后建立是“弥塞亚降临前的痛苦”。

“上帝特征的隐匿”（God being “hidden” features）这一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变得愈来愈强烈，或许因为“上帝特征的隐匿”这一观点在神秘主义的卡巴拉派那儿得到了充分发展。“上帝特征的隐匿”同“米德拉西”（the Midrash），更同“舍金纳”（the Shekhina）的上帝观密切相连，犹太人被“驱逐”出以色列的土地，因为“上帝永远与苦难中的人们同在”（《诗篇》91：15）。

维厄瑟尔（Elie Wiesel）是著名的犹太作家，也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关于纳粹屠犹的题材最为有名；他的故事是对纳粹屠犹的“叙事体评论”。在他的作品《森林之门》（*the Gates of the Forest*）中，他提出一

个尖锐的问题，“上帝在哪里？”作者让一个被纳粹吊在绞刑架上的儿童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的剧本《审判》（*the Trial*）中，表达了作者对上帝的愤慨，上帝被送上了审判台，然而在剧本的最后，当上帝被宣判有罪时，法官站起来说：“现在，让我们向上帝祈祷。”

理查德·鲁宾斯坦（Richard Rubenstein）也受驱使，否认传统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Lord of history）的信仰，因为上帝没有去拯救他的信仰者。尽管他拒绝了无神论（atheism），但强调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都应该采纳以异教徒或亚洲模式为基础的非一神论宗教形式，并在充满象征主义（Symbolism）的圣殿偶像中发现最深层次的精神源泉。

埃米尔·法根海姆（Emil Fackenheim）作为一个自由的存在主义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是建立在抵制那些因纳粹屠犹而对上帝全盘否定的思潮之上的，他肯定了上帝在历史上的存在，并认为：“纳粹屠犹以后，‘犹太哲学的重构’（Aphilosophical Tikkun）是可能的，因为在纳粹屠犹期间重构过程就已经开始，尽管是零星的”；以色列人的“重生”、以及同采用自我批判态度的基督教建立新的对话关系是犹太哲学重构的关键。法根海姆还强调指出：除了犹太教传统的613条教规外，还应再增加第614条教规——对那些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他们应该牢记一点：永远不要对上帝绝望，至少我们在希特勒死后获得了胜利。

### 纳粹屠犹的事实

许多人更喜欢用希伯来语“破坏”（Shoah）来描述纳粹灭绝犹太人种的暴行，因为“破坏”比纳粹屠犹少了一些神学理论上的包袱。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立即按他许诺地那样制定了反犹太法，规定：任何人只要其祖父母的任何一方或双方是犹太人，在人种上就被定为犹太人。犹太人写的书被烧毁，犹太商店遭到德国人的联合抵制，犹太人被从某些职位上赶走。1935 年纳粹制定了“纽伦堡法”（The 1935 Nuremberg Laws），该法进一步加强了反犹力度，并很快把它推广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8 年 11 月 9 日到 10 日，德国发生著名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事件，犹太会堂被毁，犹太商店被掠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

随着德国军队入侵波兰，波兰的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在那里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其余的人死于严酷的生活环境。

1941 年在（柏林）的万塞（Wannsee），纳粹决定对犹太人实行“最后的解决”（Endlösung），即从肉体上全面消灭犹太人。犹太集中营主要建在中欧的奥斯维辛（Auschwitz）、贝尔森（Belsen）和其他地方。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押解到这些集中营，成千上万的人被惨无人道地杀死，德国纳粹通常先用毒气把犹太人毒死，然后再集中放进焚化炉焚烧。许多犹太壮年人在被杀之前像奴隶那样强迫劳动。在对犹太人实施屠杀行为之前，德国人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对犹太人极尽污辱和诋毁。在二战期间，纳粹共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战争前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二战期间其他民族也遭受了深重灾难，但只有犹太人，或许还有一些吉普赛人（Gypsy），完全是因为种族主义而遭毁灭的。

J·D·索罗维斯克 (Joseph Dov Sloveitchik) 更诗化、对上帝和历史的理解更传统一些,他说:“在恐怖的深夜中……,在上帝隐匿之夜……,在那些怀疑者和变节者的心中……响起敲门声,这是一种爱的扣击,是上帝在犹太人生活中显示他的七种伟大的启示——政治、军事、文化、神学、生活价值、公民权和以色列土地的繁荣”。

关于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所给予我们的答案同人们在早期犹太传统的渊源中所发现的答案惊人地相似;通过苦难得以救赎的理论变化最大,神学家们对犹太人的当前处境非常敏感,他们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社会透视的眼光,重新对古老的救赎思想加以解释。以鲁宾斯坦为代表的一批神学家,强烈主张对传统概念上的上帝重新加以修正,即使像鲁宾斯坦这样极端的神学主张也一直在遵从一个更为古老的神学思潮,这是对尼采 (Nietzsche) 哲学的回应所迸发出的火花。

## 上 帝

为什么犹太人在星期一要诵读《诗篇》第48章,来庆祝上帝从侵略者亚述人 (Assyrian) 手中归还耶路撒冷?以色列·李普舒兹 (Isreal Lipschütz, 1782—1860年) 是著名的《密西拿》(Commentary) 评注家,他以经常连续三天禁食而闻名。李普兹对此的解释是,犹太人在星期一诵读《诗篇》第48章是延续星期天对上帝创世的赞美(《诗篇》第24章),它表明上帝创世后并没有“退回天空休息从而忽略他的孩子们”,他从天堂来到西奈山,向人类显示他的启示。

对此有两种尖锐的批评。他首先拒绝了犹太人(还有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的中世纪宗教哲学思想,中世纪犹太宗教

哲学认为：上帝的功能，作为一切抽象存在的第一推动力和渊源，远远超出人的理解力。李普兹同时也拒绝了 18 世纪相当盛行的“自然神论”（Deism）哲学，自然神论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距离无限遥远，上帝也不会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发生联系，上帝也不关心人们对宗教信条的争议。李普兹的上帝观认为：上帝同人类非常接近，同时上帝也非常关心“他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为此上帝把启示显示给人类。

李普兹重新把握和认识到了圣经中和拉比传统中的上帝，一个生动的上帝，他深入到对人类的影响之中。李普兹以后的大多数犹太哲学家承袭了李普兹的这一上帝观，同时也彻底否定了中世纪哲学中抽象的、可定义的和一切存在的明证这样一种上帝观。

一旦提到一位关心的参与的上帝，就开始赋予了上帝一个特征。改革派思想家，像柯恩和莱沃·比克（Leo Baech），以及“现代正统派”拉比，像参孙·拉斐尔·希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h），他们认为上帝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上帝。在对托拉进行重新解释时，以希尔施为例，甚至对于祭祀体系中最深奥的一些细节，他们也给予伦理价值的极大关注，自此以后，《托拉》成为以色列人向世界宣明伦理道德的使者。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 年）和埃玛纽尔·利维纳（Emanuel Levinas）把信仰放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加以讨论。布伯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所有生命的相遇》（*Alles Leben ist Begegnung*）中声明：最关键的事情是，你必须摆正你同上帝（你和他）以及你与他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我和你，而不是我和他，I-Thou,

rather than I-It); 从这样一种关系出发, 是上帝的“天启”的实质, 是伦理行为的洋溢; 法律和法规不能代替“天启”的伦理和道德规范, 否则, 便是毁灭。

关于上帝的论述还有很多。卡普兰 (M. M. Kaplan) 说: 在犹太文明的进化中, 有一个非超自然的上帝; J. D. 索罗维斯克 (J. D. Soloveitchik) 说: 上帝的律法 (Halakha)、上帝的崇高的启示是通过一个完善的、一个预先设置的律法系统加以表述的, 上帝用来对抗和治愈人类分裂的方法, 隐含在科学的世界和宗教世界中。哈西尔 (A. J. Heschel) 说, 富有“人性”的上帝强调人类的感觉, 同人类共享希望、欢乐、忧伤和痛苦; 伯洛维茨、诺瓦克和哈特曼 (Borowitz, Novak, Hartman) 认为, 同人类立约的上帝, 他的伦理和宗教需求, 通过与他立约的以色列民族传递给全人类; 鲁宾斯坦和喀什纳 (Rubenstein, Kushner) 认为, 在纳粹屠犹期间, 尽管上帝没有拯救那些牺牲者, 但在上帝沉默和无为的表面下, 人类却发现了他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大卫·布鲁迈瑟尔 (David Blumethal) 说, 甚至可以“谴责上帝”, 但我们必须寻求与上帝和好的途径, 正像那些在父母手中受苦的孩子一样。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上帝, 上帝是存在的, 是生动的, 有影响的。上帝没有死, 他将引导我们走向另一个起点。

## 女权运动

18世纪晚期, 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 (The Industry Revolution), 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同时也孕育了欧洲的女权运动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也就是妇女解放运动 (feminism or Women's liberation)。法国大

革命期间，法国的妇女公共俱乐部曾提出这样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适合全人类，不分性别。

科学研究已经证明，男女之间所谓的许多不同，不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传统长期影响造成的差别。从语言自身来说，妇女（women）一词通过使用男性集合形式（men），妇女被看作是“无形的”和“其他的”，并使妇女从属于男性。现在，妇女组织十分强调家庭中男女的平等地位，并积极为妇女争取堕胎权，同时也努力使社会认同女同性恋者。那么，所有这些是如何冲击犹太教的呢？

《圣经》、《塔木德》和前现代犹太教（pre-modern Judaism），对族长制（Patriarchal）和社会权威模式采取认同态度。《圣经·创世纪》2—3（Genesis 2-3）讲述了上帝用亚当（Adam）的肋骨创造了夏娃（Eve），和亚当被引诱吃禁果的故事。吃禁果导致了理想天堂的丧失，并使夏娃处于低下的位置合法化。不管是好的形象（士师 Deborah，先知 Huldah）还是恶的形象（女王 Athaliah），只有在某些女权社会（女族长，Miriam, Ruth 和 Esther）或者男性社会中的少数例外，妇女才会显得出类拔萃和有影响力。所以完全可以说，上帝是男的。

但是《圣经·创世纪》1:27 已经相当明确地宣布：“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这句话暗示我们在使用“上帝造人行为”（model human behaviour）这一概念时不应该明确区分男人和女人。与此相一致，拉比传统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系统阐述，除了男性角色之外，结合了与女性相关的美德：“如何跟随上帝走？有没有记录说‘你的主宰上帝是熄灭之火’？人应遵从上帝的



启示，并在上帝的引领下前行。你也应该像上帝那样，给赤身者衣物以蔽体，探访病人而不弃，宽慰丧失亲人者以重新振作，埋葬亡人而有归宿”。显然男性特征在此没有强调。我们被规劝要效仿的正是上帝的关心与仁慈，而不是他在公正原则上的报复和强迫。

如果在犹太传统中上帝的女性形象的获取是有限的，那么再创造新的形象是否有意义呢？瑞特·克劳斯（Rita M. Gross）女士认为，在祈祷中一些我们熟悉的关于上帝的称谓应该变成阴性的。例如，ha-qedosha berukha hi——“the Holy One, blessed be she”（上帝独一，感谢主）——应该用在现在用阳性称谓的地方。她列举了需要译成犹太术语的五个基本女神概念：

- “对立面的一致性”或“含义两可的象征”；
- 可以联想到母亲的上帝形象；
- 创造的两个方面，母性和养育；
- 智慧的给予者、学者和学习的赞助人；
- 维护“性”作为神性的一个方面。

她做了如下的总结：

在漫长的世纪中，神的含义丧失了或受到了严重地削弱，以致当我们说到上帝时，好像她（他）只是一个男性，但如今恢复了神的本义。它们似乎同内在的可接受因素有关，和其本性有关，是该到恢复其本来意义的时候了。好比一个容器，内部的空间和轮廓曲线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介入与超脱，历史和发展，阐述、展现和一目了然！

犹太教重建主义自1968年创建以来，始终把女性放在同男性平等的地位，完全消除了性别差异。在妇女问题上，

重建主义已远远超出了其他教派。改革派是逐渐争取到妇女平等地位的，许多改革派成员正在尝试对祈祷仪式进行改革。例如，他们把祈祷词“上帝，我们的圣父，亚伯拉翰，以撒和雅各布”改为“上帝，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翰，以撒，雅各布和萨拉 (Sarah)，利百加 (Rebekah)，拉结 (Rachel) 和利亚 (Leah)”。犹太教保守派在遵从犹太教法的同时，也在努力争取妇女的平等地位，1983 年保守派决定任命一些女拉比，这在这一运动中引起异议。

正统派仍坚持在会堂祈祷中男女分座；不允许妇女诵读托拉；妇女不能算作“法定祈祷人数” (the prayer quorum)，当然，妇女更不能被任命为拉比。另外，正统派还严格遵从犹太教法中有关限制妇女权利的其他一些条款。即使这样，正统派也不能无视正以发展起来的女权运动，受女权运动的冲击，正统派已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公益事业，这不被看作同犹太教法相违背。本世纪初，在波兰发起了“贝尔·亚库运动” (the Beil Yaakov)，该运动主张发展女子教育。自本世纪中叶以后，正统派内部又掀起一场“新月运动” (Rosh Hodesh Movement)，要求承认妇女为“法定祈祷人数”和妇女受教育的权力。正统派的其他一些组织也主张采取积极措施保护正统派社区妇女的合法权益。

## 第九章 “永恒的律法”，变化的时代

---

快结束了。在这最后一章，让我们尽快地按顺序考察一些事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制订犹太法的拉比”（poskim）是怎样利用传统的律法来处理当代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如果《托拉》真地像它的信仰者所声称地那样是一部“永恒律法”，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它都应该成为解决任何问题的指南。一般的道德准则在《圣经》和《塔木德》中都可以找到，但对于一些特殊问题，《圣经》和《塔木德》却不能很容易地给我们一个清晰明了的答案。

在犹太教中，通过犹太法（halakha）可以为我们的特殊问题找到答案。因为犹太法原理的建立过程是以过去的史料为基础的。

现代生物科学和医疗技术在经济、立法和伦理道德诸方面产生了许多新问题，而犹太律法在形成过程中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新问题。我们在本章中的说明将全部来自这个挑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成千上万个拉比的“问答”（Responsa）已经被出版。目前，犹太律法在医疗伦理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最多，例如，在耶路撒冷的塞瓦·兹迪克（Shaare Zedek）医院，已允许人们对犹太律法的主导地位提出置疑；在一些大学的学院，例如，在比沙瓦（Beer Sheva）的本·伽雷昂（Ben Gurion）大学的医学院已把犹太医疗伦理学（the Jewish Medical Ethics）列入教学内容；一些拉比组织，像“美国拉比协会”（the Rabbinical Council of

America)，也定期对涉及医疗伦理的犹太法进行调整；犹太教各派别的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

保守派和正统派的拉比都声称他们的判定是以犹太法为基础，但保守派更强调律法的历史内容。

犹太律法的正确性并不能使所有的人都信服。但以理·H. 高迪斯 (Daniel H. Gordis) 认为：“对于人工授精 (AID)，正统派所真正反对的，不是因为人工授精本身违反了犹太律法，而是因为人工授精使已婚妇女因其他男人（而不是自己的丈夫）的精液而受孕这一行为；正统派所真正关注的是性关系、父母的身份及婚姻的自然特征。”但是假如这些是我们拒绝人工授精的基本争议点，但以理评论说，“那么我们应该依据这些争议本身所拥有的（本质内容）来讨论并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不是通过与犹太律法相关联的第二性的东西来模糊具有突出地位的犹太律法。”所以，他愿意不把犹太法原理作为一法规系统去分析，而是作为资料，在其中寻找人类意义的内含和神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即我们的医学伦理的制订应基于此。但以理的这一观点非常接近犹太教改革派和重建主义的立场。

埃雷特·道夫 (Elliot Dorff)，集中在人的生命终结这一命题上，认为正统派和改革派的观点都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正统派严格拘泥于犹太律法和先例，因此在实践中常常出现谬误和过于武断的推论，因为他们不承认在先例生成的年代同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医疗条件明显的差别。改革派失败在于借助“契约义务” (covenantal responsibility) 的概念，这本身缺乏犹太律法的约束力，同时，与自由主义的世俗伦理也没有太明显的区别。总体而言，埃雷特·道夫比较偏爱保守派的观点，认为保守派的观点分三个阶段。首先，研究

犹太教和犹太律法必须要同它的历史内容相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认同当今时代同犹太律法形成年代的联系和差别；而只有承认不同时代的差别，人们才能够借助传统的犹太律法来解决当代问题，不仅仅使用单纯的立法推理而且还使用“神学的思考来关注由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出的人类，即我们本身的一些自然特征”。

## 流 产

堕胎在犹太法中是被禁止的，但不认为堕胎就是杀人。既然不是杀人，就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当即将出生的婴儿威胁到母亲的生命时，堕胎比那种顺其自然以致最终威胁到母亲生命的办法更为可取。关于堕胎的基本原则形成于《密西拿》：“当妇女在生产时遇到生命危险时，如果孩子还在母亲的腹中，那么就要首先保全母亲的生命，因为母亲的生命要先于其他人的生命；如果孩子的大部分已从母腹中出来，我们就有责任来挽救这个小生命，因为我们不能在挽救一个生命的同时置另一个生命于不顾。”

显而易见，临产妇女被挑衅者（在这里指胎儿）所纠缠，看来处在一种受难者的境况，对此犹太律法规定：受难者应被挽救，为了挽救受难者即使牺牲纠缠者（这里指胎儿）的生命也是必须地。按照同样的逻辑推理，这一律法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大部分已经脱离母腹”的情况，因为即将出世的婴儿几乎完全是一个毫无意识的胎儿。17世纪波兰的拉比约沙瓦·弗克（Joshua Falk）在解决这类问题时认为：出生过程中的胎儿不能说他没有生命，因为他毕竟是自然世界的产物，也不能说母亲的生命先于胎儿的生命，但一个未出世的胎儿却完全不具备“人”的意识（nefesh，字面

意思是“心灵”，在这里指人的意识)，因此，尽管胎儿不能被滥杀，但他或她仍然只是一个“胎儿”，不能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亚·哈伊姆·巴萨拉彻（Yair Hayyim Bachrach 1638—1701年）认为：如果不是出于提高道德水准和抑制男女乱交的需要，人们是否会允许一个因通奸而有身孕的妇女实施流产手术，以避免因“怀有可指责的孽种”而带来的灾难性破坏？18世纪雅各布·埃米顿（Jacob Emden）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人们是否会允许那些身怀奸夫之子的妇女实施流产手术，以挽救她们可能遭到的毁灭性灾难，尽管她们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现在，对那些因怀孕而带来极大灾难和羞辱的妇女，如果胎儿不足四十天，政府已考虑准备允许她们实施流产手术。

进入20世纪，负责对犹太律法进行解释的两位拉比就是否准许堕胎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并使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这两位拉比是摩西·分斯汀（Moshe Feinstein 1895—1986年）和埃雷扎·亚胡达·沃顿伯格（Eliezai Yehuda Waldenburg）。当已经知道胎儿染有某种疾病，可能会造成先天性的身体和心智残缺或失明或失聪并有可能导致孩子在三——四岁之间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准许堕胎？沃顿伯格引用埃米顿的先例，认为为了避免对母子带来巨大灾难和悲剧，应允许堕胎，即使孕期已经超过了七个月。分斯汀反对沃顿伯格的观点，认为既然母亲的生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那么，实施流产手术尽管在技术上不能认为是杀人，但在道德范畴内作为一种杀人形式却应该被禁止。分斯汀非常关注当今美国社会正在不断上升的一种趋势：美国社会各界，包括医疗界及一些个人团体对堕胎表现出愈来愈

愈宽容的态度；出于对传统道德的强烈关注，分斯汀坚决反对堕胎。

犹太法中没有任何支持或反对堕胎的论述，它所关注的只是妇女的生命权要超过胎儿；男人的权利要超过女人。而在我们的讨论中所关注的仅仅是 a. 妇女自己的生存权，b. 胎儿的生存权。当我们强调胎儿的生存权利时，必然要同其他权利发生冲突；尽管我们所强调的人权概念仅指人出生后才赋予的一切权利。

没有任何犹太权利机构把这仅仅作为控制人口出生率的一种手段而允许堕胎。

## 人工受精

无论犹太律法支持或反对人工受精，它都会面对三大问题：

1. 一个已婚妇女不是通过她的丈夫，而是其他男人的精液而怀孕，而且不是通过自然的交配方式，那么，这样的妇女可否应认为是一个“奸妇”？她的孩子是否应算私生子？（mamzer，不合法）

2. 即使使用自己丈夫的精液，妇女在月经期或在月经期的最后没有净身时，人工受精是否可以进行？

3. 手淫在其他条件下是被禁止的，但丈夫或捐献者的精液该用何种方式提取？

尽管人工受精成为 20 世纪一个新奇的问题，但在塔木德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样的先例。塔木德提到一位处女在浴池中因偶尔吸收了沉淀在水中的精液而怀孕，在中世纪这个事例引起的争论很大。据西蒙·本·兹杜拉（Simon ben Zemah Duran 1361—1444 年）记载：一位非犹太人和一位拉

比曾告诉他关于他们认识的一些少女用这种方式怀孕的事例。也许他有点过分轻信，但即使这个事例纯属想象，作为法律上的先例也已经被确认。

拉比摩西·分斯汀认为：（从延续后代的角度看）人工受精作为一种性行为（的辅助方式）不应被禁止，也不能看作是通奸行为，用这种方式孕育出的孩子也不应该被看作私生子。他的这番议论不是鼓励人人都去实践人工受精，而是强调作为一种医疗辅助方式不应受到禁止。

分斯汀对人工授精的宽容态度遭到拉比雅各布·布雷茨（Jacob Breisch）的严厉攻击，雅各布·布雷茨斥责那种由捐献人（不是丈夫）提供精液的人工受精方式，认为这是一种邪恶的、应被禁止的和令人恶心的行为；但与此同时，他却认同了由丈夫提供精液的人工受精方式，认为以这种方式出生的孩子应看作合法，母亲也不能被看作奸妇。雅各布·布雷茨对人工受精的态度似乎更强调犹太社会的公共关系而不是犹太律法；他感到在道德问题上犹太人不应该比基督徒更为宽容，他认为应该像天主教那样严厉谴责人工受精这一行为，如果犹太人对这种行为过于宽容，那么犹太教的尊严将会受到贬低。分斯汀立即拒绝了这种观点，这或许反映了美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不同态度。

分斯汀的激烈反对者，塞特玛（Satmar）哈西德派拉比约·泰特保莫（Joel Teitelbaum）认为：一个已婚女子如果因其他男人（而不是她的丈夫）的精液，以任何方式，包括因沉淀在水中的精液或以人工受精的方式而怀孕，那么就应该判定这种妇女为“通奸”。但是，分斯汀会毫不困难地在犹太律法中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支持，他认为许多反对人工受



精的拉比，其观点都缺乏犹太律法的支持。

## 安乐死

有三种形式的“仁慈致死”方法可以考虑。“优生安乐死”（Eugenic euthanasia）是对那些严重伤残或丧失社会意识的个体实施的一种“仁慈致死”法，“优生安乐死”在犹太教内部得不到支持。其他两种是“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即采用药物或其他治疗方式使垂危病人尽快摆脱病痛；消极安乐死即停止治疗允许垂危病人自然死去。这两种形式的安乐死目前在犹太教内部争议最大。

在早期拉比经典中有一种较为模糊的说法，“从各个方面来说，垂危病人也应该被看作是活人……，人们不可以固定他的下颌，使他停止张开……不要移动他……人们不能把垂死之人的眼睛闭上。如果任何人去碰或移动垂死之人，那么垂死之人将会发生血崩，正像拉比梅阿（Meir）所说‘这就好像摇曳的火苗，任何人只要轻轻一碰，他就会立即消失’，而且如果一个人把垂死之人的眼睛关闭，就等于拿走了他的生命。”（除了上面的规定外）主要规定还有：如果有些事情，例如，伐木的声音——会阻止“心灵的逝去”，因此为了让垂死之人平静的死去，人们应该停止这些活动。

早期犹太经典关于临终关怀的这两大原则构成了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的主要区别，安乐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犹太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使之更加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按犹太传统，积极安乐死通常被认为是谋杀，而消极安乐死在某些情况下是许可的。医生总是尽最大努力来挽救和延长病人的生命，即使是短暂的时间，即使让病人忍受巨大的痛苦。现在，一些犹太权威人士认为撤回“生命支持”

(life - support) 的手段不像在犹太律法经典中所提到的“消除伐木的声音”；“生命支持”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手段，而对死亡来说，任何外在的事物都是一种障碍。关于其他的一些差别我们还不能确定。

沃顿伯格认为应允许对那些垂危病人使用麻醉药和止痛药以缓解他们的病痛，即使这些药物会压迫呼吸系统的活动或会加剧病人的死亡，假如情况许可的话，给病人用药的目的仅仅是缓解病人的痛苦。而且，对于那些身患绝症，不可逆转的病人，不要引进“生命支持”的人为手段，尽管现在人为的“生命支持”仪器已经连在了那些病人身上，但根据犹太法规定，连在那些垂危病人身上的仪器在病人去世之前不应该被断开。为了避免与犹太律法关于死亡的后一条规定发生冲突，沃顿伯格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建议在病人的呼吸器上安装一个自动计时器，在规定的时间内使呼吸器自动与病人脱离。人们或许会采取更积极的决定来继续他们的治疗，但这种做法通常不被采纳，除非病人或病人的家属有这种治疗愿望。

20 世纪的陶塞费特·雅各布·太姆 (Tosafist Jacob Tam) 似乎在暗示人们为了使个人生命避免遭受巨大痛苦，应允许人们采取积极行为来结束病人的痛苦，尽管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仅仅指在拯救个体沉重罪孽这个意义上说的。比龙·L·萨瓦 (Byron L. Sherwin) 也曾引用陶塞费特的话和他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重新思考积极安乐死这一行为；作为正统派成员，这些观点是相当超前的，尽管保守派和改革派早已在这一问题上担负起责任。

即使人们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我们也要采取一些消极措施来加速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人的死亡，许多犹太法学

家认为：为了他或她解除痛苦而进行祈祷是许可的。塔木德本身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显然是许可的，例如，犹大·哈一纳西的女仆在看到主人痛苦时，曾真诚地为他祈祷，“那些在上的（例如，天使）追随着先生，那些人间的（例如，犹太的朋友和门徒）追随着先生，或许在上的要最终胜过那些人间的。”19世纪，土耳其拉比哈伊姆·佩莱格（Hayyim Palaggi）认为：最好由与病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为病人祈祷，因为病人的亲属此时由于悲伤，内心不平静，不适合为病人祈祷。

## 母亲身份的代替人

按照犹太法，母性（maternity）和父性（paternity）是同“自然”的父母关系相连的，即使通过法庭、通过法律上的收养手续也不能改变这种自然属性。如果一位妇女移植了她人的卵巢、卵子或把她人腹中的胎儿移植到自己体内，通过这种方式生育出的婴儿，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婴儿不属于这位妇女，而犹太法却允许这位妇女成为一名受尊敬的“母亲”，即使是养父母，也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养子的尊敬。那么，遗传意义上的母性关系和妊娠意义上的母性关系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影响人们对继承关系及乱伦的评判？还有，作为头生子的赎罪仪式将如何进行？这一切都要取决于犹太教对这一行为的态度。

现代正统派似乎已准备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胚胎移植在某位妇女的身上发生，即使随后胎儿被移植，那么孩子也应该属于这位妇女。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胎儿的移植必须在怀孕四十天之内进行，因为四十天以内的胎儿还“仅仅是一团水”。如果靠试管产生胚胎，那么通过胚胎移植受孕

并最后使胎儿出世的妇女应该是孩子的母亲。同样，通过卵巢移植而受孕的妇女也应该为孩子的母亲。

显然，正统派是有意忽略对遗传因素的考虑，至少，她们是站在犹太传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自然会忽略遗传因素的考虑。《塔木德》对性再生产角色的理解是：父亲为下一代的产生提供“种子”（seed）而母亲则是孕育后代的“土壤”（soil），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由父母双方为后代提供基因是不同的。因此，J·大卫·布莱什（J. David Bleich）对塔木德章节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配子（the gamete）的产生是母性认同建立的前提”；犹太律法生成的年代，人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配子”，更谈不上对“卵子”的了解。

## 结 论

当对犹太律法进行裁决的拉比（poskim）从《圣经》、《塔木德》和拉比传统中寻求指南并以这个指南来看待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时，他们几乎都能从不同的领域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些领域包括：妇女地位、战争的实施、商业道德、绿色环保、人际关系及宗教仪式等诸多方面。犹太教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每个领域，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运用犹太律法。

传统的犹太教义经过哲学和神学的反思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教义；纳粹屠犹的结果是，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并对心灵深处进行探讨；犹太人的传奇经历，对他们驾驭政治的能力提出了挑战。自中古时期以后，犹太世界无论在理性还是在情感上都从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巨大的动荡。

然而，犹太世界从没有产生如此强烈地反响。我们对犹太教简单的回顾已经表明：犹太人丰富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此所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反映，这一切似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明证，古老传统持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不断地更新自身以适应变化的世界。

犹太社会前面的路程还很不平坦。和平依然远离以色列土地，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面临着被同化，并且人数在不断减少，宗教和政治的纷争还在继续。然而仅靠一种平庸的精神是不能在纷乱和动荡的社会中分辨是非的，只有对犹太传统抱着一种重新发现和更新的意识，犹太教的传统信仰和犹太民族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 附录 A 犹太教的十三条信仰 条款

---

由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在《密西拿》评注中第一次归纳，时间是公元 1160 年。

我坚信完美无瑕的信条，它们是：

1. 创造主创造一切并管理一切；
2. 创造主是独一无二真神；超出一切；永恒存在；
3. 创造主无形无体无相，是不可比拟的；
4. 创造主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
5. 创造主是独一可敬拜之主，此外别无他物；
6. 先知向世人所传达创造主的一切话语皆真实无误；
7. 先知摩西是真实的，摩西是先知之父，是最伟大的先知；
8. 犹太律法是神向摩西所传，不能更改；
9. 犹太律法永不改变，也不会被取代；
10. 创造主洞察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
11. 创造主向遵守他律法的人施与奖赏；向践踏他律法的人施与惩罚；
12. 弥塞亚必将降临，要每日期盼，永不懈怠；
13. 相信死后复生。

## 附录 B 改革派犹太教的《费城宣言》(Philadelphia Platform)

---

费城大会于 1869 年 11 月 3—6 日在美国的费城召开。

### 原则声明

1. 救世主弥塞亚降临以色列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恢复大卫王后代的犹太国，并再次卷入地球上的国土纷争和民族纠纷；弥塞亚降临是为了团结上帝的所有子民，使他们宣明上帝独一的信仰，并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团结，唤起他们对道德的尊崇。

2. 有人把犹太第二帝国的毁灭看作是上帝对犹太人所犯罪孽的惩罚，我们反对这种解释并认为，第二帝国的毁灭正是上帝向亚伯拉罕传达神圣启示的开始，这一神圣启示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已变得愈来愈清晰：犹太人的神圣使命是让全人类真正了解和认识上帝的真理并尊崇上帝，为了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犹太人目前已散居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3. 亚伦的 (Aaronic) 祭祀制度和摩西的 (Mosaic) 牺牲礼拜是整个全人类真正信仰的前奏，这种信仰始于散居到世界各地犹太人；同时也是真诚奉献和道德圣洁的献身精神的前奏。这是惟一愉悦并为上帝所接受的精神。这些制度作为更高层次信仰的准备，随着第二圣殿的毁灭而永远属于过去，只是在这种意义下——作为过去一种有教育意义的影响——它们将在我们的祈祷词中提到。

4. 亚伦的后代 (Aaronides) 及犹太人的其他后代，无论在宗教仪式和宗教义务上，他们之间的任何差别和不同，在宗教崇拜和社会生活中都将是不许可的。

5.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人类最高理想的持信人，无论在过去、现代和将来，我们都要始终强调这一点。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它使犹太人时时牢记所担负的神圣使命并坚信上帝对他子民的爱。

6. 相信肉体死后复生是没有任何宗教基础和宗教依据的；“十三条信仰原则”中的第十三条所说的“死后复生”仅仅是指“灵魂”的不朽和永存。

7. 加强犹太人对希伯莱语的修养是必要的和迫切的，因为神圣的启示是用希伯莱语下传的；几乎影响了所有文明国家的拉比文学，也是用希伯莱语写成并流传下来的。对我们来说，加强希伯莱语的修养，应成为我们在履行神圣使命过程中的始终愿望。然而，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同信者已不能理解希伯莱语，因此，在现存的环境条件下，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用一种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进行祈祷。如果对祈祷语言不理解，那么，祈祷将变成空洞的、没有灵魂的形式主义。

另外，大会还通过了婚姻法，并接受了确认犹太身份和地位的“母系原则”（the matrilineal principle）。这一原则进一步强调：只要孩子的母亲是犹太人，那么孩子就应看作是犹太人，即使男孩没有实施割礼。



## 本书作者推荐书目

---

要想更多的了解犹太教，最简便的方法是去翻阅二十卷的英语版《犹太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Judaica*)，1972年在耶路撒冷出版。还有众多单卷本的词典和简易百科全书，包括一卷本的《犹太教》(*the Judaica*)。

多同犹太人交谈，多读犹太人写的书，特别是犹太作家写的小说和故事，从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像艾撒克·巴塞维·辛格 (Isaac Bashevis Singer)、查梅·普土克 (Chaim Potok) 和维尼瑟尔 (Elie Wiesel) 等。也应该看一些关于犹太内容的录像，听一些关于犹太内容的 CD 等，另外同犹太人在网上交流，从中了解犹太教和以色列的情况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尽管这样，还是应该向你提出一点忠告。拉比犹太教的经典，包括《塔木德》，翻译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你真地想去探究犹太教的根源，甚至想翻译它的经典，那你最好请一位老师。因为犹太经文比较零散，特别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他们的思维方式同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相差很大，因此你需要请一位专家来为你解释经文的深层含义。

如果你在读完本书后还想进一步了解犹太教，那么请你阅读我在本书的每一章为你列出的参考书目。下面是第一——九章（包括前言）的参考书目：

### 前 言

Klenicki, Leon, and Wigoder, Geoffrey,

*A Dictionary of the Jewish - Christian Dialogu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4).

Kochan, Lionel,

*The Jew and his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7).

### 第一章

Meyer, Michael A.,

*Jewish Identity in the Modern world*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Webber, Jonathan (ed.),

*Jewish Identities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and Washington: Oxford Centre for Hebrew and Jewish Studies with the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1994).

### 第二章

Shanks, Hershel (ed.),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 Parallel History of Their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Washington: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2).

Maccoby, H.,

*Early Rabbinic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Neusner, Jacob,

*Vanquished Nation, Broken Spirit: The Virtues of the Heart in Formative Judaism* (Cambridge, London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第三章

Urbach, Ephraim E., tr. I. Abtahams,

*The Sage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aadia, Gaon, tr. Samuel Rosenblatt,

*The Book of Beliefs and Opin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 第四章

##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Agnon, S. Y.,

*Days of Aw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5).

Greenberg, Irving,

*The Jewish Way: Living the Holidays* (New York, London: Summit Books, 1988).

*The Jewish Catalo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ichard siegel and other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The first *Catalog* is undated, the second is 1976. These *Catalogs* and their successors are lively “do - it - yourself kits” of resources for practical Judaism.

### 第五章

*The Daily Prayer Book of the United Hebrew Congregation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Centenary Edition; London: Singer's Prayer Book Publication Committee, 1990).

*Siddue lev Chadash*,

(Prayer Book, Union of Liberal and Progressive synagogues, London 1995/5755).

### 第六章

Geffen, Rela M. (ed.),

*Celebration and Renewal: Rites of Passage in Judaism* (Philadelphia and Jerusalem: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3).

### 第七章

Meyer, Michael A.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acks, Jonathan,

*Argument for the Sake of Heaven: Emerging Trends in Traditional Judaism* (Northvale new jersey and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 1991).

*The law in the Modern World ; A Documentary History*, Paul Mendes - Flohr and Yehuda Reinharz (ed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第八章

Vital, David,

*The Origines of Zio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Marrus, Micheal,

*The Holocaust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1987).

Blumenthal, David J.,

*Facing the Abusing Go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hn Knox, 1993).

Plaskow, Judith,

*Standing Again at Sinai: Judaism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1). *Contemporary Jewish Religious Thought*, Arthur Cohen and Paul Mendes - Flohr (e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 第九章

Feldman, David,

*Marital Relations, Birth Control and Abortion in Jewish law*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4).

Dorff, Elliot N., and Newman, Louis E.,

*Contemporary Jewish Ethics and Morality: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Bleich, J., David,

*Contemporary Halakhic Problems* (Vol. 3) (New York: Ktav, 1989).

# 译名对照

## A

abortion	流产
Abraham	亚伯拉罕
Abravanel, Isaac	阿夫拉瓦纳尔·伊萨克
Abulafia, Abraham	阿布拉费尔
Adam	亚当
Abad Ha - Am, see Ginzburg,	阿哈德
Asher	
Ahasuerus	亚哈随鲁
Albigenses	阿尔比派
Alkanetz, Solomon	所罗门·阿尔卡拜茨
Alkai, Yehuda	雅胡达
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	世界犹太人联盟
amida prayer	阿米达祈祷
animals, kindness to	善待动物
anti - Judaism	反犹太教
anti - Semitism	反犹主义
Arabs	阿拉伯人
arms trade	军火生意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人工受精
Asher ben Yehiel	亚设·本·约希勒
Ashkenazi	阿什肯那兹犹太人
(参见 Sephardi 塞法迪克犹太人)	

assimilation, 参见 integration	同化和融合
autopsies	尸体解剖
<b>B</b>	
Baal Shem Tov	巴施特
Babylonia	巴比伦
Bacharach, Y. H.	Y·H·巴萨拉彻
Baeck, Leo	莱沃·比克
Bahai	巴哈伊教
Banus	巴农斯
Barmitzvah	(男子)成年礼
Bat Chayil	坚振礼
Barmitzvah	(女子)成年礼
Beis Yaakov movement	贝尔-亚库运动
ben Adret, Solomon	本·艾德瑞特
Ben Gurion David	本-古利安
Berger, Peter	皮特·伯格
Bet ha - Midrash	米德拉西
Bible (Hebrew scripture)	旧约圣经
(参见 Torah)	
Bible criticism	圣经批判主义
bima	诵经台
bitter herbs	苦菜
Blood Libel	血祭诽谤
Blumenthal, David	大卫·布鲁门茨
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	不列颠犹太人代表大会
Board of Delegates of American Israelites	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
Borowitz, Eurgene	伯罗维茨
Breisch, Jacob	雅各布·布鲁茨
Buber, Martin	马丁·布伯

burial

葬礼

Caesarea

罗马帝国

charity

捐助

chosen people

上帝的选民

Christian Hebraism

基督教希伯来语学派

Christian - Jewish relations and  
dialogue

基督教和犹太教间的关系和  
对话

Christian, Christy

基督徒, 基督教

Chrysostom, John

金口约翰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关系

circumcision

割礼

civil rights

公民权

Clermont - Tonnerre, Count

克莱蒙特伯爵

Cohen, hermann

柯亨

Columbus

哥伦布

Columbus Platform

哥伦布宣言

commandment

(犹太教) 戒律

Conference of European Rabbis

欧洲拉比大会

confirmation

坚振

Conservation (Masorti) Judaism

传统犹太教

conversion

改宗

conversos

马兰内

convenant

习俗

Cremieux, Adolphe

A·克瑞米西

Crusades

十字军

## C

## D

Damascus Affair

大马士革事件

Daniel

但以理

David	大卫
de Luna, Beatriz, 参见 Gracia Nasi	
de' Rossi Salomone	所罗门·罗西
Dead Sea Scrolls and sects	《死海古卷》和死海古卷派
devil	魔鬼
Dienemann, Max	麦克斯·迪那门尼
Dinur, Ben Zion	耶路撒冷学派
divorce	离婚
dogma	信条
Dorff, Elliott	埃雷特·道夫
Druze	朱斯教人
Dubnow, Simon	西蒙·丢布诺
Duran, Simon ben Zerah	西蒙·杜兰

## E

education, 参见 learning	教育
Elijah	以利亚
Elijah of Vilna	维尔纳的以利亚
Elisha	以利沙
Ernden, Jacob	雅各布·埃米顿
Enlightenment	欧洲启蒙运动
Ephraim of Bonn	伯恩的以法连派
equity, 参见 civil right	
Essenes	艾塞尼派
Esther	以斯帖
ethics	伦理
参见 medical ethics 医疗伦理	
euthanasia	安乐死
Eve	夏娃
excommunication, 参见 herem	割除教门



##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i>eye for eye</i>	以眼还眼
Ezekiel	以西结
Ezra	以斯帖
F	
Fackenheim, Emil	埃米尔·法根海姆
<i>faith and works</i>	信仰和善行
Falk, Joshua	约沙瓦
<i>family</i>	家族
Fasts	禁食；斋戒
Feinstein, Moshe	摩西·分斯汀
<i>feminism</i>	女权运动
Ferdinand and Isabella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和伊莎 贝拉
<i>festivals</i>	犹太节日
Days of Awe (day of Atonement or Yom Kippur)	赎罪日
New Year (Rosh Hashana)	犹太新年节
Chanukah	光明节
Israel Independence Day	以色列国家独立日
New Year for Trees	新年植树节
Purim	普珥节(狂欢节)
Pilgrim Festivals	三大朝觐节
Pesach (Passover)	逾越节
Pentecost (Shavuot)	五旬节
Succot (Tabernacles)	住棚节
Simchat Torah (Rejoicing of the Torah)	转经节/欢庆圣法节
New Moon	新月节
Sabbath	安息日
Feuerbach, Ludwig	费尔巴哈

Final Solution (Endlösung)	末日审判
firstborn, redemption	头生子的赎罪仪式
fiscus Judaicus	犹太印花税
forticide	非法堕胎
forgiveness	宽容
Frankel, Zacharias	Z·弗兰克尔
the French Alliance Israelite - Universelle	全体以色列人法国联盟

## G

Ganaliel II	伽马列二世
Gemara	《革马拉》
geniza (of Cairo)	(开罗) 秘库
Gentiles	异教徒
George III	乔治三世
Gershom of Mainz	法国梅斯的格尔绍姆拉比
ghetto	犹太隔都
Ginzburg, Asher	金茨伯格·亚瑟
Gluckel of Hamlin	盖留克
God	上帝
feminine imagery for	上帝的女性特征
image of	上帝的形象
intervention in human affairs	上帝对人类生活的直接干 预
modern conceptions	(同中世纪相对) 现代上 帝观
Love of Church	爱教会
Love of Israel	爱以色列
unity	上帝独一
Godfrey de Bouillon	哥弗雷 (1061? —1100 年, 法国十字军领袖)

Gordis, Daniel H.

丹尼尔·H·高迪斯

Gracia Nasi

格拉西阿·纳西

## H

Hadrian

哈德良

haggada

《哈加达》

halakha

《哈拉卡》

Halevi, Yehuda

亚胡达

Hallel

《颂赞诗篇》

hametz (leaven)

发酵剂

Hannah

哈拿

Hartman, David

大卫·哈特曼

Hasan ibn al Nu'man

哈桑·伊本·奴曼

hasid, hasidism

哈西德, 哈西德主义

hasidei Ashkenaz

阿什肯那兹哈西德派

hasidim of Egypt

埃及哈西德派

hazzan (prayer leader)

礼赞员

Hebrew language

希伯来语

Hebrew Union College

希伯来联合学院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herem (excommunication)

割除教门

heresy

宗教异端

hermeneutic, 参见 interpretation

解释

Herzl, Theodor

西奥多·赫茨尔

Heschel, Abraham Joshua

赫歇尔

hesed

爱、仁慈

Hess, Moses

摩西·赫斯

Hillel

希勒尔

Hirsch, S. R.

S·R·希尔施

historiography, schools of

历史学派

holiness

神圣

Holocaust (Shoah)	纳粹屠犹
Holocaust theology	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Host desecration	玷污圣物

## I

ibn Ezra, Abraham	伊本·埃兹拉·亚伯拉翰
ibn Gabirol, Solomon	伊本·盖比鲁勒
inclinations, good and bad	(好的和坏的) 意图
individual freedom	个人自由
Innocent III	英诺森三世
Inquisition	宗教异端裁判所
integration, 参见 assimilation	同化和融合
interpretation	解释
Isaiah	以赛亚
Islam, Muslims	伊斯兰, 穆斯林
Israel, legal system	以色列立法体系
Israel, the people	以色列人
Israel/Palestine, the land or State	以色列国家

## J

Jacobson, Israel	以色列·雅格布森
Jahrzeit	伽哈兹特 (犹太人定期为死者举行的纪念活动)
James	詹姆斯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sus	耶稣
Jewish Christians	犹太基督教徒
Jewish identity	犹太人身份认同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美国犹太神学研讨会

##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John Paul II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Jonas, Regina	吉瑞纳·乔纳森
Jonathan ben Uzziel	约拿单·本·乌兹拉
Josephus Flavius	约瑟福斯·弗拉维
Judah he - Nasi	犹大—哈·纳西
Judah he - Hasid	犹大—哈·哈西德
just war	正义战争
Justin Martyr	加斯汀·马特

## K

kabbala, 参见 mysticism	(神秘主义) 卡巴拉
kaddish	悼念祈祷文
Kahina Dahiya	卡西那
Kallir, Elazar	以利萨·卡利亚
Kaplan, Mordecai M.	M·卡普兰
Karaites, Karaism	卡拉派
kaavvana (inwardness, intention)	卡瓦那(方向和目的)
kiddush ha Shem	圣日前夕的祈祷
Kimelman, Reuben	雷本·基米尔曼
Klezmer	(哈西德音乐) 凯莱兹姆
kneeling at payer	跪拜
Kook, A. III	库克三世
kosher food	可食之物
Kushner, Harold	哈罗德·卡什纳

## L

Lateran Council, Fourth	第四次拉特兰大会
learning	学识
Lessing	G·E·莱兴
Levinas, Emanuel, Louis	埃玛纽尔·利维纳
Liberal Judaism	犹太自由派

Life after death	死后复生
Lipschutz, Israel	以色列·李普茨
liturgy	圣餐仪式
love of neighbour	爱你的邻人
love, kindness	仁慈
Lubavitch	路伯维策拉比
<b>M</b>	
Maimonides, Abraham	亚伯拉翰·迈蒙尼德
Maimonides, Moses	摩西·迈蒙尼德
Maimonides, Obadiah	阿伯迪亚·迈蒙尼德
mamzer	私生子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皇帝)
marranos, 参见 conversos	马兰内
marriage	婚姻
martyrdom	殉难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sorti, 参见 Conservative	保守派犹太教
matza	未发酵的面包
medical ethics	医德
Mendelssohn, Moses	摩西·门德尔松
Messiah	弥塞亚
Meyer, Michael	梅亚·米切尔
mezuzah	门柱圣卷
mid-life	中年
Miedyrzeze, the Maggid of	麦吉德哈西德派拉比米德拉兹
mikveh (ritual bath for immersion)	净身池
Milhaud, Darius	达罗斯·米尔哈德

minyan (prayer quorum)	法定教徒人数
Mishna	(密西拿)
mitnaged	反对派
mitzva, 参见 commandment	犹太诫律
modernity	现代性
Montagu, Lily	莱利·蒙特高
Montefiore, Claude	可朗迪·蒙特斐奥雷
Montefiore, Moses	摩西·蒙特斐奥雷
months, Jewish	犹太历
Mortara Affair	蒙特罗事件
Moses	摩西
Mount Sinai	西奈山
mourning	哀悼
Musar movement	伦理运动
music of the synagogue	犹太会堂音乐
mysticism	神秘主义

## N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ture	自然
Nazis	纳粹党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New Moon (Rosh Hodesh)	犹太新月节
New Moon movement	新月运动
New Testament	新约圣经
Nicholas II, Pope	教皇尼古拉二世
Nietzsche	尼采
Novak, David	大卫·诺瓦克

## O

old age	老年
---------	----

Ordination of women	任命女拉比
Origen	奥雷根
Orthodox Judaism	正统派犹太教
Oshry, Ephraim	艾法莲
P	
parenthood	父母身份
patriarchal society	族长制社会
Paul	保罗
Pelaggi, Hayyim	哈伊姆·佩莱格
penitence (teshuva), 参见 re-born	忏悔
Pepys, samuel	塞缪尔·佩皮斯
Peter	彼得
Pharaoh	(古埃及) 法老
Pharisees	法利赛派
Philadelphia Platform	费城宣言
Philo of Alexandria	斐洛
Pittsburg Platform	匹兹堡宣言
Platopoetry (piyyut), 参见 liturgy	赞美诗
polygamy	一夫多妻制
population	人口
populations (Jewish)	犹太人口
prayer	祈祷者
priesand, sally	萨利·普利桑德
principles of faith (Maimonides)	犹太教十三条信仰原则 (迈蒙尼德)
prophets, prophecy	先知
R	



##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Rabbanites	拉比法学派
Rabbinical Council of America	美国拉比协会
rabbis	拉比
Rashi	拉希
Reason and belief	理性和信仰
rebbe	(哈西德派) 拉比
reborn Jew (baal teshuva), 参 见 teshuva	犹太复兴
Reconstructionist Judaism	重建主义犹太教
Reconstructionist Rabbinical Col- lege	拉比学院重建派
redemption	赎罪
Reform Judaism	改革派犹太教
Reform (Congregation)	犹太人改革大会
reincarnation	灵魂赋予新的肉体
religion of nature and reason	自然宗教和理性宗教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esh Galuta	流放领袖
responsa, rabbinic	拉比的〈答问〉
resurrection, 参见 life after death	复活
Revelation	启示
Revolts against Rome	犹太历史上反罗马帝国的起 义
righteous gentiles	正直的异教徒
Roman Law (Gaius and Ulpian)	罗马法
Rosenzweig, Franz	罗森茨维格
Rubenstein, Richard	理查德·鲁宾斯坦
<b>S</b>	
Saadia Gaon	萨阿迪加昂
Sabbath	安息日

Sadducees	撒都该派
Salanter, Israel	以色列·撒兰特
salvation	拯救
Samaritans	撒马利亚派
San Francisco Platform	旧金山宣言
Samson Raphael Hirsch	参孙·拉斐尔·希尔施
Schechter, Solomon	谢克特·所罗门
Schneersohn, M. M.	M·M·谢尔松
scripture, 参见 Hebrew Bible; New Testament	希伯来圣经和新约圣经
secularization	世俗主义
seder	逾越节家宴
self-definition of Jews and Chris- tians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自我界 定
Sephardi, 参见 Ashkenazi	塞弗迪克犹太人
Septimius Severus	罗马帝国皇帝赛普提米
sexual orientation	性定位
sexual relationships	性关系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Shekhina (divine presence)	舍金纳
shema	示玛
Sherira Gaon	沙瑞亚·高
sherwin, Byron L.	比龙·L·萨瓦
shiur (study session)	什瑞姆(课程和演讲)
shiva	息瓦
Shoah, 参见 Holocaust	纳粹屠犹
shochet	犹太礼定屠宰师
shofar	羊角号
Soloveitchik, Hayyim	苏罗维茨·哈伊姆
Soloveitchik, Joseph Dov	约瑟夫·杜·苏罗维茨
Sotmar Hasidim	(哈西德) 所特玛

##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soul	心灵
Spinoza	斯宾诺沙
spirituality	灵性
Starnaim	被忘却的人
status quo, 参见 Israel legal system	以色列的立法体系
Stoics	斯多葛学派
stories and story - telling	讲述故事
Sufis	(伊斯兰哲学) 苏菲派
suicide	自杀
Sulzer, Salomon	所罗门·舒尔茨
Sura and Pumbedita	苏拉学院和蓬贝加学院
surrogate motherhood	母亲身份的替代人
synagogue	犹太会堂

## T

tallit	祈祷披肩
Talmud	(塔木德)
Tam Jacob	太姆·雅格布
tefilla, 参见 prayer	祈祷
tefillin	经匣
Teitelbaum Joel	约·泰特保莫
Temple (ancient, in Jerusalem)	古代耶路撒冷圣殿
Temple (Reform)	(美国) 改革派犹太会堂
teshuva, 参见 penitence	忏悔
tithes	什一税
Torah	(托拉)
Torah min ha - Shamayim, 参见 Revelation	神启
Torah sages	(托拉) 的编纂者和注释者 等诸多犹太先贤

Torah scroll (sefer Torah)	《托拉》经卷
Torah with the Way of the Land	用本土文化来解释《托拉》
tsedaka, 参见 charity	慈善
tzaddik	(哈西德派) 拉比

U

Union for Traditional Judaism	正统派犹太联盟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普世主义和宗派主义
Usque, Samuel	萨米欧·尤斯克

V

Veapasian	罗马皇帝维兹培占
virgin birth	处女生育
visiting the sick	探访病人
Voltaire	沃特瓦(启蒙运动先锋)

W

Waldenburg, E. Y.	E·Y·沃顿伯格
Webber, Jonathan	约拿单·韦伯
wiesel, Eli	维厄瑟尔
Wise, Isaac Meyer	伊萨克·M·怀斯
women's statue and activities	妇女在祈祷中的地位和行为

Y

years, Jewish reckoning of	犹太纪年的计算方法
yeshiva, yeshivot	耶希瓦/犹太经学院
yetzer, 参见 inclinations	目的
Yiddish	意第绪语
Yohanan of Tiberias, rabbi	优哈拿拉比

Z

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

Zealots

Zechariah

Zionism

Zoroastrians

奋锐党

撒伽利亚书

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拜火教徒